

攀枝花文学

攀枝花开发建设六十周年特刊

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2025 NO.1(总第372期)

2025.1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攀枝花文学编辑部 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东段111号 攀枝花文学编辑部 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东段111号



▲裂谷新篇 壁画 7×2.55m / 周昌泉、刘履中、王文革、吴汉怀、陈景峰、杨绍刚

周昌泉 1943年生，攀枝花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攀枝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油画研究会会长。

刘履中 1949年生，国家二级美术师，曾任攀枝花市群众艺术馆馆长。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王文革 1966年生，现任职于攀枝花市文化馆。攀枝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吴汉怀 1958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院长。

陈景峰 1962年生，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杨绍刚 1967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徐悲鸿画院、北京油画院院聘画家，民建中央画院四川分院院士。攀枝花市第六批和第九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冰河渐解,岁序更新。值此天地交泰,万物复苏之际,愿《攀枝花文学》与读者们共启新岁。

花开花飞红满天,花香花曳庆祥年。2025年是攀枝花建市60周年,本期《攀枝花文学》以“攀枝花开发建设六十周年”为主题,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文学讴歌时代,用真情礼赞英雄。

报告文学《“华三”,华山!》以乐观昂扬的笔触为第一代攀枝花开发建设者画像。作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所洋溢的战天斗地的高亢情怀不仅感染着当下的读者,更是一代人青春的铭记,是以作者罗毅为代表的三线文化研究者对攀枝花建市60周年献上的诚挚大礼。

横断山脉的褶皱里,埋藏着三线建设时期悲壮的钢铁诗篇。当成昆铁路通车的汽笛声刺破攀西裂谷的寂静,绿色长龙逶迤穿行的轨迹里,凝固着铁道兵与沿路居民共同书写的生命密码。小说《杜鹃红 红杜鹃》以质朴的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展现了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深厚情谊,小男孩冬冬正是这两股精神力量在碰撞中诞生的生命力的象征。

工业题材是攀枝花文学的重要标志,攀钢、攀煤两大企业是攀枝花工业文学的重要符号。本期四篇散文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围绕攀钢、攀煤展开:《攀钢情怀》是作者对父辈为攀钢建设事业奉献一生的无尽感怀,《故乡》则是年轻一代回到攀枝花、建设攀枝花,积极探索攀枝花发展转型之路的写照。《“五七连”纪事》写矿山家属如何在时代浪潮的起伏中努力地过好平凡的一生,《魂牵梦萦的煤矿》则用诗一般的语言和主观视角带领读者浸入地面以下世界那斑斓的黑。

诗人是语言的天才,是新的书写形式的探索者。散文诗《昔格达村歌》以跳跃着酒神精神的诗行、至情至性的激情歌唱表达着诗人马飏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传统农业的赞颂,对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昔格达村未来的畅想。诗人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乡村振兴伟大战略与从原始洪荒中走来的农耕文明来一场伟大的融合,字字句句都流露着这位攀钢优秀诗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攀枝花著名编剧李骊的情景剧《寻找元伟》延续了剧作家一贯的诗意风格。剧本以几组演员对英雄元伟的找寻,巧妙地塑造出一位为开发建设攀枝花舍生忘死、鞠躬尽瘁的模范党员形象。剧情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绘制于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正厅内的大型壁画《裂谷新篇》是一幅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深厚艺术价值的作品。壁画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并对进入画面的每个人物进行了考究的取舍、神形兼备的刻画。参与该壁画创作的画家杨绍刚以饱含学理性的笔触回顾了作品的创作历程,相信这篇文章将提升读者对于绘画作品的理性认知,也将大大提升本期特刊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六十载风雷激荡,卷起钢铁与花朵的史诗华章,三线火种点燃的不朽光芒,早已熔铸成钒钛之都的筋骨脊梁。听,裂谷风烈,群山苍茫,时代号角,已然吹响;看,金沙奔腾,星辰闪耀,六十华诞,荣耀绽放!

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论述金句摘登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攀枝花文学

2025年第1期
攀枝花开发建设
六十周年特刊
(总第372期)

编委会

顾问：阿来
主任：王猛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猛 刘成东 吕文秀
沙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强 徐肇焕 黄薇
普光泉

主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主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攀枝花文学》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编：617000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印刷：攀枝花市融媒体中心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特别策划

“华三”，华山！ 罗毅 04

头条作家

杜鹃红 红杜鹃 张良 20

创作谈：杜鹃是这样“红”的 张良 28

特约评论：绽放不朽的生命之花 党世根 29

小说看台

玄关(外一篇) 元丁 31

努力记住的日落时分 邱力 39

谁偷走了我的洗脸盆 普光泉 48

似水年华 王玉军 59

禅理小小说 赖俊熙 67

创作谈：回归民间谈禅 赖俊熙 70

报告文学

横空出世——记攀枝花晚熟芒果发展历程 李应磊 72

散文天地

“五七连”纪事 马晓燕 75
故乡 殷子柔 79
攀钢情怀 罗辉 84
魂牵梦萦的煤矿 聂炎如 89

诗歌展台

· 本期推介 ·

昔格达村歌 马飏 94

· 诗人频道 ·

攀枝花和它行走的红 范建华 101
一副蓝图,把时代的创意贯穿始终(外二首) 凡羊 102
写在花芯深处(外一首) 张凌云 104

· 诗海拾贝 ·

攀枝花行旅(组诗) 周维强 105
一位三线建设者的自述 松林湾 106
永不老去 姚春晖 107

镜与灯

英雄史诗的女性视阈重构
——读李吉顺长篇小说《青春度》 徐良 108

戏文舞台

寻找元伟(情景剧) 李骊 110

美术画廊

金沙水拍云崖暖 千年裂谷开新篇
——十三栋大型壁画《裂谷新篇》创作记 杨绍刚 114

封面设计:杨向宇

封面题字:何应辉



《攀枝花文艺》首期封面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 主 编:管夏平(执行)
编 辑:黄 薇 召 唤 管夏平
和建梅 马 丹
总 校 对:管夏平 马 丹
编 务:马 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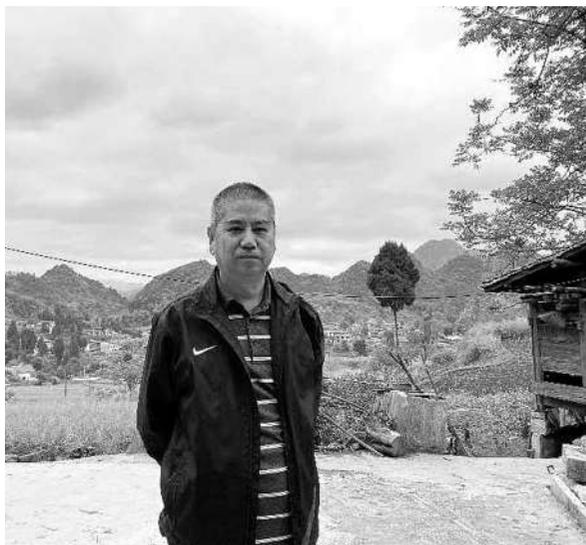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小 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 pzhwx_shige@163.com
散 文: 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 pzhwx_jingyudeng@163.com
未来作家: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LUO

YI

作者简介：罗毅，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特聘教师，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攀枝花市档案馆特约档案研究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秘书处特约研究员。在报刊杂志、网络平台发表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文章30余篇，近年主持完成《大田会议研究》《渡口邮政信箱研究》两项市级课题，在研市级课题《攀枝花市三线建设历史地名研究及保护》。在《攀枝花文学·建党100周年特刊》发表报告文学《红光 红光》。



“华三”，华山！

罗毅

华北三公司机关曾驻大渡口，其简称“华三”逐步演化为“华山”，遂成该地段地名。渡口市人民政府所立“华山”地名碑，背面文曰：“原华北三公司驻地，后演变为华山”。

——《攀枝花市建筑志》

一、南迁，三千里追云逐月

1965年3月6日，农历二月初四，惊蛰。春雷始鸣、大雁北归。

这一天，华北石家庄，上午10点，寒雾消隐、喧嚣散去。公交车在和风中行进，街上行人稀少，车内乘客安宁，这是一天中少有的惬意。

突然，开往石家庄火车站方向的公交车

驾驶员，不约而同在东明桥站和印染厂站发现了络绎不绝的人流，正朝站台行走，队伍的尽头是“华三”家属区。“华三”的全称是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石家庄不大，但“华三”很大。城市的东南西北都有“华三”的工地，城市中拔地而起的高楼，错落交织，都有“华三”印记。

此刻，这些原本应在工地忙碌的工人背着行囊，神情严肃，步伐坚定；一些应该在课堂上聆听老师授课的少年也拎着简单的行李，好奇而紧张地跟在大人身后；更多的妇女，不停地说着什么，如春蚕吐丝，把对男人的牵挂，对孩子一生的期盼织成一股抻不断的线。

很快，站台上水泄不通。公交公司紧急开行临时专线，将这支看不见尽头的队伍送到火车站。

中午12点24分，“军”字号625次专列从

石家庄站出发，终点是成都。800余名“华三”职工告别石家庄，南下，向着祖国的大西南进发。

成都，是这趟专列的终点，但不是“华三”南迁的终点。“华三”公司党委书记李俊杰在等待专列的到来。这是“华三”公司南迁的最大一次集中调遣，也是成都最集中的一次中转。

“人不掉队、物不丢失”，这是上级对“华三”南迁的指示，是铁的纪律。列车进入宝成线，传来消息，一位女工不见了，找遍全部车厢不见人影。李俊杰心里紧了一下，但很快平静下来，他相信“华三”，是一支不会掉队的队伍。果然，铁路方面在另一列车上，找到了在宝鸡上错车的女工，并将她送上了到成都的列车。

1964年3月，“华三”公司在石家庄组建，这是一支由老队伍组成的新力量。

1964年5月，毛主席、党中央决策实施三线建设。9月，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个综合项目——攀枝花钢铁基地规划上马。

1964年底，“华三”公司接到建筑工程部和华北工程管理局指令：成建制南迁攀枝花地区，划归建筑工程部西南工程管理局管理，参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

1964年12月20日，西南工程管理局向“华三”下达1965年的施工计划。

“南迁”令和“计划”书几乎同时到达。没有片刻间歇、不能一丝犹疑。

“华三”公司党委书记李俊杰、经理张德祥及党委一班人意识到形势的紧迫，任务的艰巨。但新年来临，春节将至，祥和欢聚的氛围日渐浓烈。

年要过、人要走、任务要完成！党委迅速部署安排，组成三个工作小组，即：生产、交接、人员和物资迁移小组；思想动员和人员审查小组；家属安置、职工生活小组。

公司党委分工，党委书记李俊杰到成都，与西南工程管理局对接，并组织南迁职



“华三”公司建设的渡口水泥厂

工的成都中转；经理张德祥率队到攀枝花地区，落实工作任务，考察生产场地、了解生产条件，安排职工生活基地；石家庄留守处由党委副书记谢德芝总负责。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壮士！大雁北归念故园，壮士南行身报国。

1965年1月16日，“华三”公司正式向家属传达职工南迁的指示，一律不带家属。

元旦后家属们就在传“南迁”的事，但到一个什么地方，究竟有多远，没有人说清楚。会上，听得也是云里雾里。大抵是先遣的人们发回的信件上，写有“四川渡口21号信箱”，人们把“渡口”视为南迁的目的地，“21号信箱”则是重大工程的标识，她们中间一些人的男人，就是在东北和西北有信箱代号的大工程中干过。

从家里男人的神情中，家属们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调遣。往日准时上下班的，忙于抢工期收尾或是办理工程移交而起早贪黑；下班归来也是匆匆吃完饭就自顾收拾随身携带的工具器物；不愿照相的人拉着全家老小到照相馆留下“全家福”，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

家属们不惜用光全年所有布票、棉票和线票，为远行的亲人赶做四季衣被，把一针一线化作春夏秋冬的牵挂；户户用尽了粮油定量计划指标，为出征的将士备上行军的干粮，让一饼一馍保存漫漫征程中家的温暖。

临出发的头一天，加工厂工人，党员张

建铭的小孩被大车轧伤，伤情较重。厂领导准备调换别人，让其缓走几天。张建铭找到领导说：“我这个问题，请领导不要忧虑，我能安排好。我是个党员，如果因这问题，走不了，那对群众怎么说呢？”

渡口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地图上也找不到！但是，到渡口，是国家的需要。张建铭按时出发！所有党员按时出发！所有职工按时出发！

2月9日，农历正月初八，“华三”公司派出了第一批先遣队伍。

800余人的调迁，是“华三”公司南迁的第三次集中行动，按营、连、排编队行军。

26岁的技术员赵荫洲被指定担任排长，带领38人组队乘车，主要成员是刚刚由学生娃吸收为学徒的14名职工子弟，以及14名入职不久的青工，其中包括女性10人。赵荫洲称自己带的是“妇女儿童团”。

儿行千里母担忧。严谨心细的赵荫洲从石家庄出发就记录下一路的行程，他知道，这些青少年离开家的每一步，都是父母心里的漫长路，孩儿离家有多远，父母的心就跟着走多远。

“军”字号列车行驶三天三夜到成都。因为运输车辆和沿途接待能力所限，800余人的队伍，只能分批前往渡口。

1965年3月14日，赵荫洲带领重新编队的26人，乘一辆解放牌C10敞篷卡车离开成都。第一天，住宿雅安。

成都到雅安，行程151公里，用时6小时，平均时速25.17公里。

第二天，因为要翻越泥巴山，凌晨4点45分出发，20点21分，发现远处微弱亮光，卡车到达了通往石棉县城的铁索桥。

雅安到石棉。行程213公里，用时15小时30分，平均时速13.74公里。

第三天，6点30分出发，16点20分抵达西昌。行程195公里，用时9小时50分，平均时速19.83公里。

第四天，7点40分出发，17点20分到达会理。行程185公里，用时9小时40分，平均时速19.13公里。

第五天，3月18日，从会理到渡口。4点50分出发，14点50分抵达渡口。车程193公里，用时10小时，平均时速19.30公里。

成都到渡口，行程937公里，行车53小时，平均时速18.37公里。

平均每天10多个小时，26个人挤在狭窄的车厢，风来迎着，雨来顶着，寒雪浸衣衫，烈日烤意志。五天的行程，跨越春夏秋冬，这才是“华三”的速度。

从3月6日出发到3月18日，历时13天，行程近3000公里，“华三”公司的800余人陆续抵达渡口。

此时的渡口，是川滇交界处，位于云南一侧，金沙江南岸一个普通的木船渡口，属于云南省永仁县仁和区田房公社酸角树生产队辖地。

赵荫洲所在的“华三”公司第二工程处到达的渡口，向北距离木船渡口约有1公里多路。这里也是酸角树生产队的辖地，但看不到一间民房和一个村民，迎接他们的是“华三”公司经理张德祥以及其他先遣人员，还有在稀落的山茅草丛中缓缓爬行的一只山螃蟹。

三千里追云逐月，渡口就在眼前，神秘的渡口就在眼前。

眼前的眼前干什么？工程处领导下令：割草拉线搭帐篷，打灶架锅开伙食。

那眼前的眼前之后呢？

二、殊途同归，来时路

夕阳西下时，山坳里，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大通铺上，山茅草弥漫着芬芳。从石家庄带来的面条在石头垒砌的锅灶中散发出家乡的味道。

张德祥离开二处驻地，往公司机关驻地回走。“华三”公司机关距离二处驻地也就几百米，张德祥走得很慢，脚下是正在整修扩

展的公路，公路两旁将是成群的高楼。张德祥想，这是否像“华三”公司的来时路！

1964年3月，河北省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与在石家庄施工的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合并组建为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局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下辖四个工程处、一个机运处和构件加工厂。

河北省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是新中国建筑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它汇聚了华北纺织工业局基建处、电力工业部北京基建局、轻工业部东北工程公司等来自天津、北京、吉林的轻纺、电力、化工、造纸等工业建筑安装施工力量，承建了石家庄国棉一、二、三、四厂、石家庄印染厂、华北制药厂、石家庄热电厂、石家庄钢铁厂、石家庄化肥厂及国防电子企业的建筑、安装工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石家庄是新中国四大棉纺基地之一，“一座纺织城，半个石家庄”，石家庄纺织城就是“华三”公司的代表作，一定意义上说，石家庄纺织基地的建设，也见证了“华三”公司的壮大和发展。

华北制药厂是我国第一个生产抗生素的大型联合企业，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它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曾经贵如黄金的青霉素，广泛应用于临床一线。淀粉车间的淀粉塔高76米，曾是石家庄乃至河北省最高的现代化建筑。

石家庄热电厂土建工程，在施工技术上研究探索了先进的“气化灰浆法”，可在零下25℃的低温下照常施工，打破了建筑业北方冬季停工的惯例。

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是一支有军人血统的队伍，它的前身是杨成武将军在天津开展营房建设而组建的基建队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第二师。

他们经历过战争的硝烟，在抗美援朝中入朝修建机场，参加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头钢铁公司，四四七厂、六七厂、四〇八厂

等军用工厂，以及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参与承建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山水泥厂、海勃湾市、乌达市等市政工程，宁夏钢铁厂、石嘴山发电厂任务。在石家庄市，他们主要承建了国防725工程、731工程。

他们还承建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海光寺陆军医院、二九一医院、故城机场、新乡纺织厂、衡水总后勤部被服厂、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等工程。

“华三”公司是一支功勋卓越的建筑生力军，拥有精良的装备、杰出的工匠和优秀的管理团队，是新中国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看到金沙江两岸不息的灯火，张德祥感受到“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豪情，也领会到南迁渡口为什么是“华三”的信任和重托。

殊途同归来时路，潮涌金沙正扬帆！“华三”来了！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建筑生力军，向着祖国的需要，迎着攀西大裂谷的阳光，走向了祖国大三线建设的广阔天地！

三、开局，偏向急处行

1965年3月20日，攀枝花特区成立，4月更名渡口市。

从特区成立之日，冶金部副部长兼特区党委第一书记、特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徐驰就马不停蹄研究审议特区的各项建设规划。

现在一个年产150万吨钢，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和一座“朴素大方、清洁整齐，新型工业城市”的蓝图已经绘就，渡口崭新的一页正在掀开，美好的明天露出曙光。

但徐驰和特区指挥部面临的形势告急！

3月24日，徐驰书面向冶金部报告攀枝花建设面临的问题。徐驰说，“目前，已有3.4万余人进行施工，正在搜罗一切可用的建筑材料（砖瓦、土坯、石棉瓦、活动房架等），力争在雨季前建成一部分宿舍和仓库，以便存一批粮食、副食品及生产用料，否则，在

雨季有停工、断炊的危险。原计划今年完成民用建筑15万平方米，因受限制，已不可能完成。”

生活用水，告急！生产用水，告急！没有水泵、没有水管、没有动力。金沙江水流不尽，望水止“渴”何时休？

动力告急，发电厂的厂房焦急等待砖瓦、钢材和砂石！

道路告急！没有路，施工机械、设备、材料无法进入，施工无法展开。

施工现场与施工现场，环环相连，没有电，水不通；水不通，则无法施工。这是一个待解的循环。

水通、路通、电通和住房，解决“三通一住”是实现攀枝花蓝图的第一步。

第一步从何处立足？路通，要水泥；水通，要厂房；电通，要盖房；盖住房，要砖瓦！

砖瓦从楚雄来，价格翻一番；水泥从成都来，价格是五倍，从昆明进，价格也要翻两番！上亿块砖瓦、数十万吨的水泥都从异地进，货源不落实，运输无保证，时间无效率，成本难承受！

建砖瓦厂、建水泥厂，迫在眉睫！建粮食库、建油料库，刻不容缓。

第一步，就从这里起步！

1965年3月6日，“华三”公司第四工程处入驻渡口的仁和老街。

仁和老街，将建立一座18门窑和一座38门窑的机制砖瓦厂，设计规模年产红砖3000万块。建设18门窑的砖由六座土窑（月产红砖40万块）供应，建设38门窑的砖等待18门窑投产补充供应。除此外，沙、石要自己开采，钢材、水泥要从昆明或成都运进。6月以前，两座砖窑要全部交付投产。

西南建工局副局长贾立身亲自总抓渡口第一座现代砖瓦厂的建设。

“华三”公司四处于3月8日全面投入建设任务，瓦工张文贵小队分两个班搞竞赛，你追我赶，提前五天完成任务。木工小队20多人，从进入工地到18门轮窑建成，一个多

月时间没休息一个星期天。

人称“铁老头”的抹灰工，50多岁了，和年轻人一样端着脸盆到仁和沟运河沙，拿起铁锤碎石子、扛起铁锹修便道。缺扫帚，一个老工人中午不休息，割草打了30多把扫帚。

建18门轮窑只用了一个月零三天，这是“华三”公司一边调集人员，一边生产的开局第一战，在人员、机械、用具、设备不配套，砖瓦、砂石、钢材、水泥未落实的情况下，实现的高效率，打出的高水平。

“华三”公司三处，200多人在道路不通的条件下，背上行李、携带小型工具和器械，跨越金沙江，步行40多里路西进席草坪，进行第二砖瓦厂建设施工。

第二砖瓦厂计划于7月末建成，设计规模年产红砖3000万块。平板瓦150万块（土窑焙烧），建42门轮窑一座。到4月份，第二砖瓦厂只有土窑六座，围窑一座（简易土窑）月产红砖30万块，提供建42门轮窑用砖，在数量和质量、时间上都不能保证。三处职工不等不靠，自己架线供电、铺管供水、挥镐修路，抢在时间前面。

“华三”公司二处，在大渡口片区承担粮库建设，试制无砂大孔混凝土砖，修筑职工生活用房，同时抽出精干队伍在老熊箐配合一处施工木材加工厂。

木材是重要的建筑材料，渡口总指挥部决定在老熊箐（平大公路54公里桩）位置修建木材加工厂，主要车间：锯木车间、细木车间即成型车间、木丝车间、纤维板车间，加上生活配套建筑，总面积1万多平米。

木材加工厂是由广西柳州一家木材厂迁建，“华三”公司进入后，木材厂的建设和管理就交给“华三”公司，承担全区木材加工的生产任务。

“华三”公司一处主要承担木材加工厂及附近的物资仓库、油料棚的修筑，这些都是保障渡口工业区建设的急需。

一处在紧张的施工中，还抽出人员到宋

家坪做渡口水泥厂的施工准备。

渡口水泥厂距大渡口23公里。它由一期立窑和二期旋窑两部分组成。一期立窑，年产3.2万吨普通矽酸盐水泥，是工业区1965年重点项目之一。它的投产，可以供应建设渡口需要的部分水泥，减轻运输压力，节约运费。以日产108吨水泥计算，每天即可减少载重长途运输汽车270辆，节约运费35640元。

“华三”公司向急处行，于难处立，特区的最高首长徐驰并不意外。从“华三”公司排兵布阵的行动中，徐驰感受到了“华三”公司使命必达的决心和意志。徐驰决定与“华三”公司的同志谈谈，亲自了解“华三”公司的生产、生活情况，代表特区党委和特区建设指挥部向“华三”公司表示问候。

4月14日，在特区党委与“华三”公司支部书记以上同志座谈会上，徐驰同志听到的是，“华三”公司领导和职工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计划安排，是渡口砖瓦厂、水泥厂和木材厂建设如何早日跟上渡口建设需要的进取精神，是“华三”人对工业区建设，充满自豪的主人翁态度。也有的提到这里机械化施工水平不高，体力消耗大，粮食定量不够吃，生活费用比石家庄高出不少，不少职工要靠家里节约钱粮票来补贴。

战役已经打响，士气无比昂扬，保障必须有力！特区党委、特区总指挥部果断决策，出台了工业区每位职工每月6元的伙食补贴和单位粮食定量动态调整的意见，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一阵阵暖意从职工心中升起，飘向远方的家人；一封封家书飞来，传来亲人的嘱托：听党话、感党恩，誓做革命渡口人。

四、迎风而立的旗帜

1965年7月1日，特区党委、总指挥部隆重召开纪念“七一”暨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732名代表出席大会，盛况空前。会上，

总指挥部命名19个先进集体和31个先进个人，树立了攀枝花建设的50面红旗。会议号召全区职工，以五十面红旗标兵为榜样，学先进，找差距，定规划，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

“华三”公司二处二队闫牌子混凝土小组被命名为“闫牌子小组”、一处二队为“红色宿舍”、一处二队综合业余服务组为“助人为乐的业余服务组”、构件加工厂混凝土工李林法为“雷锋式的工人”。

闫牌子是人名，“闫牌子小组”是以闫牌子名字命名的一面红旗，闫牌子是一块响亮的牌子。

闫牌子不到40岁，已是水泥砼工的六级技工，这是该工种最高技术级别。闫牌子身高1.78米左右，身材清瘦、面相斯文，与他从事的工种和技术水平看似有些联系不上，但到工地上他就成了虎虎生威的猛将。水泥砼工，就是把水泥、砂石和水按一定比例搅拌、浇筑水泥构筑物的工种，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体力活。一个砼小组一二十人，完成从搅拌到浇灌、振捣全过程，连续浇筑、数十小时不间断是工作常态。

木材加工厂木丝板车间，闫牌子小组被抽调支援施工。在挖土方时，他们主动抢土质最硬的干，说“岩石再硬，比不上我们的决心硬。”

“咳、咳……”，胸腔中的热流挡不住喷涌而出，闫牌子知道自己结核病犯了。但眼下正在浇筑水泥，不能停下来。他不动声色遮掩了血迹，以一贯的镇定，坚守在施工现场。施工结束，工友们才发现瘫坐下的闫牌子脸色苍白。

渡口的四月，干热，伴有旋风和阵雨，老天变幻表情故意考验新的渡口人。

木材加工厂工地，上千人的帐篷、席棚鳞次栉比，每个帐篷、席棚平均按90cm间距设置铺位。十几二十多号人挤在席棚里，棚内温度，中午都在四五十度，像蒸笼一样，夜深，高温也不能退尽。非战斗体能耗费，痢疾和肝炎等传染疾病开始露头，在金沙江

北岸的筑路队伍已经发现多起痢疾和肝炎等传染疾病。

“华三”公司一处二队的张汉清书记、冯广全队长意识到环境卫生和宿舍卫生对于职工健康状况的直接影响，他们向二处学来宿舍管理的经验，制定成宿舍管理制度，按军人宿舍保持整齐划一，统一作息，用军人的纪律来保障职工休息，恢复体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帐篷里整齐划一，帐篷外清理杂草，种花植树。他们把厕所建筑在避风处，开出迷宫一样的道路，阻挡旱厕气味的散发，定期消毒清理、减少蚊蝇孳息。

为了保持职工个人良好仪容、整洁衣着，一处二队的领导支持李国珍、陈广德等人办起业余综合义务服务组，为职工理发、洗补衣物、修理鞋子。服务组从4人起步，发展到20多人，深受欢迎。

一处工会主席郭玉其，为支持服务组的工作，特意找他们理发。郭留的是大分头，一剪子下去，发型还不了原，改剪小分头，还是分不起，干脆推成了“光葫芦”。郭玉其安慰他们说：“理不好，没关系，带上几天草帽就行了”。

一处安装队青工冯国强，也是一名义务理发员。冯国强仪容端正、热忱友善，从登上南下火车那一刻，就在车厢里忙前忙后，帮助列车员拖地抹窗户，在经停的站台上帮助送开水食物。从成都到渡口，每到一个住宿地，他都是留在车上过夜看守行李。在渡口住大工棚，他一大早就下到几百米深的仁和沟，为几十号工友担来洗漱用水。

冯国强和其他几个青工轮流为全队工友义务理发。理着理着，找冯国强理发的人多了起来，有时还得排队等候。冯国强成了全队业余的“专职”理发员，一直延续到遵义市老甫厂驻地。

作风形象是力量，是旗帜！特区党委政治部及时在“华三”公司一处等单位召开现场会，总结经验。

1965年6月8日，特区党委政治部发出《关于大抓职工生活开展夏季卫生突击运动的紧急指示》，指出：“各级党委，要认真听取华北三公司一处等单位抓好职工生活及搞好卫生工作的经验介绍，并在可能条件下，由领导同志带队，组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参观，找差距，订计划，组织追赶。”

你追我赶学“华三”，奋勇当先做“华三”。“华三”成为金沙江畔迎风而立的旗帜！

五、有一种痛，叫成长

王锡章撅着屁股在楞台（木工工作台）下收拾木屑刨花，冷不丁被人踢了一脚，自以为穿上工装就是大人的想法被这一脚踢到十万八千里。

1965年2月，新学期刚开学，石家庄第五中学一年级学生王锡章，陆续听到有同学退学当学徒工的消息。王锡章的父亲王允平在“华三”公司劳资科工作。公司南迁，部分职工因为身体或者政治条件等原因不能随队，缺额的人员将在合同工中补充，也要在家属子弟中补充部分学徒工。

“当学徒工的事，你有什么考虑？”父亲的语气是客气的，王锡章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分担家里的责任了。

王锡章和父亲是在大队人马走后，另行编队南行的。临出发前，王锡章特地从宿舍附近煤场的土坯房上，刮下一包墙土，带到渡口，澌到水里口服，解决水土不服。王锡章到渡口后连服两天，还真起作用，没觉得肚子不舒服。王锡章自认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

王锡章被分到第二工程处二队沈玉坤木工班。沈班长盯着身高1.47米，体重37公斤，年纪不到15岁的王锡章，上下打量一阵，眉头收缩，自个嘀咕：“这么点儿的小哈哈能干啥呢！”王锡章被嫌弃了，那个在学校当学习委员，在黑板报上秀文采的少年，那

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失落了。

屁股上被踢一脚，被误会成钻到险象环生的刀斧铤锯中撒野嬉闹的山里顽童。王锡章捂着痛处，满脸无辜，

王锡章挨的一脚，是误伤，而他的师兄孙金明挨的一脚，则是师傅给他上的一课。

孙金明也是“华三”公司子弟，其父亲是二处一队木工班长，七级木工孙振芳，其大名上过《石家庄日报》的光荣榜，是省级劳动模范。但孙金明拜王金岩为师。

一天晚上，从粮站工地回到席棚宿舍，木工班十多号人已经躺下就寝。烈日曝晒的余温，在席棚里还未消散，鼾声渐起，温热弥漫。

突然，电闪雷鸣、风起雨落，席棚瞬间变成巨浪漩涡中的一叶扁舟，起伏摇晃，徒劳挣扎。

惊醒的老师傅们警惕地观察险情，半醒半梦的学徒工惊诧茫然。

响雷在席棚上不停炸裂，风雨不依不饶地纠缠四壁。

沈玉坤大喊：“抱住柱子！赶紧抱住柱子！”

全班老少赶紧抱住支撑苇席的竹竿柱子，唯有一于姓师傅紧紧抱着一个小包袱，蜷缩在茅草铺上。于师傅神色紧张，但与风雨中抢险，光着身子抱稳竹竿的紧张形成强烈反差。看到这一幕，孙金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风声雨声雷响声，换来一笑声，这一笑，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但这一笑，让空气凝固、让时间僵持。

王金岩猛地一脚踹向孙金明，打破了凝固、打破了僵持。王金岩和全班老少都知道，于姓师傅本性善良胆小，工作中任劳任怨，生活中不声不响。紧张慌乱中他紧紧抱住的“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甚至比他生命更重要。“小包袱”里除了几张花花绿绿的饭票、菜票，就只有一张他刚过门媳妇的照片，他天天要取出来凝视抚摸。

王金岩师傅的一脚，是风雨中的温情，是人性的包容。

第二天，风轻云淡。于姓师傅依然默不作声忙活，但眼神中多了些不自在。多年以后，孙金明回忆起王金岩师傅的一脚“飞踹”，想起于姓师傅紧张和不自在的眼神，尽管这种“紧张和不自在”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王金岩师傅脚下的善意却很长，长到没有尽头。

水泥厂工地热火朝天，“时间就是水泥”的口号，如冲锋令，战鼓擂，争分夺秒抢进度。但盖水泥厂的水泥严重不足，威胁工期进度。

年轻的施工技术员彭纪俊也在为施工进度犯难。他也想过能否对一些砼构筑体设计进行修改，用砖砌筑体替代。但他有犹豫，他担心自己的建议会给自己引来压力和负担。

彭纪俊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尽管父亲阵亡时彭纪俊还年幼，但国民党打内战溃败台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彭纪俊在工作和生活中多不被人关注。

彭纪俊的父亲彭士量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抗日战役。在武汉会战中，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彭士量受到宋庆龄嘉奖。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身为中将军长的彭士量奉命率部把守石门。战斗异常惨烈，彭士量率全师6000余官兵仅剩的百余人突围，不幸阵亡。临终之前，彭士量拼力高呼：“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

父亲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而无憾！彭纪俊觉得自己的担心、疑虑是懦弱、卑微！

想到62名车、钳、铆、焊、电等11个技术工种的工友，打破工种界限，放下技术工种的架子，积极承担开山采石、下河捞砂等笨重劳动。他们冒着高温，早出晚归，饿啃干粮，渴饮江水，一连20天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水暖工程富华患严重的关节炎，走路困难，钳工孙喜元闹胃病，吃饭就吐，但他们隐藏了医生开出的病休假条，一直坚持到完成任务，为水泥厂施工准备了70%以上的砂石材料。

水泥厂工地，不单缺水泥沙石，其他材

料也严重不足，有的材料质量差、型号不匹配，但工友们总是千方百计解决问题，绝不在困难面前说不。瓦工尚洪义小组大胆尝试，敢于担责，用质量较差的土窑砖砌出了优良的样板工程；木工刘兴兴小组工作不留遗憾，精益求精。他们挂的石棉瓦，管口稍有不齐，本已合格，但他们不以合格为满足，用砂轮磨齐了管口；瓦工赵铁祥、赵德新两个小组，砌立窑耐火砖，按设计缺3个型号的砖，砌出的质量达不到要求。他们不找客观原因，主观上开动脑筋，在工艺上革新，他们拆了再砌，一而再，再而三，终于交出优良的答卷。

对照为国捐躯的父亲，再看奉献担当的工友，彭纪俊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再退缩。他与技术员武文禹、章丽发一道，同工人深入研究，对水泥生料库砼浇灌体提出了改混凝土为砌砖的修改方案，得到设计部门同意和上级批准，保证了工程进度，国家节约19220元投资。

彭纪俊等人的革新创造，被特区总指挥部派驻水泥厂工地工作组总结表彰，激励起彭纪俊更大的工作热情。彭纪俊后来担任了由“华三”公司改隶的中建一局三公司总工程师。

2014年9月1日，彭士量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为国家、为民族，牺牲即永生！

六、凡人匠心

尽管遭到班长沈玉坤的“不待见”，王锡章还是被沈班长派人接到二处二队木工二班。

木工二班十五六个人，住在一个席棚。席棚的坡下是正在修建的粮站，后来这个粮站叫“华山粮站”。

粮站由营业室、库房等几个房号组成。房号都是砖木结构，木工的活比较多。

木匠是手艺人，匠人之间都有个“比”劲儿，明面不说，手中的活儿都带着态度，

尤其是同级别的师傅之间。

六级工赵来贵从工具箱里拿出锛子，开始制作木屋房架的“马蹄槽”。锛子，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的农耕用具，现在外形也类似于锄地的锄头，有一米多长的把。

赵来贵把一只脚稳稳地踩在木料上“马蹄槽”位置一侧，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握住锛子，像锄地一样一起一落，只见木屑从脚下飞出，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马蹄槽”刨出，那只脚还纹丝不动稳在原处。

这边六级工温泽田也取出锛子，右脚一甩，鞋飞一边。光脚踩在马蹄槽上，手起锛落，木屑翻飞，看不清脚指头是否也跟着飞走了。马蹄槽刨完了，脚指头还在那里翘着。

“光着脚不是显示自己的手艺，好处是对脚下木料尺寸的感知更有把握，锛子的落点更精准。”温泽田对徒弟们随口一说。

手上功夫脚下见，这架势惊呆了徒弟娃。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木工二班举行正式拜师会。班长沈玉坤端坐床头，高高颧骨托起双眼，扫射过也规整地坐在自己床头的全班老少，拜师会议很郑重。

“我拜班长深玉坤为师傅。”张福生率先发言，他年长一岁，有优先权。

尽管是预料中的事，沈玉坤还是打着哈哈地说道，“别的师傅也不错。”面带喜色，半推半就答应了。

孙金明与王锡章同岁，但比王锡章早到木工班20多天，轮到他选师傅，他选了副班长王金岩。

王金岩并不说话，闭着眼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了。

两个七级工都被选了，六级工王宝岐、温泽田、杜德义、赵来贵就是自然的备选人。然而，王锡章选了五级工刘汝富。刘汝富惶恐不安、极力推辞，要求选其他六级工的师傅。匠人之间，技术等级就是资历、实力，这中间还有人情世故。几位六级工师傅顺水推舟，一致同意。

拜师会临近结束，王金岩眼不抬地咳嗽了一声，大家静下来。他是副班长，又是木工二班党员小组的组长，他要押后阵。他说：拜了师，师傅要像师傅的样，徒弟要像徒弟的样，其他师傅同样要教徒弟们，徒弟也要尊重其他师傅们。

没几天，木工学徒的工具陆续发放下来，这是匠人吃饭的家当。为了不使三个徒弟的工具拿错，温泽田师傅用钢锯在三个徒弟的工具上分别做了记号，师恩和责任一同刻在了徒弟们的心上。

一个班组就是一个家庭，正副班长掌管全局，生产、生活一样不落。两个班长很操心。

班长沈玉坤，长于房屋建造及所涉及的各种构件及家什制作，农耕的车、犁、耩、耙等制作手艺，非一般木匠可及。

副班长王金岩，精于木匠行当里的“小件”活儿，硬木家具的桌椅板凳、箱柜屏阁等“小件”活儿，其技艺也非常了得。

班长沈玉坤精明强干，快人快语；班副王金岩沉稳心细，不苟言笑。

一天，木材加工厂施工的房号里传来争执声，不一会儿，王金岩出了房号，气冲冲拂袖而去，房号里的沈玉坤也绷着个脸，爱理不理。

两个班长闹掰了，后果很严重！干打垒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敢大声出气。

青工李久存倒是无事一样。他是高中生，班长拿到施工图纸都要让他先弄明白，他也不含糊顺手在沈玉坤那里弄两支好烟，班长也装糊涂拉着他一起干最重的活。

星期天来了，吃过早饭，李久存叫王副班长：“老王头，走，到仁和沟打鱼去！”

敢叫师傅们老头的，全班只有李久存。李久存老头老头地叫着师傅们，话里话外都是讨好卖乖的舒坦，没有半点不敬。

李久存打破了沉闷，王金岩自然响应，再说从石家庄几千里带来的渔网也该派上用场。

李久存又走到沈班长的床头大呼：“老沈头，你把锅准备好，等着炖鱼！”

对李久存的“命令”，班长沈玉坤立马答应。

中午，鱼打回来了。既不用沈班长准备锅，也不要他炖鱼，因为他压根不会这些事，也不做这些事。一帮老师傅比年轻人还激动，王宝岐、温泽田拿出最好的手艺把鱼炖好，端到旧模板拼凑的大饭桌上。沈玉坤和王金岩先后落座，有头有脸的师傅们依次上桌。

头大腰圆形如弥勒佛的赵来贵师傅拿出珍藏的好酒，稳稳坐下，摆出国泰民安的气势。沈玉坤回身拿来两盒大重九香烟，王金岩也不含糊，起身掏出两盒牡丹烟，李久存也不含糊，顺手揣到自己兜里一盒。

酒浓消沉闷，烟轻去烦忧。借着酒兴，沈班长先做自我批评，伴着轻烟，王副班长也检讨自己。都是面子上的话，都是要面子的人，天高云淡，水长路远，没有过不去的坎！

七、歌声飘出的地方

歌声是梦想绽放的花朵，歌声飞出的地方是梦想生根的地方。

载着800余“华三”人的专列一路疾驰，歌声就一路不止。列车广播室反复播送着《建筑工人之歌》《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勘探队员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也不时传来“华三”人自己演唱的歌曲。车厢里的气氛也随着歌声的唱和热烈欢快，激情四射。

“有跳舞工、歌唱工吗？”刚招录的学徒工段秀灵惊喜而欢快地问道。

跳着舞、唱着歌当工人，搞建设！这或许是段秀灵的幻想，但让搞建设的工人会唱歌、能跳舞却是“华三”公司的传统和担当。

“华三”公司演出的舞蹈《达坂城的姑娘》、管乐合奏《安全为了生产》、诗歌联唱《啊！我的宝岛台湾》等节目在石家庄得过奖，方永碧同志的山东快书，参加全国文艺

调演，登上过人民大会堂。

没有歌声就没有凝聚力，没有歌声就没有战斗力。

公司南迁，是一次长征，长征就要有长征的精神。公司为此提前培训了50名文艺积极分子，分批随队，以歌壮行。

成都，南下入川第一站。西南建筑工程管理局举办了隆重欢迎晚会。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人们不敢相信，这首耳熟能详、广为传颂的诗句，从舞台上段秀灵并不高大的身躯中发出排山倒海般力量。是青春、是时代、是一路的歌声嘹亮，让段秀灵的一句“我来了”，势不可挡！

“我来了，渡口！”

渡口以开山的炮声、汽轮的笛鸣，迎接逶迤而来“华三”人，然后化整为零送到山岗河谷，像正在飘落的木棉花种子，等待开出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2400多人整体南迁，3千公里跨越，无一人掉队。到了渡口，突然之间，队伍散了。时空落差，有人开始想家。

一天，“华三”公司二处收发员在领回的信件中，发现一封特殊的信，信封上就两行字：“渡口21号信箱2分箱，父亲大人”。

字少情急，家书万金；后方安稳，事关军心！处领导决定打开家书一探究竟。抬头：父亲大人，署名：你的儿子。领导犯难，再看内容，也如平常家信，是一家老小的牵挂。处领导只好召集家有儿子且能写书信的“父亲大人”商议，“父亲大人”们一致同意，共同“听”信。信“听”过半，信中的“父亲大人”，平常少言寡语、勤勤恳恳的王姓电工才确认无误，起身认领。

此心安处是吾家！几十位“父亲大人”们齐整整聆听“家”的声音，足见“家”的价值。

“华三”公司极其重视席棚、帐篷、干打垒里十几、二十甚至更多的人组成的“家”，把生活场所的环境美化与生产施工任务的指标一同下达，房前屋后芳草茵茵，假山奇石垒鱼池，喷泉迎来四季花。

“在一个山坳里，有几棵铁树，其中一棵一人多高，顶部开着花，是浅黄色毛茸茸的圆球。虽不甚好看，但前人有话‘千年铁树才开花’难得一见！一定要带回去给大家开开眼。

“这么高的铁树就算挖出来也扛不下山呀！只好对着树说：把这花给我们，一千年后你再重开吧！我用锹把花球铲下来抱回驻地。”（孙金明：《铁树花》）这个挨了师傅一脚的少年长大了，敢许“千年的愿”，也能将美好分享给大家。

“有的人逮几只翅膀如巴掌大的蝴蝶做成标本，也有人编个笼子，捉几只小鸟。下班以后，大家聚在一起，听听鸟叫，喝喝茶，还真像一个温馨的家。还有一位同志捉了一只穿山甲，怕它逃跑，用一口废铁锅把它扣了起来。没想到，还真小看了它的穿山本领，一夜之间早就逃之夭夭无踪无影了。”（赵荫洲：《渡口，你在哪里？》）

李留起也是由“华三”子弟成为学徒。他喜欢京剧，“经常在工间或闲暇时唱上一两段，有板有眼韵味十足。兴起时，还要学着赵子龙手提龙胆亮银枪小碎步走上一圈，口打锣鼓点儿‘呛呛呛呛！呛个隆冬呛’然后昂头挺胸一个精彩的转身丁字步亮相！怎一个帅字了得！往往博得喜好京剧的六级工温泽田等老师傅们一片喝彩！不难看出，李留起崇尚的就是这种赵子龙式的英雄人物‘千般的俊朗，八面的威风’”（王锡章：《往事随笔》）

李留起好美，一面大号的桃形镜子挂在床头，当着十几二十号老少爷们，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吹毛求疵。到食堂打饭也要梳洗打扮一番，仿佛出席盛大宴会。

看似大咧咧的木匠沈玉坤，工余时间必是“逛服”着身，丝绸衣在茅草中摆荡，亮皮鞋在沙土中碰撞，顶级木匠的“范儿”拿捏得死死的。

热爱生活的人，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4月17日，“华三”公司组织了到渡口后的第一次职工文艺汇演，或许这是亿万年前沉寂的山谷第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一大家子人相见，台上欢声笑语歌不断，台下久别重逢盼再见。

公司经理张德祥，看到从席棚、帐篷、干打垒的“家”里进进出出的“华三”人，没有被大山淹没，没有被荒芜难住，他们建砖瓦厂，却舍不得用砖瓦为自己建一间房；他们盖水泥厂，却不忍用水泥为自己搭一片瓦。张德祥思绪万千，情难自己！

千山万壑大江流，悬岩绝壁古人愁，
昔日红军长征路，今朝英雄显千秋。
一桥飞架江两岸，牛郎织女获自由，
鲁班闻讯扶杖来，手捧长须频点头。
渡口从此换新装，年复一年更娇秀，
试问哪家英雄造，建筑工人一双手。

张德祥发出的感慨，后来被西昌文工团谱曲，在金沙江畔传唱。

1966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视察渡口。彭真同志接见了先进模范代表，并与出席先进模范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观看了渡口工人业余演出。

“华三”公司一处青年工人冯国强和他的伙伴们为中央首长和先进模范代表演奏了铜管乐节目。冯国强格外的高兴，也格外的认真。在渡口，冯国强加入了共青团，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渡口的阳光，温暖灿烂。

八、改变，持续而漫长的存在

云南省永仁县仁和区田房公社酸角树生产队社员陈东禄注意到，门前不远的公路

上，车辆多起来已经有四五个月了。1957年地质队修的从仁和街到纳拉沟的公路，是从老熊箐过河经滑石板、牛圈房，到纳拉沟。后来，公路从老熊箐连到大渡口，大渡口建起转运站。一些物资由汽车运来，从大渡口渡金沙江，然后用骡马运到华坪、盐边等地。生产队也派工去帮着装卸、摆渡货物。陈东禄曾被派去上货、卸货，挣点工分。那时汽车三五天见不到一辆，挣工分的机会也不多。

现在无数的汽车从家门口过，运来的东西好多都是没见过的，也不需要生产队派工去搬运。即便派出全生产队的十多二十户人家的劳动力，也搬不完那些东西，更何况有些铁“坨坨”，人是没法搬动的。

汽车还运来一车一车的人，他们就在公路边、山坡上搭起席棚、帐篷。一些操着北方口音的人，还把帐篷、席棚搭在陈东禄家附近。这些人说他们是“华三”公司的，来自石家庄。

粮站修起了，陈东禄也搬家到何家弯。何家弯靠老熊箐，有水有人家，比起现在住的地方条件好。这里地不平、土质差，长的茅草也不匀称，就像牛啃过的赖巴子，大家就叫他“牛啃地”。

“牛啃地”这个地方，就只住有陈东禄一家。往山上走一阵才能到王华跃(yao)家，那里有一块大平地，1958年生产队办的食堂就在那里。王华跃家后来也搬走了，那里建起了东方红学校。

有了粮站，人就多起来了，“牛啃地”的山坡被公路穿过，粮站门前的公路上架起人行天桥。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陈东禄的大女儿陈朝芬、大女婿王华成及后人王大一，王大一的后人都相继在天桥上走过。这些后人劳作生活的这片土地，早已没有陈东禄习惯的沉寂，他们更习惯现在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

十七岁的社员倪东升，对石家庄来的“华三”公司工人，穿起工装“洋盘”的样子，很好奇。有些工人与他同龄或者比他年纪还小，他就找机会，或者随父亲，或者单独到“华三”公司的驻地玩耍、看稀奇。看到这些人回到住地，无论多累，都要收拾自己，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哪怕就在旁边走一走。不像当地人，出门是这一身，回家还是这一身。

有的工人还吹一些金色的铜号、黑色的管子，发出的声音与笛子、唢呐都不同。有的人打快板说书，有的人唱戏，有些人唱的歌自己也能跟着哼两句，这让倪东升找到一些与工人的共同点。

“华山”公司二处主任刘俊峰和驻地的社员联系较多，也到过倪东升家做客，认识倪东升。一来二往，倪东升在与“华三”公司工人交往中，长了见识，学了能耐。后来，倪东升当了生产队队长、支部书记，十分重视用先进技术和工具来发展生产，开荒种地，引水造田，使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的生产队变成上缴公粮的先进集体。

当时讲工农一家，村里的孩童见到工人，都要停下脚步，叫声“工人叔叔好”。工人师傅们也回以热情相助。

一村民看到工人席棚顶上挂着的灯泡，不燃油、不冒烟，还亮堂，不知从哪里弄了一灯泡，用麻线绳拴起，挂在屋顶上，从白天等到晚上，灯泡就是不亮。村民着急了，找工人师傅求助请教，工人师傅们会心一笑，答曰：“你自己捡的灯泡不亮，要工人师傅们安装的灯泡才亮”。

工人师傅们没有食言，他们为住地附近的村民牵线安装了电灯，在农忙时帮生产队播种、收割，也用机械设备为生产队开荒、修路、引水、架线。陈东禄的女儿还到过“华三”公司医务室看病求医。

“华三”公司1965年的总结中提到：“据统计，一年来帮助公社播种、收割等共支援

劳动力775个工日（大部分是干部劳动）。此外，公司医疗部门还为农民看病2250人次，收容住院治疗的三人。还有不少职工帮助农民捎东西，见义勇为抢救火灾等等。这些都给当地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称我们职工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工人。”

1965年4月的一天，四川省江津县永兴区税务所青年职工蒋中元，抱着1周岁的女儿在街场上溜达。看到区公所门口贴着一则告示，要在全县范围内招收1000名五年制合同工，到四川省渡口市的“华三”公司搞基本建设，希望有志青年自愿报名。

刚好，永兴区公所何区长路过，蒋中元便向何区长打听招工事宜。

“你想去？”何区长疑惑地看着蒋中元。

盯了盯蒋中元抱着的孩子，再凝视蒋中元，何区长心想，你蒋中元在税务所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女儿才一岁，老婆也在永兴街上的饭店工作，你要跑出去干啥子？

“我想去！”得到蒋中元肯定的答复，何区长还是带蒋中元到区上报名登记。

背着老婆报名外出当工人，蒋中元心里忐忑。但不甘心在小镇上过一辈子，要走出去，见见外面世界的欲望，如烈火燃烧。在医院体检时，蒋中元见到了许多小学、初中的同学，也有一些退伍士兵，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6月4日，端午节。吃着裹得很紧的粽子，蒋中元心里更紧。他怕误了时间，背着行李和同街的何增元、李克成、蒋光清匆忙出发，路上不断有人汇集进来。过江的轮渡劈出白浪，家乡渐渐远去，蒋中元暗自发誓：“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开辟未来的人生道路。”

蒋中元灰头土脸地从卡车上跳下来，看到渡口这个“市”，还比不上他家乡的街场，但这不影响他充满期望的心情。当晚，在“华三”公司木材加工厂工地，蒋中元一行，按20个人分组入住一个窝棚。

窝棚是用废弃的木材搭成的人字坡形，覆盖茅草。窝棚内两侧地面上也铺了茅草，作铺位，中间为通道。窝棚里挂着一盏不太明亮的电灯，但比起家乡的煤油灯，蒋中元觉得未来的路一下子被照亮了。

蒋中元被分配到混凝土班，尽管不知道打混凝土具体是做什么，他写信告诉父母和亲友，他的工作是一种现代建房新工艺的工作，是一种乡下，乃至县城的人都没见过的新型建筑。自信和自豪洋洋洒洒落在字里行间。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察，蒋中元 and 同乡何增元、周中发、蒋光清、陈焕章五人调分到闫牌子混凝土班。闫牌子混凝土班是渡口市的一面红旗，闫牌子本人是顶级的混凝土工，这让蒋中元倍感荣誉，以为马上就可以学习“现代建房新技术”了。

蒋中元到“华三”公司不久，1965年7月17日，中建三局在渡口市成立，“华三”公司改隶中建三局，更名为“中建三局第三工程公司”，转战河门口地区，承建渡口水泥厂和河门口电厂。

闫牌子混凝土班到河门口做施工准备，为迎接施工队伍的进入，修建生产和生活设施。

混凝土工不搞混凝土，全体打土坯建干打垒。班长说，我们的水泥很珍贵，要用在关键的地方。

打土坯就是用泥巴做土砖。蒋中元的同乡大多是农村来的，与泥巴打交道不是问题，但按工厂的标准，打出合格的土砖就有相当的难度。每天工作八小时，任务是350—400块土砖，平均一分钟就得打出一块。土坯制作场距离驻地有三四公里路，单程步行得半个小时以上。

下班路上，晚霞醉人的暮色加重了蒋中元疲惫的步伐，但他却陶醉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中，与北方的大个子们比，四川的汉子们并不逊色！

闫牌子混凝土班被抽调支援水泥厂工地，蒋中元终于可以参与“现代建房新技术”工作，打混凝土了。

在水泥厂料仓筒体结构混凝土连续浇筑现场，蒋中元第一次完整体验了混凝土建房这项“新技术”。尽管关键环节都是由技术等级较高的师傅承担，一般普工、学徒只能在后台运料、打下手。但蒋中元觉得自己已经是“新技术”的一员，自己的未来也如“新技术”一样，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希望。

“连续干了近三个白天两个夜晚没换过岗（50多个小时），我推着小车边走边打瞌睡；有时前面钢筋工、木工在接上升模板时稍作十几分钟或半把小时的停歇，我们混凝土工就抓紧时间原地坐下打个盹、吃饭、上厕所，一旦前方喊要料时又立即行动起来工作。不知那时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是我人年轻呢？或是为家庭的责任所在？还是为了‘全国劳模先进班组’这块牌子所驱使而忘我地工作着？”

2023年，蒋中元在《建筑人忆渡口》中写下这段话时，他已经有了答案。渡口为江津人展开了舞台，“华三”公司为江津老乡插上了翅膀。改革开放春风中的中国，犹如一个建设的大工地，在“华三”公司历练过的江津人如鱼得水，在家乡的建设中大显身手。江津建筑企业明星马厚富、刘德超等人都是在“华三”公司成长起来的建筑工人。

1985年蒋中元从原“华三”公司组建的中建一局三公司调回家乡江津。回家，是为再出发。第二年，蒋中元便带着一批年轻的江津人进军北京建筑劳务市场，这里是“华三”公司的新驻地。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华三”公司再会，是蒋中元第一次离开江津时不曾想到的。那时，蒋中元只想到江津以外的世界看看，现在，蒋中元想让更多的江津人融入外面的世界，也要让外面的人看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江津人！

九、“华三”远去，华山永在

1966年春节前后，“华三”公司二处材料员刘文学在河门口工地一刻不停忙碌，他在清理打包要带走的材料，这些施工材料大多是一年前从石家庄打包带过来的。刘文学接到通知，公司要转移到贵州遵义，但他不明白当时十万火急赶到渡口，一年时间，渡口建设大会战才刚开始，又要调迁遵义，这是为什么？但不走，又没有新的施工任务下达，这么多设备、这么多有技术的人员窝在这里，也不是个事。

“华三”公司南迁渡口时，原准备与在渡口施工的云南建设总公司110工地，再补充一部分新工人，组建成西南建工局第15工程公司，承担110万平方米的工业和民用建筑任务，新公司总部设在大渡口。

1965年3月，攀枝花特区成立，攀枝花建设提速，建工部副部长许世平亲自在渡口主持成立渡口建工指挥部，并急速调集山东济宁301公司、西南建工局第二工程公司进入渡口。1965年7月，以云南建设总公司、西南建工局二公司、华北建工局三公司为基础组建为中建三局，原云南建设总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刘贤担任中建三局党委书记、局长。

攀枝花建设提速，建设物资的短缺也在提速。整个西南、西北的钢材、水泥、木材、电力、运输也在告急。三线建设，形势紧迫，时不待人。早一天建成三线后方可靠的基地，国家的安宁、人民的幸福就多一份保障。

“先生产、后生活”，三线建设者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在席棚里设计现代化的工厂，住干打垒房盖宽敞高大的厂房。这是一种英雄的气概，也是产生英雄的天地。

但是，刘贤却涌起“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攀枝花基地大会战即将开始，攀枝花钢铁厂的施工单位，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

司，意气风发、披甲上阵，分出一半的施工力量决战在渡口。而中建三局，这支专门为渡口市政建设而组建的建筑大军面对的是进退两难。

“先生产、后生活”也是中建三局职工的想法，但“生产”干打垒、席棚、帐篷，先进装备派不上用场，能工巧匠不能施展技艺，对于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大型专业建筑施工队伍，是一种财力、物力、人力的浪费，是国家的损失。

刘贤到建工部反映情况，国家也急需强大的建筑施工力量投入生产。于是，中建三局总部迁往贵州安顺，中建三局三公司即“华三”公司调迁贵州遵义。那里，他们将成

为“先生产”的主力军！“华三”公司走了，他们用一年的时间，为渡口建设打下了建材生产基地的基础。1965年全年计划竣工面积41451平米，实际完成竣工面积41781平米，占计划的100.8%，提前三天完成了全年任务。他们自产水泥瓦95088块，烧白灰347吨，采石14941立方，采砂6028立方，土坯937969块，打草21.2万斤。先后建成了一、二砖瓦厂、水泥厂3.2万吨产能立窑、综合木材加工厂，以及部分民用建筑和临建工程。

“华三”公司修建的二砖厂60米烟囱，垂直偏差只有1.5毫米（按质量规范允许60毫米），直径偏差4毫米（允偏差50毫米），砂浆饱满程度达到98.87%，质量、进度、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当时渡口最高的建筑，树立起“华三”的标杆。

“华三”公司走了，陈东禄家也从“牛啃地”搬走了。1965年9月1日，“华三”公司在“牛啃地”修建的粮站，成为仁和街到大渡口公交线路一个站点。不久，公交公司把粮站站点更名为“华三公司”站点，上下车的人习惯叫“华三”。有了“华三”的名字，“牛啃地”的名字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再后来，“华三”车站对面建起旅馆，名

字叫“华山旅社”。“华三”变成了“华山”。

1965年7月，云南省永仁县仁和区、大田区划入渡口市。1987年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1994年，攀枝花市将东区银江镇大渡口村的大渡口、酸角树、老熊箐三个村民小组独立组建华山村。“华山”以地名的方式成为村民委员会的专名。酸角树生产队消失了，华山村产生了。

一个名字的改变，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华三”走了，“华山”留下了。

后记

地名是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在地名记忆的历史深处，我们感受历史的厚度，找寻城市的来时路。

2024年6月，我偶然在《今日头条》中读到网友磨砖台转发的连载文章《渡口，你在哪里》，讲述的是“华三”公司南迁渡口的事，文章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华三”公司的前世今生，记录了“华三”公司南迁渡口的过程和在渡口一年的主要施工情况。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在追寻的一段历史。我立即与网友磨砖台联系，很快得到磨砖台的回应。磨砖台本名王锡勤，其父兄都是“华三”公司职工，参加了渡口建设，全家人都有三线情结。王锡勤老师在征得《渡口，你在哪里？》作者赵荫洲同意以后，加了我和赵荫洲同志的联系方式。

赵荫洲同志已86岁高龄。今年初，三线建设六十周年之际，赵荫洲同志在“华三”公司部分老同志中建起“第二故乡情”的微信群，为回忆参加三线建设历史搭建平台。

“第二故乡情”里陆续发布了赵荫洲（网名“槐荫绿洲”）的《渡口，你在哪里？》，王锡章（网名“把酒临风”）的《往事随笔》、蒋中元（网名“野草”）的《建筑人忆渡口》等文章。

为了联系方便，赵荫洲同志又征得王锡章、蒋中元等同志同意，新建“华三·攀枝花”群，使我能与更多的“华三”人请教和学习。

“华三”公司在大渡口实际驻扎时间不长，具体驻地的明确参照物就是修建的粮站和粮站附近的一户人家。

我托东区地方志办主任鄢平联系找到了原华山粮站站长和华山村村委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还专门拜访了原酸角树村民余斗华、倪东升、唐志明等老人，实地到原华山粮站位置和陈东禄家位置进行考证，落实了从“华三”到“华山”地名的来历。

居住在石家庄的赵荫洲老人还专门到打印店，扫描打印了他手里仅存的《南征北战的野战军》《筑忆》两本“华三”公司史料，将电子文档和纸质书籍寄送给我。

我认为，华山，是攀枝花以地名记忆的方式，致敬远去的建设者。

为此，我决定写攀枝花人以“华山”为名字，刻进一座城市的记忆。

《攀枝花文学》编辑部给予我全力支持和指导，“华三·攀枝花”群的各位老师给予我信任和力量，他们不厌其烦回答、解答我的提问。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华三·攀枝花”群里多位老师的认真修改和宝贵的建议，纠正了许多问题。攀枝花档案馆提供了文献支持。

在我的文章中间接或直接采用了赵荫洲、王锡章、蒋中元等老师的文章内容，在此专门感谢。

关心支持我写作此文的同志很多，不能一一感谢，但愿《“华三”，华山！》等代表我们共同的情感——攀枝花的来时路，由三线建设者共同开辟；攀枝花的未来路，承载三线人共同的梦想和希望。

华山在，攀枝花的记忆就在。

谨以此，纪念攀枝花开发建设60周年，纪念“华三”公司参加攀枝花建设60周年，致敬每一位攀枝花建设者。

责任编辑 管夏平

ZHANG LIANG

作者简介：张良，四川攀枝花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攀枝花市仁和区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四川作家班学员。曾在《四川文学》《红岩》《攀枝花文学》《西南作家》《攀钢视窗》《峨眉山月》等刊物发表小说作品多篇。



杜鹃红 红杜鹃

张 良

许莲决定带上六岁的儿子冬冬去看火车，正是成昆铁路正式通车的那一天。

头一回看火车，山民们自然激动得，嘿，没法形容。冬冬，肩上斜挎着一把绿色军用水壶的冬冬，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在人群里蹦蹦跳跳。军用水壶上的，那团绿，也跟着一蹦一跳的。

冬冬除了看火车这个稀罕物外，心中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看着爸爸从火车上走下来，然后，爸爸冲着他一路跑一路喊：“儿子！”再然后，一把抱住他，他也抱住爸爸……火车一声长鸣，一下把冬冬拉回到现实——从山洞里钻出来的绿皮火车，宛如一条扭动着的巨蟒，徐徐地停在了站台。

车头上大红花簇拥着一颗巨大的五角星，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站台上早已

锣鼓喧天，围满了观众。许多激动而兴奋的面孔从车厢窗口伸出来，向围观的人们挥手致意。山坡上到处是红彤彤的杜鹃花，山风吹来，花朵摇曳，为那热烈场面增添了无尽的喜庆。

冬冬注意到，那些身着军装的人陆续从紧邻车头的那节车厢里走出来，见了熟人，便双脚立正，唰地一下抬起右臂，五指并拢，举齐眉头，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冬冬看得一愣一愣的。他激动地拉着妈妈走近，滴溜溜的小眼睛紧盯着每一个从车厢走下来的军人。

“妈妈，我爸爸呢？”

面对冬冬的发问，许莲总是笑笑，唯唯诺诺的。

冬冬昨晚就兴奋极了，一听说妈妈要带

他去看火车，去见爸爸，他就搭一个小板凳，踮起脚尖儿，取下那把挂在墙上的军用水壶。他要挎上水壶像电影里的潘冬子那样，去看火车，去见他朝思暮想的爸爸。冬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爸爸，他只知道爸爸是个解放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修铁路，等修完铁路，就能坐火车回来。他就一直盼啊盼，盼着火车开来的那一天。他无数次想象火车是什么样子，想象穿军装的爸爸是什么样子，想着想着就笑了，想着想着就哭了。

冬冬一会儿看来来往往的人，一会儿看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惊喜地告诉他：呀——那是爸爸！可眼下车厢里的人都下光了，还不见妈妈发话，他有些失望，眨巴着黑亮的双眼问道：爸爸呢？谁是我爸爸？许莲苦笑了一下，搪塞说，也许你爸爸不在这趟车上。这下，冬冬不依了，小嘴一瘪，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大声哭着说：妈妈骗人！妈妈骗人！

这是一个小站，仅停两分钟。火车发出咣一声响，然后缓缓启动，朝前驶去。没见到爸爸，冬冬心有不甘，恋恋不舍地跟着火车走，后来，他干脆跑了起来，边跑边喊：爸爸……爸爸……那撕心裂肺的喊声，在山谷间回荡。火车早没了踪影，可他还在呼喊，小手扬起那把军用水壶，阳光打在水壶上，泛起亮亮的绿，晃眼，也养眼。

此刻的许莲早已是泪流满面，她强烈地感到纸已包不住火，不想再瞒着孩子了。

她决定等孩子平静下来，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真相。

回家的路上，冬冬趴在许莲的背上睡着了。山路弯弯，旷野寂静，逝去的时光开始在她脑海里一一倒片。

那是七年前，一个静谧的午后，阳光朗朗地照着山坳里的这个小村庄，辽阔的蓝天飘着几朵宛如棉花团样的白云。许莲正在自家院落里晒衣裳，淡蓝色的土布衣裳在晾衣

绳上刚铺展开，阳光便迫不及待地扑向湿漉漉的衣服，就在这时，院落那边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她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快步走过去，轻轻拉开大门，满眼碧绿扑面而来，一名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立在门口，仿佛带来的一阵风，也是绿的。

“妈，有人找！”许莲有些吃惊，见了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男人，更是羞怯得不行，脸蛋一下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妹子，我们是修成昆铁路的铁道兵。”军人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挎着一把绿色军用水壶。

农家的房舍看上去很简陋，土坯墙，屋顶盖的土瓦，院里虽是泥巴地面，却弄得平平展展，打扫得干干净净。许莲端来凳子，客气地说：“请坐。”

母亲闻声从里屋出来。战士连忙起身，亲昵地称呼：“阿姨，您好！”许莲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叫自己的母亲。“阿姨”这个称谓，在她听来既洋气又好听。不由得打量起眼前这个人来。中等身材，健壮结实，眉眼俊朗，开口就是笑。眼下这位年轻军人风尘仆仆，非常疲惫的样儿，脸上汗津津的，紧贴背部的衣服早被汗水潮湿了一大片，拿在手里的绿军帽上红彤彤的五角星，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阿姨，我姓高，就叫我小高吧。”军人主动开口。

说话间，许莲端来一碗水，十分小心地用拇指压住碗沿上的一牙缺口，双手呈给军人。军人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便说了他此行的目的——急需采购一些蔬菜回部队。

为支援三线建设，国家调集部队，开赴大西南修建成昆线。铁路依山沿江而建，但时不时就被大山阻隔，只好凿穿一座座大山，拱出一条条隧道。部队生活十分艰苦，长年累月沾不上油荤不说，更要命的是连绿菜也吃不着。当地把青菜、苦菜、莴笋、莲白等绿色蔬菜统称绿菜。时间一长，有的战

士出现视力模糊，严重时眼前就雾蒙蒙一片。

部队首长得知后，十分焦急，派来医疗专家，经调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因长年累月吃不上蔬菜，严重缺乏维生素所致。面对这样的困难，迫切需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援助。于是就派出几名战士，分头找寻。走了很久，还是荒无人烟，几名战士没了信心，无功而返。唯有小高固执地留了下来，他爬高走低，攀藤揽葛，数次遇险，依然坚持跋涉，终于发现了隐藏在大山深处的这个叫苦拉的小村子。

“别光顾着说话，小伙子，走了一整天，饿坏了吧？”许莲妈怜惜地问。“嘿嘿，还别说，我真的饿了呢，阿姨。”小高有些窘迫地说。“山里人家，没啥好待客的，就让小莲给你下碗面吧。”“谢谢阿姨！我是北方人，最喜欢吃面条哩！”小高朗声笑道。

吃过饭，母女俩领着小高，沿着那条七弯八拐，贯穿整个村落的唯一羊肠小道，穿过七八家干打垒的泥巴房子，去找村长。平常日子，这深山野洼里根本见不到一个外人，母女俩同穿军装的解放军走在村巷里，特别打眼，有的伸出脑袋，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直接问母女俩要去哪里？许莲妈一回说，解放军同志有要紧事找村长哩。

村长听小高说完情况，立马将胸脯拍得山响：那还用说，我们苦拉村，全力支援解放军！

到了傍晚，估摸着大家吃过了晚饭，村长便吹响了哨子，咻咻的哨音钻进家家户户，大家知道是喊开会了，社员们便三三两两从家里出来，围坐到大椿树下那间狭窄的社房里。社房同样是干打垒的泥巴房，一张布满灰尘的木桌上，点了一盏油迹斑斑的洋铁皮煤油灯，就着昏暗的光线，村长将解放军找到村里寻求帮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给大伙学了一遍。

不等村长发话，社员们就七嘴八舌炸开了锅。

有的说：“解放军来帮忙修铁路，是为我们和子孙后代造福。”

有的说：“我们就是三年不沾绿菜，也要支援子弟兵！”

有的干脆说：“村长，你就分派任务吧！山再高，坡再陡，我们就是爬着走，也要把绿菜送到工地上！”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呼一下站起来，大家举目一望，是村里专爱挑逗取乐的活宝罗二吗，只见他双手叉腰朗声道：“社员同志们！解放军嘛，是人民子弟兵，想想人民子弟兵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嗯！”扭头向大家环顾一圈，有板有眼地自问自答：“那是鱼和水的关系啊，同志们！军民鱼水情呀！”

大伙轰地笑开了，被这个活宝拿腔拿调，想学领导讲话又没学像的样儿，逗乐了。

村长见火候已到，便开始分派任务。

当晚，小高就留宿在村长家。

第二天，各家各户的壮劳力都出动，把村上仅有的二十来亩青菜、苦菜、莲白和韭菜全部收割，装进篮筐筐筐，赶着毛驴和骡子上路了。一只老鹰在金沙江大峡谷上空盘旋。山坡上是一幅人背马驮，四脚蹬伸向前攀爬的行进图。一头毛驴身上压着两大筐莲花白，被脚下的梭石一滑，身子一歪，唰啦一声滚下悬崖，不见踪影，两筐莲花白却被山崖下的树枝挂住，留了下来。村里损失一头毛驴，大家没有抱怨，而是更加小心地前行。

许莲自告奋勇加入了送菜队伍。这时，送菜的村民们已经跋涉到了隧道口，只见许多穿帆布工作服的人，头戴安全帽，手握突突作响的风枪钻，身子跟着枪钻的起伏摇摆颤动，随着泥块和砂石簌簌下落……那些长长的隧道就是这样一寸一寸向前掘进的。隧道旁的一面草地上，齐整地叠放着草绿色军装，许莲知道那是这些工程兵工作时换下的。

她的目光移到隧道口百米开外的一块空地上，但见密密扎下帆布帐篷，离帐篷几丈

远的地方，几十口大锅，热气腾腾地弥散着饭香。锅都架在石头上，火舌舔着锅底，不时从石头缝隙蹿出来，调皮地四处张望。

战士们见老乡送来绿油油的蔬菜，一筐筐，一篮篮，摆了一片坝，激动得一下子围拢来，欢呼雀跃着，又是递水，又是让座。

身材魁梧的部队首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乡亲们雪中送炭，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还特意说道：“高亭良同志在完成这次任务中，功不可没，要给予嘉奖。”

听着首长的表扬，许莲对军人高亭良更是刮目相看。她感到首长的每一句表扬，都是在表扬自己。她为小高感到骄傲。

从那以后，小高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部队和苦拉村的联络员。连长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要他发动苦拉的村民种植蔬菜。

每隔一段时日，他便会抽空到村里来一趟。他同村长商议，号召苦拉村大量种植蔬菜。小高人活络，性格开朗，到了村里，见大喊大，见小喊小，嘘寒问暖，很快就和村里的男女老少熟络了。人熟好办事，村民们立即响应号召，种菜任务很快便落实下来。一时间，村里的良田沃土全种上了各种蔬菜。种植和收割的农忙季，小高带战士们过来帮忙，还组织开展军民联谊会，会上进行了文艺表演。多才多艺的小高带头表演节目，比如扭秧歌，说“三句半”，单口相声……博得阵阵掌声。许莲呢，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知怎的，小高对许莲一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有事无事都要到她家坐坐。

闲谈中，小高知道了许莲的家境。尤其是许莲父亲的离世，让小高敬佩不已。

许莲的父亲是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有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放了一天牛，正赶了牛往回走，来到望江岭，一只盘旋于空中的老鹰，在牛群前突然一个俯冲，擦着地面向前飞去，其中一条名叫“火柱脚”的耕牛受了惊，昂起头，盯着鹰，嗷嗷叫着就死命去

追那老鹰。膘肥体壮的“火柱脚”可是生产队里的顶梁柱。情急之下，她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死命抓住牛尾巴，但怎么拖得住？那牛狂奔着，连牛带人直直冲下了悬崖。生产队出动壮劳力，用粗大的绳索捆在腰间，一点一点放下去探寻，最后找到了牛，奇怪的是，拉网式搜索，翻遍整个崖底也没寻到人，至今还是个谜。正值五黄六月，村人们虽然沉痛，但难抵天天南瓜豆角，肠胃里清汤寡水，还是把牛吊上来，剖成块，摆在社房里，搭配着分给了社员们。分肉前，队长说：“人死不能再活回来，我们都得想开些，大家吃了牛肉好好干生产吧！”连牛带人跌下去的那地方叫“万丈深”。从此“万丈深”三个字像刀子般刻在了许莲心上，一想起这地名心里就隐隐作痛。

小高对许莲的父亲充满了敬仰，他说：“大叔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这要在部队上，就算是烈士……”小高一席话，让许莲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她永远记住了“牺牲”这个词。原来父亲的离世也可以叫“牺牲”，从此，每每想到父亲的离世，她的悲伤中便夹杂了几分自豪。

许莲也知道了小高是个孤儿，有五年多的兵龄，因在部队表现优异，已经转成了志愿兵。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来苦拉村办事，小高都会顺道来许莲家看看，每次来都不闲着，不是捋起扫帚扫地，就是操起扁担挑水，或是抡起锄头挖地，抑或是陪着爷爷唠嗑。许莲的爷爷擅讲故事，小高又恰好是个不折不扣的故事迷，特别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有时候，做完农活，围坐火塘边，听老人家讲从他的爷爷那儿听来的故事，天上地下，鬼鬼神神，每回都让小高听得入了迷。爷爷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每次爷爷讲故事的时候，许莲如果手上没做什么事，也会围过来听，虽然这些故事她已经听了不下百十遍，耳朵都快听起老茧了，可因小高在听，

她也就想坐下来再听一遍。

这天，小高又到她家来，脱了鞋下菜地里帮忙干活时，她看见那鞋汗津津的。走那么远的山路，哪能不汗湿鞋呀，她有些心疼起小高来，灵机一动就想亲手为小高做一双鞋垫。意念一起，立马面红耳热，心咚咚地跳。

她想现在就动手做鞋垫，但苦于不知道尺码。

有一天，许莲故意要小高帮他去菜地里给菜浇水，一垄垄被水打湿的菜地上，印上了小高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许莲蹲下身，双手一指一指地抚摸着那似乎还散发着主人余温的脚印，心头一喜。有了鞋印，便有了尺码。

当她的目光扫过那双鞋，只在上面停留了片刻，她趁小高不注意，悄悄提了他的一只鞋，跑到屋后一块溼湿的泥土上，把鞋底在上面按了一个深深的印痕。有了印痕，便有了尺码。从这天起，她一有空就做针线活，没过多久，鞋垫就做好了。但左看右看，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要是在上面绣几朵花就好看多了，她想。绣什么花呢？两年前，她学过绣花，特意从几十里外的供销社买回些五颜六色的线，她绣过牡丹，绣过桃花，但牡丹太艳，桃花太娇气，她都不喜欢。相比之下，她更喜杜鹃花，那就杜鹃花吧。绣了一阵，拿眼前瞅瞅，不像，又拆了重绣，还是不满意。正懊恼时，突然想到自家房背后那山坡上不就有一片现成的杜鹃花吗？于是拿了鞋垫和针线，飞也似的跑到房背后，时下杜鹃花开得正旺，红得耀眼。她蹲在山坡上，目光聚焦在花朵上，灵巧的纤指引了针线，在鞋垫上翻飞起来。看一眼花，飞针走几下，又瞄一眼，又飞针走几下，不一会儿，一朵红彤彤的杜鹃花开在了鞋垫正中，隐隐透着好闻的花香。盯着那朵杜鹃花，越看越觉着像小高灿烂的笑靥，她禁不住用手指轻轻地摩挲，不，是爱抚……

忽地，她又飞针走线，紧挨着那朵杜鹃花，又绣了一朵。一时间，两朵杜鹃花在她眼前变成了并蒂莲。

趁小高不注意，她把鞋垫悄悄垫进小高的鞋子里，心里怦怦直跳。穿鞋时，小高发现了鞋垫，抬眼望向她，眼里满是欣喜。许莲则低下头羞怯的笑了。

慢慢地，两人间竟有了一种淡淡的，似有若无的亲近，隔一段时日不见，便会生出心心念念的牵挂。

这天，小高来村里办事，不觉天色已晚，可事情还没办完，第二天还得接着办，许莲的母亲得知后关切地说：“小高，如果不嫌弃，今晚就住我们家吧，免得爬高走低，往返那么远山路。”小高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想想要独自走那么远的夜路，心中不免有些发怵，犹豫了一下道：“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阿姨。”

“我就在长椅上睡吧。”他指了指堂屋里顺墙摆放的那张长椅，“随便对付一宿就行。”此言一出，立马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不行不行，那硬邦邦的椅子上咋能睡得好觉！”

许莲心中一动，正要开口，母亲抢先说道：“家里条件差，只有闺女的房间整洁些，小莲跟我挤一挤，就委屈你在那间屋里凑合一晚吧。”

小高有些窘：“怎么好意思让你们娘俩打挤呢。”许莲的母亲接过话，“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娘俩好久没挤在一起唠嗑了，我正想跟闺女唠唠嗑哩。”说话间，许莲已经把她的房间收拾出来了。

见许莲把闺房让给了自己，小高心中十分感动。轻轻推开房门，走近许莲的床，见细花被面的铺盖叠得齐齐整整，他实在太累了，便坐到床边，一股淡淡的幽香沁入肺腑，目光触及枕头，看见有几缕黝黑的头发，正在这时，许莲端了洗脸水进来，恰巧看见小高一根根捡起枕头上长长的青丝，她

一时感到尴尬，便悄悄退了出去。小高将捡起的青丝夹进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珍藏起来。这一夜，许莲款款进入了他的梦乡，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睡得格外香甜。

天刚蒙蒙亮，小高就起来了，抓起扫帚就开始扫地，一会儿功夫，扫帚所到之处，地面干干净净，只留下扫帚划过的印痕。方正的院落一经打扫，该捡顺的捡顺，看上去焕然一新，给人舒爽的感觉。这时候，许莲的家人才陆续起来。眼前的一切让她们顿时不好意思起来，主人家还没起床，客人倒先忙乎着干活了。看到水缸里快没水了，小高二话不说，顺了扁担就要去挑水。许莲见状，忙去抢扁担，不料，却抓到了小高的手，她慌忙缩回手，羞得满脸通红。迟疑间，那对木桶一晃便出了大门，沿那条小路直奔水井去了。小高知道水井的位置，上回他就看见了那口井。眨眼功夫，满当当一挑水便进了门。许莲的爷爷见状，皱纹密布的脸上笑开了花。

许莲早给小高下好一碗挂面，还悄悄在碗底埋了两个荷包蛋。小高也不推辞，接过碗来，呲溜呲溜，三两下吃了个底朝天。一旁的许莲不由得捂嘴偷笑。

回去后，小高将夹在日记本里的青丝，小心翼翼地用一小块红布包叠好，珍藏进自己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随着时光的推移，隧道已穿过几座大山，铁路像两条永无止境的平行线，笔直地向前方延伸开去，驻扎的部队也离苦拉越来越远了。但这一带沿江几十里，除了苦拉村，没有别的村落，部队的蔬菜供给依然靠着这个村子。小高也依然隔一段日子就要到苦拉村来一趟。

又是好一段时日不见小高的身影，一家人还真有些不习惯了。吃饭的时候，许莲的母亲就叹气：唉，小高有些日子没来了，也不知现在咋样？许莲的爷爷说，也许是工地上的事情太忙，脱不开身吧。老人家是

真打心眼里喜欢这个能说会道，勤脚快手的小伙子。只有许莲没吭声，满腹心事的样子。

接下来的夜里，轮到许莲睡不着了。小高睡过的枕头、床铺，以及整个闺房，在许莲看来，都有小高的气味和影子。这一夜，她又不禁回味起那天晚上的美好情景。一轮圆月从山顶徐徐升起，将清辉撒向田野，她和小高并排坐在田埂上，田埂上的闪片草柔柔的，软软的，山风吹来，带着青草的气息。田野万籁俱寂，只听见不远处蟋蟀在低吟浅唱。他们憧憬着未来，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两颗扑腾的心在慢慢地靠近着。

“小莲，等我们建好这条铁路，一回到部队，我就来接你。”小高认真地说。许莲脸上火辣辣的，不敢看他，只把目光望向月亮，月亮亮汪汪的，似乎在给她壮胆：“你是解放军，我只是这深山里的一个农家女。”小高自然明白，马上表白：“军民本是一家人，我们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我怎会嫌弃你呢？”听着小高的话，她心头像喝了蜜，羞涩地低下头不说话。月亮不经意颤动了一下，钻进云朵里去了。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小高忽然侧转身，揽住许莲的肩膀，大胆地盯着许莲亮晶晶的眼睛，深情地说：“莲，我喜欢你。”说罢轻轻搂住了她。许莲觉得自己的身子也像软绵绵的云朵，甜蜜的感觉涌上心头，她顺势将自己滚烫的脸贴到他壮实的胸膛上。小高禁不住捧起她的脸，猛地亲了一下，许莲只觉得心里慌乱得像住进了一群小兔，撞得心脏“咚咚”乱跳，身体微微颤抖……

许莲觉得那晚的月亮真好。

小高说胡萝卜富含维生素，战士们要能吃上胡萝卜就更好了。于是，许莲家的自留地全部种上了胡萝卜，他常来许莲家帮忙，田间地头朝夕相处，两人兴奋又激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劳作的时候，小高教许莲唱歌，一会儿歌词，一会儿旋律，教得可认真

了，许莲呢，不时掏出汗巾给小高擦汗，两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又到蔬菜收割季，为了方便，小高直接住在了许莲家里，一连几天忙收购忙到很晚。这天晚上，忙到深夜的小高，累得快瘫了，好在收购任务终于圆满完成，明天就可回部队了。家里人已经睡下。许莲端来热了又热的饭菜，一碟油酥花生，一盘土坛子腌出的猪头肉，还特意拿来自家粮食烤出的老酒，要庆贺一番。两人开心地边吃边聊，不知不觉一瓶老酒就见了底。看着灯光下两腮泛着绯红的许莲，醉眼迷离的小高不禁心旌摇荡，把她紧紧拥进了怀里……

回到部队，小高很快就向组织递交了与许莲的结婚申请书，鉴于小高的情况，部队同意了这份申请报告。兴奋又激动的小高，巴不得长出翅膀，立马飞到许莲身边，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她。可眼下开凿的隧道工期正紧，很快就要完工了，他决定等打通这个隧道，就回到苦拉村，给许莲一个惊喜。

又有一个多月没见着小高，许莲心里涌起无尽的思念。

这天中午，突然来了两名解放军，他们找到正在菜地里干活的许莲，庄重地朝她敬了一个军礼，心情沉重地将小高牺牲的事告诉了她。许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恐而失态地对两位军人嚷：“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其中一位军人用肃穆而低沉的语调说道：“高亭良同志是在开凿凉风坳隧道时塌方，为了保护战友……”同时向许莲转交烈士的遗物——一把军用水壶和一张已获批准的结婚申请书，还有一个折叠精致的小红布包。结婚申请书已被鲜血染红，许莲手抖抖地接过遗物，犹如晴天霹雳，差点一头栽倒，两位军人连忙扶住。哭干了眼泪的许莲，抱着军用水壶，跌跌撞撞回到家，把自己锁进房间。当她一层层打开红布包，看到那几缕被血浸染而黏在一起的头发时，更是悲从中来，禁不住嚎啕大哭。

房间里，成天不吃不喝的许莲，时而哽咽抽泣，时而大声号啕，时而静默无声。

这可急坏了许莲的母亲和爷爷，两人轮番在门外百般劝解，“娃呀，人死不能复生，你得想开些啊……”

“不吃不喝，就是铁打的身子也顶不住啊，娃呀，你好歹出来吃点东西啊……”可她就是不开门。

许莲的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叹气，为小高的牺牲悲伤难过。许莲的爷爷流下热辣辣的泪水，仰天长叹：老天爷呀！你怎么这样不长眼啊！

小高下葬那天，村里许多人都去了，许莲，许莲的母亲，还有许莲的爷爷也都早早赶去了。

小高被部队追认为烈士。人们都去为烈士送行。许莲看到许多解放军官兵齐整地列在那里。下葬前，部队为小高整容化妆，换上新军装，穿上一双崭新的草绿色解放胶鞋。一直泪眼婆娑强忍悲痛的许莲，看着一铲铲的黄土掩埋了棺木，忍不住大放悲声，哭昏在小高的墓前。

小高墓旁排列着十多座坟茔，都是修建成昆铁路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坟墓在一片橄榄树林中，这里已然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烈士陵园。

小高下葬后，许莲病倒了，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形容憔悴的许莲，两眼空洞无神，整天抱着小高留下的军用水壶，嘴里喃喃自语。心急如焚的爷爷请来山里的白胡子郎中。老郎中三根手指搭上许莲的脉搏，蹙眉凝神，良久，眼神微闪，缓缓开口：“恭喜恭喜！这女娃，有喜了啊。”此话一出，一家人都愣在了那里。许莲的眼里忽然有了光，这让她一下又活了过来。

她把那张结婚申请报告紧紧地捂在胸前，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当目光落到成天搁在枕边的那把军用水壶上，她的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一定要留下这个孩子！这是

她和小高相爱的结晶，小高已经向部队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她算得上他名义上的妻子！现在小高不在了，她一定要给他留下他的种。她眼泪汪汪却斩钉截铁地向家人宣布：“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妈妈和爷爷见事态没有了回旋余地，无奈地摇摇头，又沉重地点点头。

后来，后来奇怪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许莲时不时会听到那让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脚步声，脚步声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陲，又像是从某个深不见底的洞里冒出来，由远而近，似乎穿过院子，走进了堂屋，待侧耳细听，却又什么也没有，只有寂寥无边的夜。

睡梦中，许莲分明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来到她的身旁，俯下身子，轻轻地亲吻她的嘴唇，抚摸她渐渐隆起的肚子，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低语……许莲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醒来时眼角湿汪汪一片。

许莲的肚子越来越鼓了。人多嘴杂，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最让许莲受不了的，是人们不时投来的那种异样的目光。

当杜鹃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许莲疯了。她头戴杜鹃花，手里也捧着杜鹃花，在花丛中笑着，哭着，唱着……

突然有一天，她疯疯癫癫来到小高的墓前，产下了一个男婴。从此，她的疯病不治而愈……

后来，乡亲们陆续知道了小高的孤儿身份，也晓得了两人的结婚申请已获部队批准，再回想起小高生前的音容笑貌，无不为

之惋惜，对许莲充满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敬佩。听说孩子出生了，乡亲们抱着鸡，提了鸡蛋，纷纷登门道贺，让许莲感动得热泪盈眶。孩子渐渐长大，可许莲和乡亲们一直守口如瓶，只说孩子的爸爸是一名军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修铁路。

夜晚，昏黄的油灯下，讲述完往事的许莲长舒了一口气。这些年，冬冬的身世像一座山，一直压在全家人的心头，面对冬冬一次次的问询，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编织谎言。得知身世的冬冬，眼里早噙满了泪，他紧紧抱住妈妈哭着说：“我要爸爸！”

翌日，许莲带上冬冬，到了那片橄榄林。群山寂寂，荒草萋萋，烈士的坟墓在那里静默着。许莲让儿子将那把装满了水的军用水壶，挂在了小高的墓碑上。母子俩对着墓碑喃喃絮语，久久不愿离去。

晃眼到了清明节，满山满坡的杜鹃花开得正艳，鲜红欲滴。许莲又领着冬冬来到烈士的墓地。冬冬带了两瓶清冽的井水，怕爸爸渴，他要给挂在墓碑上的水壶灌水，当他伸出双手去取水壶时，那水壶，那团圆圆暖暖的绿，早已凝固在了墓碑上，阳光打在上面，就有一团幽幽的反光，散发着温润的光芒。

水壶灌满了，母子俩肃立在小高的墓前。忽然，冬冬抬起右手，举齐眉头，像模像样的朝着坟墓敬了一个军礼。随后，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那尖利的声音荡漾开去，震得山坡上的杜鹃花，泛滥起一波波的红。

责任编辑：召唤

【创作谈】

杜鹃是这样“红”的

张 良

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儿时听来的一个故事，故事就发生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小山村。说是修铁路的一名解放军战士，与当地村落的一位姑娘产生了恋情，当恋情发展到准备结婚的时候，突然传来战士牺牲的消息，犹如晴天一个霹雳，让这位淳朴的农村姑娘痛彻心扉，久久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后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姑娘老是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不甘离去的军人时常来到她的梦里……

这故事在心里存放了几十年，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只苦于笔力不逮，写出来总干巴巴的。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掌握了一些短篇小说的写作方法，对这个故事进行重新构思，虚构了山村姑娘许莲和解放军战士两个人物，设计了冬冬这个孩子的出场。为了不平铺直叙，采用了倒叙的结构方式，到了最后又回到当前的叙事之中。确立了故事结构，便有了叙述的方向，这小说写起来就顺畅了。

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几易其稿，有时写着写着，觉得不对，全盘推翻，又从头写起。因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有些事情不好

把握，对一些吃不准的事理情态，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多方求证。召唤老师提醒我，军用水壶是一个很好的道具，在小说里要把它用好，于是让小高身上挎了一把军用水壶，并在整个故事中将这个道具一以贯之；在召唤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又设计了杜鹃花这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意象，文中三次出现杜鹃花，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同时也要感谢当过铁道兵的评论家党世根，当他读到许莲和小高的恋情时指出，那个年代，普通士兵是不允许同驻地老百姓谈恋爱的，只有干部身份或转为志愿兵的军人才能同当地人结婚。于是，将小高设计为孤儿，因在部队的优异表现，成了一名志愿兵战士。

最后说说标题。对小说标题的审美一向苛刻的召唤老师，这次又颇费了一番心思，从《惊魂》到《黄灿灿的野菊花》，再到《杜鹃红 红杜鹃》，可谓用心良苦。一篇比较成熟的小说，它的诞生总是曲折坎坷，需要反复加工打磨，才能最终呈现出它应有的质地和审美向度。

责任编辑 召唤

【特约评论】

绽放不朽的生命之花

党世根

这是一篇向建设成昆铁路的官兵们的致敬之作，也是一篇向攀枝花建市六十周年的献礼之作。

当有幸读到张良《杜鹃红 红杜鹃》这篇触动心灵情感的小说时，自然也勾起我40年前入伍到连队“新兵第一课”的记忆。连队指导员为我们讲述了铁一师官兵修筑成昆这条钢铁大动脉的艰难岁月：风餐露宿，渴饮山泉，逢山凿洞，遇水架桥，不畏寒暑，不惧生死，是当时官兵背水一战的真实写照。这篇小说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传承英雄精神的可贵读本。

作者善于捕捉生活脉动，长于营造故事细节，精于人物的眼神、心理、动作、对话等描画人物的小说技法，在小说开端显得无以复加：火车如一条扭动着的巨蟒，欢快的锣鼓、洋溢笑脸的人们、山坡上摇曳的红杜鹃……特写镜头般扑面而来。冬冬斜挎着军用水壶、蹦蹦跳跳、滴溜溜的小眼睛等情境跃然纸上。他想象爸爸的样子，“想着想着就笑了，想着想着就哭了。”“他多么希望妈妈惊喜地告诉他：呀——那是爸爸！可眼下车厢里的人都下光了，还不见妈妈发话，他有些失望。”冬冬心理活动的描写力透纸背。“爸爸呢？谁是我爸爸？”冬冬的询问，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情感伏笔。

作者追求文学温润人心的恒常之美，以有限的篇幅和淳朴的文字，表达充沛而真挚的情感，在精炼又细腻的叙述中不断抵达人性深处。小说以成昆铁路建设为背景，以许

莲与高亭良凄美的爱情故事为核，将读者带入了充满个人情感与军民情感的世界。他们的爱情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许莲是一位乡下的姑娘，高亭良是一位享受干部待遇的志愿兵，他的身份和使命使他与许莲的爱情充满了距离与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悬念的设置，使读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情捏一把汗。

小说通过小细节，小感觉，小情境的组成，推进着许莲和高亭良的爱情故事向纵深发展：从许莲初次见到高亭良的羞涩、端上一碗水到做一双绣花鞋垫、劳动中用汗巾给高亭良擦汗、做一碗荷包蛋挂面，再到高亭良将许莲枕头上的秀发夹在日记本中，帮许家扫地、挑水、挖地，向许莲深情告白等充满爱意与温情的细腻描写，似烧开水般不断升温……

“世间唯有情难诉”。当许莲得知高亭良牺牲后，震惊与悲痛的情感，如一壶醇厚与绵柔的老酒，在作者笔下漫溢：她抱着军用水壶，跌跌撞撞回到家，含泪打开红布包，看到那几缕被血浸染而黏在一起的头发和部队批准他们结婚的申请书时，她毅然向家人宣布：“我要生下这个孩子！”这千钧之力的一句话，将他们真挚爱情升华到一个新高度。她要留下爱的结晶，既为自己而活，更要为孩子成人后实现高亭良未尽的事业而活。这种无私的大爱是对人性光辉和军民血浓于水的最好诠释。读到此处，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感慨而泪目。

小说通过生活化的语言、画面感的细节

来揭示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村长从高亭良口中得知部队施工一线缺乏蔬菜后，拍着胸脯承诺：“我们苦拉村，全力支援解放军！”“解放军来帮忙修铁路，是为我们和子孙后代造福。我们就是三年不沾绿菜，也要支援子弟兵！”群众发自肺腑的表达，在收割仅有的二十来亩蔬菜，赶着满载蔬菜的毛驴和骡子，翻山越岭送菜途中得到体现。当他们抵达部队施工现场：帆布帐篷星罗其布、露天地里架锅煮饭、官兵峭壁上凿洞，深深震撼了乡亲们。战士们面对蔬菜时的激动心情，部队首长感激的话语，点燃了村民种植蔬菜的热情：村民把田地全种上了蔬菜。种收农忙季，军民劳作在田间地头，闲暇之余，与民同乐：扭秧歌，说“三句半”，单口相声……军民同舟共济，克难奋进的精神得到升华。

作者匠心独运地描写了乡亲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高亭良牺牲后，乡亲们自发参加他的葬礼。当知道高亭良是孤儿和志愿兵身份，他和许莲的结婚申请已获部队批准，计划在打通隧道后就与许莲结婚的愿望后，深感过去面对许莲渐渐隆起的肚子，投去异样的目光和背后议论的自责和愧疚。许莲的“遗腹子”出生后，乡亲们抱着鸡，提着鸡蛋登门道贺，是对许莲和高亭良不胜悲怆的爱情结局，以及对许莲生的责任与担当充满淳朴的敬意。

作者注重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情感和思想的表现手法，揭示作品的主题，深化思想，增强艺术感染力。作品中巧妙借用满山的杜鹃花和军用绿色水壶这一象征手法，来渲染小说的艺术氛围。杜鹃花和军用水壶不仅贯穿全文成为小说的重要元素，更以其象征意义深化了主题意蕴。

小说对四次不同场景的杜鹃花的诗意描写，营造出了一纯真爱情的意象。譬如：许莲为高亭良做鞋垫的场景堪称神来之笔：“她目光聚焦在花朵上，灵巧的纤指引了针线，在鞋垫上翻飞起来。看一眼花，飞针走几

下，又瞄一眼，又飞针走几下，不一会儿，一朵红彤彤的杜鹃花开在了鞋垫正中……她禁不住用手指轻轻地摩挲，不，是爱抚……忽地，她又飞针走线，紧挨着那朵杜鹃花，又绣了一朵。一时间，两朵杜鹃花在她眼前变成了并蒂莲。”杜鹃花代表着许莲与高亭良爱的忠贞和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同样，小说对四次不同场景的军用水壶的深情描写，渲染了一种丰富情感的意象。水壶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首先，从许莲与高亭良相识到相爱，水壶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其次，水壶象征着他们的奉献与担当。高亭良为铁路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莲承担起养育遗腹子的责任。尤其是许莲将高亭良的遗物——军用水壶留给了儿子冬冬并让他将水壶挂在了小高的墓碑上，既是对高亭良牺牲精神的传承和纪念，又是对冬冬未来的期许与寄托。

作者以绵密的结构设计，将故事中的细节巧妙地串联起来，表现出对人物和情节的有效把控。富有张力的口语化与对话，可以信口而来，妙趣横生。作者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做到平凡中见奇崛，让你眼前一亮，或心里一惊，令人咂摸与品味。从他的这篇小说中，可以窥见到他以日常情感生活的深耕细作、普通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使作品充满生活实感和性情质感。这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充满了诸多的可能，以及读者对他写出更好更深的作品充满了期待。

单就“杜鹃红 红杜鹃”这个标题而言，我一直以为且期待着，小说应该是一个长相别致抑或气质非凡的大山深处“野生”的一朵奇葩。然而，文本与“我一直以为且期待着”的还有距离。如果作者在语感的律动、叙述的节奏、语言的灵动，还有时空勾连、人性之美和意象之美叠加上做足功课，我相信，这漫山遍野的“杜鹃红”，自然会“红”出另一种“大红”“大美”来。

责任编辑 召唤

玄关（外一篇）

元 丁

张力站在窗口，看了看天说：“这么好的天气，要是不上班多安逸！”

正坐在沙发上听新闻联播的老头子听到了，头也不回地接话：“是啊，春困秋乏，冬冷夏热，一年四季都不适合上班。”

张力被噎得无语，隔了好一阵才说：“我说爸，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又不是真的不去上班，你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他有点后悔把他从老家叫过来了，来了没几天，说话就冷嘲热讽夹枪带棒的，真的是远香近臭啊。在老家时，还经常打电话发短信让自己注意身体，喝酒要节制什么的，父慈子孝的局面这么快就被打破了？同事们都说，人老了，就变得像小孩一样，果真不假。张力虽然心里烦闷，但也不敢真的跟父亲较真。老头子79岁了，高血压，糖尿病，去年还做了白内障手术，惹不得。

张力临出门的时候，老头子随口说了句：“别忘记了，上次给你说的我想回车间看看，麻烦你百忙之中安排一下。”张力在门口愣了一下，回头看看老头子，似乎明白了他这段时间说话夹枪带棒的原因，不就是忘记给他安排这事嘛！

张力有点郁闷。老头子叫张友顺，是热力车间汽轮鼓风机岗位第一任大班长，在二十多年前，他在本厂甚至整个大公司，都算

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省级劳模嘛，先进事迹上过省报，被媒体称作“大山深处的铁人”，风光无限。当然，这风光，是他扎扎实实干出来的，是他多次避免重大事故发生换来的……可毕竟，过去了二十多年呀，车间主任都换了好几茬，连设备都全部更新了，“张友顺”这个名字，早就不知尘封在哪个档案柜里。现在回车间去，除了当儿子的，恐怕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了，物是人非，去了，不是自讨没趣吗？

但是回车间看看似乎是老头子的执念，张力决定今天上班去找车间主任说说这事儿，热力车间汽轮鼓风机操作室是厂里的要害岗位，绝对不准私自带人进入的。

张力现在也是一名班长，论“级别”，与老头子当初一样，只不过班员人数少了一大半。听老头子说，当初他们一个班有十六人，汽轮鼓风机的各附属岗位都有二人值班。每遇休风、放风、开关设备，要上去三个小伙子才扳得动那些沉重而庞大的阀门，现在不一样了，很多操作只需要在操作室动动手指头就能操作，什么气压、风压、温度这些参数，在电脑显示屏上一目了然，一些小问题，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系统还具备自动纠偏功能。设备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当然用不着那么多人在操作室大眼瞪小眼，无

事聊八卦，再加上公司持续开展的什么人力资源优化，人员只出不进，精减的精减，买断的买断，现在一个班就只有六个人了。据说，现在整个大公司，只剩一万五千多人，要知道，大公司人最多的时候，可是有六万多职工！当老头子得知这些情况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劲儿地问：“那些走了的职工怎么办？厂里一点也不管他们了？”张力只能说：“没办法，改革是大势所趋，我们改变不了。你也别杞人忧天，活人还会被尿憋死不成？再说，那些买断工龄离开的职工，公司的补偿高的也有二十多万，出去再创业，也算有一定的启动资金对不对？我们是国有企业，不会像那些私企，说减就把人减了，啥补偿都没有。”老头子还是忧心忡忡，嘀咕现在的二十万可经不住花。又看看张力，说：“还好，没把你小子减掉！”

张力顺势拍了一记马屁：“虎父无犬子嘛！你也别老是小看我，我好歹也是班长，还是厂里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好多次！虽然不能跟你这个省级劳模相比，但也不至于太差吧？”

老头子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还行吧。但你也别骄傲，别忘了你刚顶替我进厂那一年，差点走上邪道。”

张力有点急了：“爸，打人不打脸！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就不要提了好不好？”

老头子用粗黑的手指指着张力：“这不叫打脸，这叫警钟长鸣！”张力不服气道：“那时年轻嘛，不懂事，血气方刚。你不也年轻过嘛，你不是说当年你去辽宁培训的时候，在大街上还把人给打了呢。”

“你怎么就记不住重点呢？我跟你打人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我是见义勇为，打了人受表扬；你是打了人进拘留所，能一样吗？”

张力彻底无话可说。因为当初打群架，他在拘留所呆了七天，这是他人生的污点。但也正是这七天，一只红色的蜻蜓，让他看明白了一些事，想通了一些道理，出来继续

上班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用车间领导表扬他的话说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关于那只红色的蜻蜓，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老头子。在拘留所的日子，心情灰暗如墨，时时望着窗外发呆。那天，一道红光在他眼前一晃而过，是一只蜻蜓，像灵活的精灵，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一瞬间，张力仿佛感觉自己的思绪与那蜻蜓连接上了，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看着看着，张力突然笑了。

从拘留所出来后，他异常果断地向车间领导认错，向班长认错，向心急如焚从老家赶过来的父亲认错，他想用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把这一页翻过去。

老头子对于儿子的改变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不走邪道，在厂里老老实实当个普通工人也很好，不给警察添麻烦，不给医生增负担，能自食其力，也算是不错的结果，就像以前老家长辈经常在小孩百日宴上说的：不愿你为官为府，只愿你能挑二百四十五。

上班的时候，张力找到年轻的车间王主任，把老头子想回车间看看的事说了。王主任惊讶道：“你父亲来了？欢迎欢迎，欢迎他回车间看看，让他明天上午来吧，我正好有空，亲自陪他逛一逛。”王主任答应得这么爽快这么热情，多少有点出乎张力意料，他与老头子隔着两代人呢，相互根本就不认识。看来，父亲这个劳模的影响在厂里还是很深远的。张力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发给了父亲。老头子很忙回了三个字“好好好！”隔着屏幕，张力都感觉到了父亲的激动。

结果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王主任亲自跑到操作室找到张力，告诉他时间有变。“让你父亲星期五上午来。”他郑重地说，“今天我碰到厂党委刘书记，只不过顺口说了一句老劳模要回车间看看的事，结果没想到刘书记高度重视，他认为这是弘扬劳模精神、激励职工爱岗敬业的一个绝佳机会。还找厂宣传部部长一起商量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题就是‘欢迎老劳模回家’。因为落实这

个方案还需要点准备时间，所以请你父亲星期五来，不但要参观车间参观厂，还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请你爸作个宣讲报告，讲讲过去的创业故事！到底是厂领导啊，看问题看得远，站位高！你回去给你父亲说一下，让他好好准备一下，至少一个小时的宣讲。”张力有点猝不及防，不就是回车间看看吗，怎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了？他表示很担心父亲能不能讲一个小时。过去那些老同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让他干活一个顶俩，让他在大庭广众作报告，还一个小时？张力感觉自己的冷汗都快下来了。

听张力这么一说，王主任一下子也有点担心起来。思忖了一会道：“这样，你先回去问问你爸，就让他讲讲过去的事，想起啥说啥，不用讲什么大道理，能不能行？实在不行，让他这几天好好回忆回忆，写出来，照着念总行吧？”

“照着念……应该问题不大吧。”张力只好迟疑着替老头子答应下来。

一回到家，张力把厂里欢迎他“回家”的事给老头子说了。张友顺先是惊讶了一下，接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都有点涨红了：“真……真的？”

“我能跟你开这种玩笑吗？王主任说，厂宣传部长开始写的方案是‘欢迎老劳模回厂’，党委刘书记亲自改为‘回家’的，非常重视！”

“好好好！”张友顺搓搓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们还记得我，居然这么重视……这么重视……谢谢领导……”

张力道：“哎哎哎，你先别忙激动，当心高血压。作宣讲报告的事，你行不行啊？我跟你讲，场面很大的，有一百多人呢，还要请大公司融媒体科，还有市电视台、市日报社记者到场。”

张友顺抬头盯着客厅的吊灯看，目光有点涣散。张力又叫了一声：“爸！”张友顺这才回过神来，说：“你小看你爸了，我还真不

虚。想当年，大大小小宣讲也是作过十几二十场的，还参加过省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宣讲团，到自贡去宣讲过，啥场面没见过？不是给你看过照片吗？”

老头子这么一说，张力这才想起，好像以前是见过照片，戴着大红花，在主席台嘟着嘴讲话，右手还打着手势呢。

“欢迎老劳模回家”的活动在厂里紧锣密鼓地筹备，热力车间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汽轮鼓风机站玄关那儿。

这玄关是张友顺当年提出修建的。

汽轮鼓风机站很大，有差不多一千平方米，里面一字排着四台庞然大物，当然就是汽轮鼓风机了。那时的汽轮鼓风机是国产的，噪音很大，尤其是在操作室外，说话要大声对着耳朵吼。有时鼓风机放风，那才叫惊天动地，十几里外都能听到。所以汽轮鼓风机这个岗位，一直都算是特殊工种，男职工五十五就可以退休的。现在不一样了，那老式的设备已经淘汰，换上了瑞士一家著名公司生产的机器，声音小，在现场也能正常交流。

当时为了运输安装设备，一条公路直接修到汽轮鼓风机站大门口，平时开着门的话，老远就能看到要机站里面的事物。张友顺觉得不好，就向当时的车间领导提出在大门里面修一个玄关。开始车间领导不同意，说建这个机站已经花了天文数字般的大价钱，没必要再向厂里申请修一个可有可无的玄关。张友顺自然不死心。有一天两个职工看见张友顺在大门对着主任耳朵说悄悄话，又指了指大门，据说主任当时就点了头，又跑到厂里找领导咬耳朵，很快就批下来了：建！

玄关很快建起来了。为了不浪费，直接用铁皮修成两米高，十五米长的更衣室，呈H型，中间是一排一排的小格子，那是职工上下班时的更衣箱，人手一个。左边是男更衣室，右边是女更衣室，男职工多，占了三分

之二。更衣室朝公路那边的铁皮，用绿油漆刷了，又加了边框，分成几格，建成“班组园地”，上面贴上四个班组职工的照片，其中班长的照片要大一些，倒也别具一格，颇受职工喜爱。有职工很好奇张友顺当时给主任说了什么，怎么一下子就转变态度同意了？张友顺说：“没说啥呀，合理化建议嘛，主任当然会同意。”

让车间王主任有点为难的是，厂里要求把张友顺和他班组职工的照片找出来重新贴上去，让老劳模一进门，就能看见，多亲切啊！多感动啊！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班组已经换了好几茬，张友顺班组那些照片还找得着吗？不过还好，王主任和车间的劳资员花了一个多小时，居然在车间的资料室里找出了那些泛黄的照片，把“班组园地”重新捋饬了一下，把张友顺班组十六名职工的照片重新贴上去，当然是贴在最高处。王主任站在那儿左看右看，觉得还是有点不协调，原因是下面几个班组照片全是彩色的，只有张友顺他们的是黑白的，不过仔细一想，也说得过去，年代不一样嘛。“要是把老劳模后面几个班组的照片也贴上去，就更自然了。”他对劳资员说。劳资员大概不想再去翻箱倒柜，忙说：“就这个可以了，说得过去，老劳模是我们鼓风站的开站功臣，又是省劳模，是我们车间也是我们厂的骄傲，他的照片可以长期贴在上面，以作纪念。其他人恐怕没这个……这个资格吧？”王主任微微一笑，向劳资员竖了个大拇指。百忙之中又给张力打电话，要他不要给他爸说才把他们班组照片贴上去的事，要告诉他一直贴在这儿的，主要是要让老劳模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张力说：“其实也没必要，他能回过去的岗位看看，还要给职工宣讲过去那些光辉事迹，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王主任连忙说：“有必要！有必要！你放心，从今后，只要我还在当这个车间的主任，他们这些老革命的照片，就会一直贴在这里。”

王主任每天都向张力打听老劳模宣讲稿的情况，说可能厂里还要审下稿，宣讲稿要与现在的提法有机结合，要与时俱进。张力说：“主任，麻烦你跟厂领导说说，我爸写文字稿不行，但讲话真不成问题，我给你说过，他参加过省劳模宣讲团的。要他写几千字的稿子，那还不要了他的老命？过去那些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信口拈来。我就说实话吧，他只写了三页纸的提纲，改了写，写了改的折腾，我睡了还能听见他在咳嗽。”

王主任很无奈，只好去找刘书记反映情况，然后又向张力反馈：“刘书记终于同意不审稿了，主要考虑你爸的身体。刘书记说，他就讲讲过去艰苦奋斗的那些事就行，至于高度什么的，由刘书记最后发言时来提炼概括。这下你放心吧？”张力长舒一口气，连忙致谢：“谢谢王主任体谅！谢谢刘书记体谅！”

张力一直没有告诉老头子厂里曾想审稿的事，怕给他压力。而老头子也不给他看提纲，说你没经历过，看了你也不懂。不过他向张力提了一个问题，让他比较一下现在职工跟他们那时候的职工有什么不同，说是在报告中好有针对性地参考一下。张力很诧异，心想还真是小看老头子了，这个问题提得好有深度。张力想了想说：“区别还是很大的。当然，最大的区别，应该是……信仰问题吧。老爸，不是恭维你，你们那代人，真的很了不起！”他接着向老头子讲了一些班组里的事，厂里的事。他当了八年班长，班员从他接手时的十人已经减少到六人，但遇到的破事难事也有一大堆，尤其是奖金分配，经常引起矛盾重重，平时无法跟人说，现在正好向老头子大倒当班长的苦水，说得老头子跟着沉默了很久。

星期四晚上，写完宣讲提纲的张友顺心情大好，破例跟张力喝了一小杯酒。张力酒量不小，但上脸，喝了两杯脸就红了。趁着几分酒意，他建议说：“爸，关于鼓风站修建

玄关的事，当年你是怎么说服主任同意的？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很好奇，要不，这次你顺便给大家讲讲呗。”

老头子愣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个不能讲，尤其在宣讲会上，真不能讲！”

张力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起来了：“那你告诉我，我不会出去乱说的，我保证！”

老头子“啪”地拍了一下张力的脑袋，道：“你还保证！”笑了一会，又说：“其实也没什么，有点迷信。当初我告诉车间主任，你看，这条公路直直地通向我们的鼓风站大门，在风水上，这叫一箭穿心！不吉利啊，容易出安全事故，必须修个玄关挡一挡。你不知道，那个老主任可迷信了，当时脸色就变了，立刻去找厂领导……厂领导也同意了。哈哈哈……”

张力也大笑起来，把酒杯都打落在地上，屋子里的酒香似乎更浓了。

金百万

热力车间公路右边是机修厂。机修厂的检修工人们时不时到热力车间修修伏水泵、电机什么的，分属两个厂的师傅们熟得像一个单位的人，见了面，开点荤素不论的玩笑，相互打听这个月的工资收入，在心中比较一番，收入较高的有点小惊喜，低的一方不免骂骂咧咧，早些时候骂的同时还喜欢朝地上吐口痰，以示不满。但后来厂里搞文明工厂建设，发现谁随地吐痰，不问原因，扣发奖金五十元。经过几次杀鸡儆猴，还真逐步让大家改掉了乱吐痰的毛病。

金百万就是机修厂的，他老婆是热力车间的，算是热力车间的女婿。不论在机修厂还是热力车间，金百万都算得上是号人物。当然，与官方性质的劳模标兵不一样，金百万属民间认可的“人物”。

金百万当然是绰号。天下当父母的，再

怎么没文化，再怎么望子成龙，再怎么发奋心切，也不会用“百万”给儿子取名，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做不到，落下的就是笑柄。

金百万大名金小华，虽然很普通，但比绰号还是要雅致很多。在厂里，人要是不熟叫别人绰号，那是不礼貌；人太熟了，几十年面对面老脸老嘴的，要不叫绰号，反而显得生分。

工友们给金小华取这个绰号，当然不是他真有百万钱财，而是因为他抠门儿，太抠门了，抠出了风格，抠出了个性。

金小华谈恋爱那阵……顺便交待一下，金小华能谈上恋爱，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人瘦，黑，个子小，有点出老相，眼珠还有点外凸——倒是很亮，时不时转动几下，总像在这个世界上搜寻什么，而且，家属本地土著，乘五个多小时汽车，就到了一座叫“老来穷”的大山脚下——一听这山名，就能湿了人眼眶——这里是公路尽头了。再往上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就到了老来穷的山榧口。站在榧口，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小小的村子，叫“挖脚村”，那就是金小华的家，只是，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现在只剩一间空屋子在那。至于村子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金小华本人也说不清楚，反正祖祖辈辈就这么叫的。山榧口树林茂密，凉风习习，正好顺口气歇歇凉，这山榧口也有个名儿，叫“空欢喜”。为什么叫“空欢喜”呢？当地人说：看到屋，走得哭！明白了吧？所以，先天不足啊，金小华能谈上恋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小华有自知之明，自定的女朋友条件也很简单：只要是女的，四肢健全，不管高矮胖瘦，能看上自己就行。门槛这么低，所以金小华加上现在这个老婆，好歹也谈过三次恋爱。

金小华第一次恋爱史很短暂，短暂得都不应该叫恋爱，但鉴于金小华谈恋爱的不容易，我们姑且算上。那姑娘比金小华还高那

么一点点，长得——算了不说她，不礼貌。他请她去看电影，还没进场，姑娘说口渴了，金小华就屁颠屁颠地去买了一根老冰棍，也就两角钱。姑娘倒没说什么，舔了一口，说：“甜！”又看看金小华，说：“看你嘴巴都干起壳了，你也去买一根吃吧。”金小华说：“不用不用，你舔得差不多了，我接着舔几口就行。”姑娘愣了那么一小会儿，似笑非笑，慢悠悠地说：“你可真会过日子啊！”金小华还在大脑里紧张地分析这句话的含义时，姑娘把冰棍往他手里一塞：“那你接着舔吧！”摆摆手，走了。现在金小华都记不得她姓什么了。

这次只维持了几个小时的恋爱，多多少少还是让金小华有了一点经验，所以第二次恋爱时他大方了许多，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金小华至今还记得那姑娘姓方，叫方yun，至于究竟是“云”还是“芸”，就不太清楚了。

转眼到了情人节，那时刚兴起过洋节，圣诞什么的，很受年轻人喜欢。金小华不太喜欢，在他看来，过节就是花钱。但人家方yun姑娘喜欢，他就没办法了。在他正为送什么礼物绞尽脑汁之时，方yun姑娘像看透了他心思似的打来电话说：“小金哪！”她总是叫他“小金”，让他觉得有些别扭，但姑娘喜欢，别扭又能怎么样？方yun姑娘在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好听：“小金哪，情人节我看你就别给我买什么礼物了，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一听不用买礼物，金小华心里一下轻松起来，连忙问什么游戏。方yun姑娘咯咯笑道：“比耐心。我们从放下电话起，谁先理谁谁就算输，输了就在‘金谷’请吃饭！”“金谷”是当地有名的高档饭店，是金小华心向往之却从来不敢直面的神圣之地，当下兴奋地答应了。

两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金小华悄悄找到班里跟自己关系最好的王卫东，迟疑了半天，问：“我是不是

已经被甩了？”

……

这次失败对金小华的打击还是很大的，一是他的确已经开始喜欢上了方yun姑娘，二是在他看来，的确是花了血本的，结果血本无归！

自然成为班里的笑谈经典。每当同事取笑他时，他会面红筋胀地辩解：“老子要是有一百万，至于这样？”

时间一长，笑谈仍然是笑谈，经典嘛，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只是金小华不再面红筋胀，但仍要嘀咕：“老子要是有一百万……”喉结一动，咕噜一声，咽下口水。

“金百万”由此诞生。

前面说了，在机修厂，金百万算号人物。显然，抠门儿抠得再有个性，也不会被职工认可为“人物”的。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了——在厂里，对于普通职工，靠什么混饭吃？技术呗！技术不行，任你海吹神聊，上拍下溜，工人们不会服你。车钳铆电焊加电机维修，行行有能人，哪方面有特长都说得起话，一招鲜，吃遍天。

金百万就是电机修理方面的高手，专治疑难杂症。

有一次维修班到附近的焦化厂去修理一台电机，焦化厂的那个车间主任十分焦急地带着他们往现场去，一边介绍电机故障特征。到了，等班长布置完任务开始干活时，金百万说，这台电机是小问题，我们班谁都能在一个小时内修好。真正要出大问题的是三号电机呢。”

“三号？”车间主任看看他，“你是说三号？正在运行的三号机？”“当然，”金百万肯定地说，“刚才从那儿过，我听声音不对。”车间主任一听很紧张，他最怕的就是出事故，宁可信其有，赶紧把看守电机的师傅叫来，说：“何师傅，刚才这位金师傅说我们的三号电机声音不对，可能要出大问题，你看呢？”金百万立刻纠正：“不是可能，是一

定，而且在十二小时内会出现问题。如果现在停机修理的话，损失会小得多。”何师傅听了也有些紧张，说：“不会吧？运行得好好的呢……这样吧，我再去检查一下。”一会儿他满头大汗跑回来报告：“不会有问题，我仔细检查了，各项运行参数正常，听了声音，也很正常。”车间主任一听放心了，说：“何师傅看了二十多年的电机了，他说没问题，应该没问题。”金百万嘴一撇：“别阴沟里翻船哟，守了二十多年能说明什么？人走了一辈子路，还会摔跟头呢！”

这话让何师傅的脸挂不住了：“这么说，我们打个赌，赌一百元钱，敢不敢？不敢是龟孙子！”那时的一百元钱，不算少，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多呢。在场的人都跟着怂恿，唯恐天下不乱。金百万笑道：“好呀，龟孙子才不赌！”一般情况下，他身上带的钱从来不会超过三十元，于是找班长借了一百元，交给车间主任，说：“揣好喽，明天我们来修电机时连何师傅的一百元一起给我。何师傅，先多谢了！”说完还抱抱拳。如此有把握，反而又让车间主任担心起来。悄悄吩咐何师傅：“有把握吗？把细点！”何师傅冷冷一笑，掏了一百元钱给车间主任，转身走了。结果就不用再多说了。

热力车间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不算好看但辫子倒是粗又长。据金百万说，他第一次看到小芳就觉得特像跟他谈了一个月零十三天恋爱的方yun姑娘。但有知情人说，狗屁，扯把子哦，一点都不像！对这点，金百万都不屑反驳：“当初是我跟方yun谈恋爱还是他？就算他看到过方yun，但我那么近距离看过吗？”

小芳倒不是看守电机的，是水泵工，一个人看着两台水泵，一般情况，很清闲。在厂里，水泵工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金百万上班抄近路，就要从水泵房外过。一来二去，混了个脸熟。一天走到水泵房外，透过玻璃看到小芳在哭，没敢进去。要进去了，

别人看见，一男一女，女的在哭，恐怕就说不清了。小芳哭累了，还在抽泣，一回头看到两只黑亮的眼睛在外面愣愣地望着自己，不觉也愣了一下，不知该笑还是该继续哭。就在俩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操作室里仪表盘上的警报器响了，红灯一闪一闪，阵势有点吓人，其实没多大的事，比较有经验的师傅都能轻松化解。问题是，小芳不是有经验的师傅，才出师不到半年呢，从来没有亲自处理过事故，当下就慌了神，一手指着警报灯，一边冲金百万大叫：“师傅！师傅！”真是病急乱投医，把金百万当成水泵师傅了。

金百万当真冲进去了！

一般而言，英雄救美，也得有救美的能耐才是。别说，金百万还真显露了他的能耐，一进去在操作台下飞快地点了点一个按钮，警报就消除了，一切恢复正常，前后也就半分钟。脸色苍白的小芳这才想起，这狗日的，不是本厂的水泵工啊！他居然也敢……于是脸色更白了，愣在那儿，连谢谢都忘说了。

金百万说：“遇事千万不要慌，一慌，你学的东西都忘了。要是考试，处理这类事故你肯定都能答上来，真的处理起来怎么就不行了呢？因为你慌了。”

小芳惊魂未定，愣愣地问了句：“你是怎么会的？”

金百万说：“很简单啊，我进过很多操作室，也看过一些事故处理，没觉得多复杂啊。”他说的是实话。这家伙，在生活中有那么点点懵懵懂懂，但对机械天生敏感，悟性奇高。班里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这方面的天才，因为他们很少看他学技术钻业务什么的，可他的技术却是班里最好的，连班长都自愧不如。当然这次事故处理，他和小芳都没有向别人说，要说了，厂里知道一个外人进操作室救险，是处理呢还是不处理呢？

小芳这次哭，其实是因为失恋了。没想到受事故惊吓，心中的悲伤之情反而降了几

分，不知不觉，让金百万趁虚而入。一来二去，俩人好上了，不到半年就结了婚。这让金百万极有成就感。班里人开玩笑说：“金百万，你小子，这么快结婚了，是不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了？”金百万对此嗤之以鼻：“生米煮成熟饭？现在的妹妹谁在乎这个？咱凭的是真本事！你没本事，把生米熬成稀饭都不行。”这口气，真的牛屁哄哄，噎得大家接不上话。

机修厂的整体维修和机械加工技术还是不错的，在当地颇有声誉，总有接不完的活，效益还可以。按理说，像金百万这样的高手，应该收入不错，可是，在电机维修班，他的收入只能算中等水平。主要是，往好的说，他这人自恃技术爱摆架子，往坏里说，一个字，懒！别人都在干活，他在旁边袖手旁观，别人做得不对，还要说上几句风凉话，谁听了都会不舒服，奖金分配的时候，会往你头上加？他的懒也是有个性，班长在场那样，车间主任在场也那样，厂领导在场还那样。但往往领导们都对此视而不见，容忍着他的懒，相反，还时不时递支烟过去。领导们都清楚，关键时候，还真得靠他出手才行。这几年厂里在电机维修方面打拼出来的市场声誉，跟这个金百万息息相关。有时领导们也这样想，幸好这个金百万胆子小，不然凭这一身绝活，跑到哪个私企去都受欢迎，收入还会翻几倍。幸好啊！

又按理说，有金百万这样的身手，评个“技术能手”之类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有问题了——按相关规定，评选技术能手是要经过理论和实际考试的，金百万实际操作罕逢对手，可理论方面却是软肋，他是茶壶里倒汤圆，有也倒不出啊。一拉分，总分就很低了，达不到技术能手的标准。参加过几次没评上，金百万心灰意冷起来，感觉有点怀才不遇。

懒，并不是天生的。金百万在家就很勤快，里里外外一把手，让老婆几乎过着养尊

处优的日子。之所以说“几乎”，那是因为“养尊处优”这个成语，用在他们这种收入的家庭，好像不是太确切。

金百万的老婆小芳，其实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女人，从来不会说“老子要是有一百万”之类的话。之前的男朋友把她踹了，始终是心中的一个结。当初嫁给金百万，多多少少带着一点报复的心理，一点自虐的心理，但时间一久，觉出金百万的好来，于是幸福指数“嗖嗖”上窜。唯一的遗憾，是无论俩人夜里如何折腾，肚子始终大不起来。到医院一查，小芳的问题。小芳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抱着金百万说：“对不起，小华，对不起啊！”

金百万平时发发牢骚说点风凉话还行，但特别不善于安慰人，面对老婆的悲伤，他闷了半晌，说：“没啥，以后不用担心怀孕了。”

小芳“噗哧”一声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

“挖脚村”出事了，泥石流，小小的村子一瞬之间就消失了。得到这个消息时，金百万刚换上工作服，愣了一会，眼泪就下来了，看着班长说：“我必须回去一趟！”班长说：“你父母早过世了，那儿还有亲人吗？”金百万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他们都是乡亲哪……”

金百万一走就是一周。一周后他回来上班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只见他面容憔悴，还胡子拉茬的，本来人就显老相，这下简直像个小老头了。大家都很同情，围上去问情况，金百万神情落寞地说：“没了，都没了，我再也没家可回了。”过了一会，他又说：“老天可怜，留下一个孩子，我带回来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他亲爹，小芳就是他亲妈。我们要把他养大，让他读书，让他以后到厂里来上班，厂里不会有泥石流，我要让他娶个漂亮媳妇，过上好日子……”

金百万絮叨着，边说边叹气。

责任编辑 召唤

努力记住的日落时分

邱力

晚上，我去她家。

她一个人在家。家中陈设简单整洁，一眼就扫完了。齐耳短发里的白发很醒目，背佝偻着，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要老。屋子里罩着一团让我心慌的安静。我想看过沙发床后就马上离开。她提着印有大红牡丹花的温瓶朝茶杯里倒开水，茉莉花香伴随着热气袅袅腾起。

“叫我钟姐就行。你住103?”

“嗯。”

“那这张沙发床送给你。”

“送给我? 钟姐。”

“老丁如果晓得了，他肯定也同意。”

三四朵泡在茶水里枯萎的茉莉花叶瓣舒展，看上去变得鲜嫩柔软。我拈一朵嘴里嚼，一时转不过弯。老丁是谁? 她丈夫或朋友? 沙发床的原主人? 脑子里冒出许多问号，正要开口，门外进来个脸色青黄肿胀20岁左右的男孩，右手腕套着那种医院特制的蓝色手环，左手腕静脉处贴着医用胶布。

“我儿子小宁。从医院才回来。”钟姐和我将床下的移动组件拆开，“小宁，我帮小哥哥抬床下去后就回来做饭啊。”小宁朝我笑笑，低头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看小宁满脸病容，我实在过意不去，又推不脱钟姐的好意，只好连声谢谢。沙发床搬进家，钟姐像进自家屋一样里外看了看，用责怪的语气说：“咋会这样? 搞得乱糟糟的，像个狗窝。”我猜她是那种直言快语的人，怕她还要在屋里久留，就连忙掏手机说：“钟姐，我加你微信，扫钱给你。”钟姐说：“加微信可以。钱我不能要。你不来要床，都不晓得这屋来了新邻居哩。你要表达心意，就去小宁的理发铺照顾下生意。好找，小区超市旁边。”

躲进红阳小区的第五天，我惊魂甫定。他们肯定以为我逃到省外去了。他们想不到我只是跑到高铁站去虚晃一枪。我不能报警也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我这条经不起风吹浪打的小船，搁浅在这个被人遗忘的阴暗角落。

那天下午，从物业办公室拿了钥匙，沿着红阳小区纵深处的长斜坡，一路向上，来到4栋103室，全身出了一层毛毛汗。这是坡顶最高处，房子依山而建，二楼梯子口和地面平行，一楼实际上相当于是地下一层。站在103室门口，乍眼看去，门前铺着一块八成新的暗红地毯。门两侧贴着红纸黑字两幅对联，右联：“枯荣秋原草。”左联：“冷暖春江鸭。”字体粗壮肥硕，一笔一划透着一种刻意强调的劲道。我以前也练过几本字帖，知道这字走的是颜真卿一路。只是奇怪没有横批。拧开防盗门，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物业说我只管拎包入住，租这屋是捡了个大便宜），屋里的景象仍是让我吃了一惊。一时竟觉得是误闯民宅，或者房主随时会从外面回来。客厅里有序摆放着有机玻璃茶几、四方形杂木餐桌、四把靠背木椅、墨绿色布艺沙发，阳台上有一张藤木躺椅、两盆正在发芽生长的绿植“一帆风顺”、一整套晾衣杆架，卧室里的双人床上铺着一床平展的印有荷花图案的床单，窗户明亮，床头柜的抽屉里竟然放了一沓空白稿纸一支碳素笔，让人瞬间联想到前租客于某天的某个时间段，端坐床头，眺望窗外，然后若有所思地在纸上写上几句什么的情景。眼前这景象和我消沉绝望的心境完全不搭调。在房间里呆愣半晌，猛抽完一根烟后，我恶狠狠地将烟头砸在洁白的地板砖上，用脚底使劲捻。去他妈的。这世界本来就是脏乱不堪的，干吗要搞得这么一尘不染？当天晚上，我就成功地把103室恢复成了世界脏乱不堪的本来面目：两盆绿植变成最有特色的烟灰缸，布艺沙发成了我的狗窝，而那张双人床则成了胡乱堆放杂物的木头架子。日子昏天黑地地过着。这么说吧，一周后，除了那幅对联和地毯没动，103室所有的东西都被我改造得面目全非。那幅对联和地毯在道口隐隐泛着红光，每次在不得不外出购买食物返回103室时，眼前为之一亮。久了，对那门上的两句话已烂熟于心。

换上新卡的手机号只有我爸妈和小区物业知道。我没带笔记本电脑，手机连不上WIFI，用流量看微信也是时断时连。小区出租房没有开通卫视频道，只能收看一些戏曲或老电视剧免费节目。平时，除了偶尔响起几声轻微铃声，我跟这个世界几乎中断了所有联系。才进来时，拿着遥控器朝那台挂在墙上的电视乱按一气，最后停留在一群身着古装在舞台上咿咿呀呀哼唱的男女身上。骤然间，很有年代感的画面和人物唱腔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闪烁回响。“黄昏突然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两句诗，晦暗的心情为之一颤。很早以前，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时，常把类似的诗句摘抄在本子上。现在诗没用。有用的是方便面面包花生啤酒和一堆垃圾食品，还有声音和图像，只有这些东西可以让我臭烘烘的皮囊稍微安息。

这样过了一个半月，有一天，小区微信群里有人发信息，说是处理旧家具，看图是张沙发床，七成新，深灰色，用了一年半，卖三百八。瞅了瞅卧室里那张堆满杂物的双人床和屁股下已被我折腾得快散架的布艺沙发，我试探着说了句想看下实物，对方回复，晚上有空的话来家看。这个处理旧家具的人就是钟姐。她是我第一个在小区交往的陌生人。我住4栋二单元103，她住4栋二单元409。

第二天，我去超市买日常用品，顺便到小宁的理发铺理发。

有两个老人坐在铺子外面抽烟等候。小宁戴着副医用蓝口罩，系着超市搞活动赠送的围裙，给一个小男孩剪板寸。我拉过一张塑料板凳也坐在一边。铺子搭在楼房和堡坎中间的夹缝处，逼仄的门脸仅容得下两个人，大白天也亮着盏日光灯，套着塑料袋的多孔插座悬挂在水泥墙上，灯线有七八米，藤蔓似的从旁边超市连接过来。铺子门两侧贴了对联，左联：“剪掉千丝烦恼。”右联：

“理出万种风情。”一瞅眼熟，跟103室的对联出自同一人手笔。这回有横批了：“8元理发店”。我不由得心头一乐，写对联这人好玩。小宁拿推剪的手指细长苍白，脸上没有昨晚那么肿胀。来理发的几乎都是住在小区的人，老人和小孩居多。小宁只剪不洗，剪完用电风吹掉客人脖颈处的碎发。在等待客人时，他坐在凳子上，两眼热切地望着铺外，有人路过就亲热地打招呼。那些叔叔阿姨们跟小宁很熟，有的过来聊两句天，有的将篮子里的苹果香蕉挑一两个塞给他。

小宁的理发店周三和周日歇业，其他营业时间也是大多剪半天头发就关门走人。问几个围在象棋摊边的老头，说是这孩子身子虚，一周要做两次透析。我听了，到超市买东西后也拿一两样塞给小宁。钟姐有几回在铺子里看见，忙不迭地称谢。和她寒暄几句，就坐在门口看她扫一地的碎发，收拾铺子的杂物。我心里生出几分跟她和小宁相识很久的亲近感。有时，我也顺便将钟姐在菜场买的时令蔬菜提回家，或者帮钟姐把炒好的饭菜带给铺子里忙活的小宁。

躲到红阳小区，是我妈的主意。

这个小区是我爸妈先前工作大半辈子的红阳拖拉机厂旧址。厂子倒闭后，2014年，政府联合开发商推掉旧厂房，修建了六栋楼房，临街四栋是商品房，山坡上最高处两栋用来安置回迁的原厂职工，一些职工在城区买有住房，红阳小区的安置房就用来出租。

我妈说：“先在那边避下风头，害你的那个人早晚要遭报应。我们已经报了警。你这是吃一堑长一智。”住在小区安置房的多是些老人，每天挪移着僵硬的腿脚朝坡上爬。坡顶有处空旷的停车场，老人们喜欢围坐一起，下象棋甩扑克聊天吹拉弹唱。人和人相处真是奇怪，自从认识以后，我和钟姐母子见面次数越来越多。彼此打个照面，说句吃饭了吗之类的套话。我们都各怀心事，谁又好贸然打扰别人的私生活呢？期间，我妈打

来好几次电话，告诉我银行和追债的上门来好几次。特别是那些追债的，威胁家里人如果我再不还钱，就要来搬家里的东西，再不行就让我爸妈把房子卖了来抵债。我爸妈呆在家里像做贼一样心虚恐慌。当初，谁叫我信任那个杂种呢？借的钱全是我一个人签字盖章，工程还没开工那个杂种就携款消失没了踪影。当时我咬牙发誓，找到那个杂种一定亲手把他宰了。

五月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妈问我要不要悄悄回趟家，吃顿像样的饭？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爸在旁边吼骂：“倒了他妈八辈子霉！最好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反正这个家早晚要被他败光！”我妈的哭声随即响起。挂断电话，我再也忍不住边吼边骂，把饭桌掀翻，发疯一样，眼泪鼻涕流了一脸也没察觉。下午五时许，出来倒垃圾，看见钟姐在楼道口，那样子似乎站了好久。钟姐看着我，说：“一会儿我来你那里，你帮我个忙哈。”回屋呆坐了一会儿，听见敲门声。钟姐提着一摞饭盒进来，逐个摆放在小桌子上：“小宁在医院，还没透析完。炒了几个家常菜，帮我过个母亲节。”她这么一说，让我原先还有几分抵触的情绪平缓下来。

钟姐开了两罐啤酒，递一罐给我：“弟，上下邻居的，早想找个机会跟你聊会儿。你来这儿好久了，见你独来独往，看得出来是遇到难事了。你不说，我也不问。”顿了顿，她指着客厅里的那张沙发床说：“我想给你说说老丁——这床是他的，还有这屋，原先也是他和孙大姐住。”

我猛灌了一口：“你说吧。”

认识老丁和孙大姐那天下午，我被家居城老板炒了鱿鱼。是那对母女让我丢的饭碗，可我一点儿也不怪她们。那时候是淡季，整个家居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我打工的店子专卖布艺沙发，品牌和杂牌混卖，凡标价在5000元以下的，都是冒牌货。没办

法，这几年线下买卖不好做，能卖一套算一套吧。那天我独自看店，边跟隔壁卖床的孔姐摆龙门阵，边等下班回家给小宁做饭。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女孩一路走来。攀谈中得知是妈妈为女儿的婚房置办嫁妆。俩人一脸幸福模样，让我想到小宁。唉，如果小宁身体健康，也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如果眼前这位娇乖的姑娘是小宁未来的媳妇那该多好啊。我心里这样想着，嘴里热情地为她们推介沙发。她们在几款不同的沙发之间犹豫不定。我指着那款式样新颖典雅标价15000元的沙发说：“要买就买这款品牌，其他杂牌价格低，但甲醇含量超标，对婴幼儿健康影响大。”中年女人满脸狐疑地和女儿对望一眼。女儿低头在手机上快速刷屏。良久，女儿抬头问我：“阿姨，就这款你能给我们的最低价是多少？”我知道她在网上查找到了相同款式沙发的价格，又想，如果是未来的儿媳妇看中了这款沙发的话我会如何呢？心头一热说道：“我给你个最低价，比网上还低，8000块，再扣除我个人业务提成，7000块。送抱枕一对。”女儿对中年女人微微一笑。母女俩交付完款，要我中午就按地址拉沙发到女儿的新居。临走，中年女人又提出要一袋我们做优惠活动的泰国米，我也应允了。当天晚上，我接到老板微信，说开店以来我是第一个拿店里高档商品做自己人情的员工，让我另谋财路。我怀疑是孔姐把我卖了。没关系，我愿意送那对母女一个人情，我愿意那个娇乖的女儿做了妈妈后，抱着小宝宝在那张舒适的沙发上喂奶，我愿意那个中年女人成为一个幸福的奶奶后为自己砍价成功向亲友们炫耀。

那天下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结完当月的账，我告别工作一年零八个月的家居城，情绪低落地回到红阳小区。在小区超市买面条和鸡蛋，排队付款时遇见了老丁和孙大姐。

当时还不知他们叫啥，只是觉得他们与

众不同。老丁年约七十，穿着件长袖花格子衬衫，红蓝色，袖口和衬衫下摆散布着斑驳的颜料。戴的是顶米黄色贝雷帽，休闲西装裤下是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最吸睛的是他左手握着的一杆烟斗，怪头怪脑的，偶尔咬在嘴里，也不冒烟。这作派看上去就是个文艺圈的人。孙大姐呢，六十出头吧，一头染成板栗色的头发烫了个细卷卷发型，蓬松高耸像个塔一样，用很多发胶固定才不会歪斜，不知睡觉咋个睡法。还描了眉贴了假睫毛画了点淡妆，一说话眉毛就习惯地往上抬，露出过分好奇热情的神情。他们两人在超市里的货架前挑选货物，那身打扮加上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就好像是在某个景区旅游观光。我不由得多看他们几眼。那天超市搞促销活动，人比平时多，他们排我前面，许是见我一脸焦虑样，孙大姐拉住老丁的衣襟说：“我们不急，让人家先一步。”老丁很有风度地朝我颌首微笑。我想推让，可他们已让出前面的空位，只好点头致谢。回家时，在楼道口又遇到他们。

老丁和孙大姐面露喜色，好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孙大姐扬了扬手中的购物袋：“嘿，超市里现擀现卖的馄饨面皮真不错，不粘牙面汤也不浑。晚上我们老俩口吃猪肉韭菜馅的。”口气和神情简直就是要邀请我共进晚餐，“还没介绍呢，我姓孙，孙悟空的孙。我老头子姓丁，甲乙丙丁的丁。我们住103。你呢？”我刚说我姓钟，老丁就打断话头，手一挥说：“叫我老尿也行，就是尿一壶的尿。嘿嘿。”孙大姐忙道：“别听他瞎说。有空来家坐哈。”

我有点儿惶恐不安。我已经不习惯跟陌生人打招呼了。从那个熟悉的小区搬到这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避熟人朋友。城区那套老房子租出去了，贴补这里的房租绰绰有余。我和小宁需要换个环境。我受不了熟人朋友们那种看我和小宁的眼神，他们小心翼翼的关心让我喘不过气。这里好啊，又

清静又没有熟人，就是离市医远点儿，小宁去透析要转两路公交车。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杭波倒好，两眼一闭啥都不管了。哦，杭波是小宁的爸，去年得脑梗死了。他的事我等会儿再说，先说其他的。那天我像逃似的就上楼去了。心里在想得赶紧再找个事做，光靠那点房租哪够我和小宁的生活啊。孙大姐和老丁说的话和神态只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

“钟姐，老丁和孙大姐就是典型的中国大爷大妈。”我说，“换成是我啊，早躲得远远的了。”

“别急，你听我讲下去。”

和他们再次见面是在市医肾内科透析等待区。

那天晚上，小宁病情发作，痛得脸色蜡黄满头大汗。医生几次三番告诫他要注意饮食，戒烟酒，可他不听，非要对着来。我知道他这是对自己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对我说过，妈，可能有一天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下辈子我投胎到别处去，我不想再看你累。小宁性格内向，我生怕他想不开。可发病后不还得往医院跑吗？医生说你儿子的病再这样折腾活不过五年，必须配合治疗。办好住院手续后，看见小宁佝偻着背拖着输液瓶一步一挪地走进透析室，我的心都碎了。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早餐到医院。

每次坐在透析等待区我都备受煎熬。我想不通人为啥要得这些稀奇古怪的病。每次我都在想如果坐在等待区的是小宁进去透析的是我该多好啊。这样的话，小宁就可以跟我身边的小年轻一样低头开心玩手机，或者跟女朋友一个劲地煲电话粥。他还那么年轻，这世间那么多好东西都没见过没享受过哩。难道就连起码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正常人的日子都得不到吗？

等待区分为三排蓝色铁坐椅，每排十个

椅子。我坐在第二排，前排坐着三个病患家属正在商量四处找钱付医疗费。里面透析的那位病人是个白酒经销商，酒销出去后收不到钱，那些要酒的大多赊账不打款。家属决定以患者名义发信息通知欠款人付清酒款。一个年长的男人用力拍着一旁的小伙子肩膀：“你老爸就是心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不好意思开口要钱？再不行，你上门去要。”小伙子皱着眉头不说话，只频频点头。电梯门开了，一个矮胖的外卖小哥快步出来，四处张望一番，拨通电话后，一个女护士从透析室出来，接过外卖，随即到门边的体重计上称重，看着左右晃动的指针，女护士嘴角一撇，为总是减不下来的体重叹息一声进入透析室。

看看时间，小宁还有一会儿才出来。饭盒里是小宁喜欢吃的榕江卷粉，还热乎着哩。

“你好。小钟。”有人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抬头一看是前些天遇到的那位过分热情的孙大姐，指了指透析室，“等我家老头子出来，你呢？”

我只好勉强笑笑：“儿子在里面呢。”

我没心思再理睬孙大姐，眼巴巴望着透析室紧闭的门。一会儿，老丁和小宁一前一后出来。

老丁不像第一次见到时的帅气模样。他浑身松垮，好像刚刚打了一场大仗，两眼却努力睁着，几乎是瞪视四周了，看见孙大姐，咧嘴一笑：“今天弄啥好吃的来犒劳我啊。嗨，刚才差一点儿就睡过去了。”转脸向我，“咦，你也在啊。”

我扶着小宁回到病房。过了会儿，看见老丁和孙大姐的身影在门前一晃。中午，去医院食堂打了两份盒饭和小宁吃了。我侧卧在临窗的一张空床上打盹，小宁睡中间床。阳光从窗户洒落进来，照在小宁的床上剩下微弱的一小片。小宁的身子藏在白色的被子里，蜷缩成一副婴儿的样子。我翻转过来，

面朝天花板发呆，寻思下午到嘉瑞物业应聘的事。这事是夏国庆帮我找的。夏国庆是杭波过世后我处的男朋友。我表姐老早就说杭波靠不住。和杭波处对象时说过，等生下小宁后又说过，反正就是不看好杭波。果不其然，杭波开洗浴中心办公司在外边花天酒地养女人，最后突然中风倒下，跟现在电视剧演的一样。

“单靠一个女人哪能应付过来这一大摊子烦心事。还好你又找了个男朋友。”我对钟姐的讲述逐渐有了兴趣。

“唉。一言难尽。”

“钟姐，你继续说。”

这个工作对于我这种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来说非常合适，可要去应聘，刚刚住院的小宁又咋办？正左右犯难，病房的门开了，两个护士拥着老丁和孙大姐挤进来。

“嘿，小钟。我们咋个又见面了？”老丁冲我眨了眨眼。

一个护士笑道：“丁老伯硬是要我们把床位给他调过来。”

“老尿跟小尿在一起有个伴嘛。”老丁又戴上那顶米黄色贝雷帽，手里握着那杆烟斗，配上一身病号服，不伦不类的很滑稽。

孙大姐整理床铺，将日常用品放置在柜子里。我一想，原来老丁说的“老尿”指的是“老年尿毒症患者”啊。这老头儿，有点儿意思。

在老丁和孙大姐一再坚持下，小宁由他们临时照料。我下午两点半到嘉瑞物业应聘。

这之后，小宁和老丁同在一个病房相处了十来天。医生和我没有治好小宁的心病，却让老丁治好了。

一开始，小宁不理老丁和孙大姐。只埋头看手机或者闭眼假睡，他像从前一样排斥所有的陌生人。小宁是不指望活下去了，一心只想等死。可隔着不到半米就是老丁的床，想不听老丁和孙大姐唠叨都难。老丁说

自己是红阳拖拉机厂的老职工，当过厂工会主席，退休几年后，想念老厂那块地盘和过去的那些日子。就跟老伴回老本营了，一来重温过去日子的味道，二来在老地方找灵感，酝酿写本回忆录。孙大姐说自己原先是在厂子弟学校教语文，带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退休那年，刚好厂子校合并到了市第十三小。他们有一个比小宁大十二岁的儿子，在福建厦门工作，每年十一月底他们都要去厦门过冬，帮着带孙子，开春后再返回。两个老人也不管小宁和我是否在听，是否会搭腔，说完后定定地看小宁，目光中仿佛有千言万语。

那些天，我中午过不来，晚上一般也要七点后才赶得过来。多亏有孙大姐，给老丁弄吃的顺便也给小宁备一份，要不然我哪能安心在嘉瑞物业上班呢。才端上新饭碗，容不得你三天两头请假。孙大姐对小宁说：“小宁，你妈两头跑，都没时间谈朋友。女人嘛，过了三十五离黄脸婆不远了。你有我们在身边，怕啥？”老丁帮腔道：“我赞成你孙奶奶的说法。让你妈妈抓紧找个新爸爸，给你再生个弟弟妹妹，有个伴。”小宁说：“我妈只管去忙她的事。我都这样大了，别老是把小宁当小孩。”这孩子懂事啊。他希望我和夏国庆好。他是担心有一天他不在了，我一个人太孤单。

不知不觉间，黄昏已来临。

忽然响起老电视剧《茶馆》的人物对白。那是隔壁104室独居老人每天这个时候从外面回屋后的第一个规定动作。随后，老人将在《茶馆》的循环播放中，按部就班进行一系列动作：煮一碗鸡蛋西红柿面、炸一碟花生米、倒一盅包谷烧。103室的卫生间窗户正对着隔壁104室的厨房，老人进门后到厨房的所有举动被我在卫生间尽收眼底。有个中年妇女，一个星期至少来一次，我猜测是老人的女儿，每周来看望老人顺便给老人改善

伙食。来了和老人只简短讲几句话，就钻进厨房炒菜。老人这时候不开电视，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国内国际时事新闻，音量大到盖过厨房炒菜的声响。

“钟姐，隔壁老头活得蛮自在啊。其实我挺羡慕他的。”我说这话时，阳台那片小小的空地上正投下一方阳光。钟姐放下筷子，从凳子上起身，走到阳台上。不知何时，对面山坡上爬上来一轮落日。红艳耀眼，变幻万千，将山坡上那些破败的房屋和凌乱的杂草灌木丛装饰得不可方物，令人不由得生出亲近之意。

钟姐喃喃道：“老丁和孙大姐选择这间东西晒的房子，是想看外面的风景啊。”随手指着客厅的墙壁，“这上面本来挂了三幅油画，是老丁临摹的作品。开始我没看懂，他说画的全部是落日。”我这才注意到墙上并排钉着六枚水泥钉。

回到饭桌边，我在想，墙上原先那三幅油画到底画的是啥样。小宁回来了。钟姐让小宁把事先腾出来的饭菜拿回家用微波炉转几分钟。钟姐说：“一会儿，你再听听小宁讲老丁，那才更有意思哩。”

现在，除了隔壁老人仍然在循环播放着《茶馆》，屋子里剩下的声音只有小宁的咀嚼。我和钟姐一时都没言语，看着小宁享受这黄昏里可口的晚餐。

“没错，丁爷爷是我的忘年交。他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我还帮丁爷爷整理他的回忆录哩。”小宁放下碗筷，接着讲老丁。

丁爷爷让孙奶奶从家里拿来自己过去写的日记。一大摞，各种款式大小不等的本子十来本。孙奶奶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一本一本地挑选着篇章给丁爷爷读。丁爷爷告诉我，这些日记是他写回忆录的素材，读日记的过程让他好像把那些过去的日子重新走了一遍。丁爷爷和孙奶奶，一个半仰躺着，微闭双眼，似睡非睡，一旦听见比较有

意义的日记篇章（丁爷爷原话）就猛地睁眼，说句这一篇先存起来，然后把这一篇折页，再继续听下文。一个端坐在塑料凳上，习惯性地用手指扶正鼻梁上滑落的老花镜。孙奶奶的语调平缓，神情庄重，仿佛是在课堂上为学生们诵读语文书的某一篇文章。他们旁若无人地一个听一个读。日记的时间跨度很长，从丁爷爷学生时代（初三学年）写起，一直写到丁爷爷和孙奶奶双双退休。丁爷爷有过光辉岁月，高中毕业前夕策划了一场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篝火音乐晚会。他组织了一支学生乐队，舞弄着电吉他、萨克斯、架子鼓在那场晚会上大出风头，狠狠将压抑许久的青春激情火山喷发般宣泄了一番。丁爷爷也有过暗黑时光，晋升副厂长的关键节点上被人匿名举报。告他用办公经费招待客人到路边发廊嫖娼，并被联防队员现场扭送辖区派出所。尽管这事孙奶奶打死都不信，但丁爷爷还是被停职审查。那段时间，丁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帮一个朋友跑长途货车押运，跑一趟回来灰头土脸的，跟过去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丁爷爷对我说，他的退休谈不上半点儿光荣。他的底片不干净嘛。丁爷爷还对我说：“我写的回忆录，要像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随想录》一样，毫不隐瞒地写我的个人史，真实还原一个真实的我。”

“嗨，这个老丁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嘛，矫情。写啥子回忆录哟，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睁眼一闭眼就过去了吗？哪像我这种大老粗只晓得把眼前柴米油盐的日子过下去就阿弥陀佛了。”钟姐忍不住插话。

小宁说：“妈，你不是说丁爷爷的日记写得还好吗？”说完，从兜里摸出手机，在相册里翻找后递给我，“我拍了几段丁爷爷写的日记，不信你看嘛。”

我轻声读道：

……落日的光芒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告别

演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斑斓，令人目眩神迷。屏息去听，你可以听见一支激昂又温婉的曲子正在演奏，不疾不徐，余韵悠远。凝神注目，你可以看见美若天仙的无数云朵变幻万千，她们在触手可及的苍穹跳着落日之舞……落日的速度极快，一眨眼就没了。仿佛又很慢，慢得像人的一生，展示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灿烂醉人……

临西窗的病床有个好处就是能够看窗外的风景，当然包括日出和日落。但丁爷爷只看日落不看日出。那时是七月，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妈把我托付给丁爷爷和孙奶奶，开始时心里确实别扭。后来和他们交上朋友后，就轻松多了。有时候，我妈来得晚些，我就和丁爷爷孙奶奶一起看落日。看得多了，有一天，我好像读懂了丁爷爷日记里那些对落日的描写。看见红彤彤光灿灿的太阳，特别是听管床医生说，我和丁爷爷孙奶奶脸上红得好看，像用水彩笔画上了三个小太阳，心里头更是欢喜得很。

丁爷爷说他在老年大学报的是书法油画班，孙奶奶是歌唱舞蹈班。“总有一天。”丁爷爷说，“我要用画笔把心中最美的落日画出来。这些画放在回忆录里一定很漂亮。”丁爷爷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全没把疾病当回事。当着大家的面说自己是“老尿”，说我是“小尿”。还把不晓得从哪里听来的换肾故事当成笑话讲。说有个原先温柔的女人成功换肾后，不仅生理特征发生变异，性格也变得和从前不一样。简直成了一个悍妇。医生说这是那个别人的肾移植后的反应。“唉，咱们还是别换肾了吧。又贵又不保险。我可不想把自己变得不男不女的。”丁爷爷装模作样地朝我摇头叹息。我忍不住笑了。我都不记得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畅快地笑了。

回到红阳小区，我妈特意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丁爷爷和孙奶奶。我们两家人像过年一

样闹热。丁爷爷和孙奶奶给我妈分析我这种情况。去外面应聘就业不可能了，谁会要我这种病秧子呢？丁爷爷要我学个特长自己给自己找碗饭吃。就这样，我妈给我在小区盘了间小门面剪头发。找到事情做每天都有钱进账，我好像变了另一个人。我也学会主动和小区的叔叔阿姨打招呼，每周都准时到医院做透析，病情基本上是控制住了。按照丁爷爷的说法，只要心态好，就能活到老。没事时，我就帮丁爷爷整理回忆录。

“那么你呢，钟姐，咋不见你男朋友过来玩呢？”

“哦，你说夏国庆啊。有天晚上他约我去吃饭，吃完照例送我回家。他没像以前那样一直送我到楼上，就在楼梯口停住，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乡，还行，打算下周结婚。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你和小宁来吃个喜酒。’我愣了一下说：‘祝贺你。’独自上楼时，眼泪不争气地淌。”

“那老丁和孙大姐呢？他们又是啥时候搬走的？”光顾着听钟姐和小宁讲话，桌上的菜我基本上都没动。

钟姐用手抹了把脸，好像要抹去什么东西似的：“他们是半个月前搬走的。有点儿突然。我打电话问孙大姐，她说是儿子那边有事，要先去厦门一趟。老丁的回忆录初稿也完成了。前天联系她，说是已经回来，要我和小宁去他们那儿玩。老丁还专门给小宁准备了礼物呢。”

“我想和你们一块去看看老丁和孙大姐。”

“好。”

天色阴晦，阳光躲藏在厚重的云层后。从26路公交车上下来，已是上午十时许。这一站是黔灵东路，往前走500米就是夕街。老丁和孙大姐的老房子在夕街，前年被列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站在街头，周遭既熟悉又陌生。这是我躲到红阳小区后第一次进入城

区。想到终有一天我又将汇入人流，为生计奔波为解不开的疙瘩苦恼，不禁对红阳小区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心生眷恋。出发前，我问过我妈，是否认识原红阳拖拉机厂的工会主席老丁和厂子校语文老师孙大姐？还描述了一番他们的衣着相貌。我妈静默一阵，说板起指头前后算了个遍都没这两人。我爸也说不认识，一定是搞错了。这事还是当面问问他们吧。

孙大姐开门，是我想象中的容貌。钟姐介绍我后，我叫了声孙阿姨。她满脸笑意地说：“欢迎啊，我们都等了一早上了。嗯，小宁精神状态不错，你丁爷爷一直念叨你啊。”

我正纳闷怎么不见老丁呢？一抬头正好和客厅墙上悬挂的两幅彩色相片打了个照面。一幅相片是个头戴米黄色贝雷帽，左手握一杆烟斗的老头，春风得意的样子。一幅是个年轻俊秀的小伙子，在海边张开双臂嘴唇呈O型，似乎在呼喊快来和我一起看大海吧。只是这两幅照片的相框周边都用黑纱缠绕，两朵白绢花分别系在相框上端。

钟姐把水果和牛奶盒往门边一蹴：“老丁咋了？”

孙大姐平静地说：“老丁上个月走的。我

刚刚给他守完末七。”又指着那幅年轻人照片说：“这是我们的儿子，出了点意外，三年前就走了。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活着，永远在海边等我们老两口。”

回来的路上，我和钟姐还有小宁都没有坐公交车。路远点没关系，我们想慢慢走回去。小宁昂着头，腋下紧紧夹着一幅画，用报纸包裹得密实。一幅鲁本斯《日落风景》临摹画，出自老丁的手笔。那是海上日落时分的风景。空旷的岸边挺立着五六棵大树，海风把树身吹得歪斜。临海隆起的山丘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石屋。一个孤零零的人影站在石屋前像一棵树似的眺望远方落日。那轮落日即将坠落于辽阔的海平面，重重叠叠的云朵被霞光晕染成五彩缤纷。画框右下方一行小字：

“小尿存念 X年X月X日 老尿 学画”。

在屋里看这幅画时，我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画上的落日，手指尖竟然触电似的传来一种奇异的灼热感。我缩回手指，继而将整个手掌覆盖在画上，闭上眼睛，感受那日落时分的光芒绽放出来的温度。

责任编辑 召唤

谁偷走了我的洗脸盆

普光泉

一

1965年的春风很特别，有着浩浩荡荡之势。

这年的春风，一个劲地将我从北国吹到大西南的渡口来。

渡口虽然偏僻，但感觉一直都是暖暖的，特别是冬春季，十分的舒服。因此，我再没回老家去长住过，后来，久而久之也就抛弃了落叶归根的打算。如今我退休了，老伴已去世，我没有后人。

我独自生活在这座因国家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我居住的具体位置，是在郊区城乡结合部的和谐小区。

我按月领取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风平浪静。可就在上个月，在毫无预见的情况下出了一台事，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话说从上月的第一天起，我天不亮就听到小区里飘荡着收破烂的声音。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小区的哪个角落冒出来，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就抵达了我家门口。

我住在小区三栋一单元一楼，仿佛门很快就要被这声音冲开。听得出，是一个六十

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女人发出的声音。

我因头天晚上严重失眠，昏昏欲睡，正打算睡一个回笼觉的时候被声音刺耳，内心很烦。我强忍着上了床，在一阵辗转反侧后，找来耳塞把耳朵给塞上了。这时平静了许多，听着声音细小、旋律优美，分明是在听一首我年轻时熟悉的歌。不一会儿我就重返了梦乡，那歌在梦里循环往复。

待我睡到自然醒，看一眼窗外，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了老高。

我披衣下床，开始洗漱。可非常奇怪的是，我找不到我的洗脸盆。

几十年来，我一直用这个洗脸盆洗脸，它应该就在那里，怎么会不见了呢？

几十年来，从不用洗漱池的我已经非常习惯了 this 洗脸盆。

我在屋里找了三遍，有可能在的地方我都找了，可怎么也没有找到洗脸盆。

“住在这城乡结合部真危险啊！”我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一边去开家门，想看看洗脸盆在不在外面。

我仔细辨别，门是反锁着的——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门反锁。

门都没有打开，怎么可能在外面呢？我没出家门。

二

这个洗脸盆有着我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物件。

来渡口后的1966年，我因沾“八闯将”的光而获了个先进工作者称号，奖得这个洗脸盆，我感到无上光荣；最重要的是，洗脸盆上有一行字——好人好马上三线。后面还有一行小字，表明是哪个部门奖给的，除此之外，还有具体的落款日期。这盆很有意义，我爱不释手，领奖回来的第一天，就用它换下了原来的那个从老家带来的洗脸盆。我每天用它洗脸，感到非常自豪，浑身充满活力，干起活来，力量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我小心翼翼用这盆，经年累月，都成文物了，却只产生些轻微的磨损，有一次不小心碰掉了点瓷。碰掉瓷的位置、形状、面积大小，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而那两行大小不一样的红字没有被磨损也没有掉瓷，依然清晰可见。

三

我像被打晕了的鸡，在屋里绕了两圈，瘫坐在陈旧的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反复在脑海里搜寻这盆。

想来想去，唯一的关联，就是那个收破烂的。

我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到窗前往外面看，小区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再次打开家门，出去，在小区的坝子里东张西望，收破烂的已无踪迹。只听到树上麻雀跟以往的早晨一样，说着我听不懂却非常好听的话。

我一连三天没有洗脸，因为没了这洗脸盆。

第四天早晨，天蒙蒙亮，我便又听到了收破烂的喊叫。我赶快起床，摸出家门去，

只见一个身影向西边也就是小区后门的那个方向去了。我像个特务，暗地里轻脚轻手跟过去。可一出后门，人便跟丢了。

“这城乡结合部真复杂啊！”

我所在的小区后门一出，便不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条新修的，还没有竣工的柏油路，路面上透出翻新出来的泥土味，路下面有一条干涸的河流。河的那边是乡下，好些农民住房粘连成一片。

我站了好一会儿，不见收破烂的踪影，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

接下来的这个早晨，我起了大早，穿上运动服，在小区里慢跑，假装锻炼身体，实则暗中观察。

刹那间，我忽然看到一个身影靠近垃圾桶，低下头去翻，她的两手被垃圾桶淹没，不知在翻找什么。有那么一会儿，半个身子都陷入垃圾桶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只见她把纸壳从垃圾桶里拿出放在她身体的左边，再把塑料袋扯出放在她身体的右边。不一会儿，她小心翼翼端出一盒残余的米线来，靠近鼻子闻了闻，然后装入背篋里。我没有打扰她。等她翻完，带着战利品朝小区西边走，我便悄悄跟了去。

她出了后大门，穿行堆有新土的路面，过了干涸的河，很快就隐匿于那片土墙房子的一条小道。我没有看清楚她去了哪里。我想她还会再出来收破烂，便躲在暗处守。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她真的出来了，从人影的长短、走路的姿势，以及穿的衣服来判断，一定是她。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质问她，她却主动站住了。一张苍老的脸，近在咫尺。这个老婆婆，头发几乎白完——我忽然意识到是在哪里见过，却又显得十分陌生。我心想，这城乡结合部人员变得大，但我应该是见过她的。

还不等我开口，她却先说话了：“要看营业执照，是吗？我带在身上的。”说着，便用

脏兮兮的左手，从衣襟下摸出一张折叠的厚纸，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我展开。

我看清楚了营业执照上的名字：王淑芬。

她把营业执照收捡好，快速折回去了。

我一时忘记了我为何而来，站在原地想了好一阵子也没想起，便原路返回，过干涸的河流，过柏油路，进后门，穿过小区的树林，回家。到家刚刚坐下，我又想起了洗脸盆丢失的事。

我大脑里不断出现洗脸盆的模样。紧接着出现一句话——我无法证明光阴有脚，请把我的心带去吧。

这话我很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是我琢磨出来的还是有它的出处。

四

又一个早晨，我在小区的树林里偷偷观察，再次发现她走到垃圾桶前，小心谨慎地将头到腰这一段都埋进垃圾桶去。我悄悄走过去，站在垃圾桶的这边，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声：“我的盆呢？”

她的头和身子继续埋在垃圾桶里，只传出瓮声瓮气的声音：“我原来都不曾认识你，哪里见过你的盆？”

她好像知道我说的盆就是我的洗脸盆。

她顿了一下，终于把头和身子从臭气熏天的垃圾桶里拔出来，说：“是不是被搞文物收集的给收走了？”

“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文物收集的，也从来没有与他们打过交道！”我感到十分纳闷，“嗯，真是活见鬼……”

“这就不一定了，”她说，“我许多时候捡到貌似文物的东西，他们都会悄然出现，看一看便收走。”

她又把头和身子埋入垃圾桶翻找。

过了一会儿，估计到我没走开，她又把头 and 身子拔出来，说：“小伙子，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在你忙着做梦的时候，他们悄

悄把你的盆收走了。”

“我说的是洗脸盆，我每天都在用的，没有了它，我像丢了魂！”

“我知道你说的是洗脸盆。盆上面有字，”她胸有成竹地说，“现在都是古董，是文物，他们见了还不收走啊？！”

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叫王淑芬的不简单，认为她的分析很有道理。

我大脑里一头雾水，搞文物收集的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收走了我的洗脸盆呢？她怎么会叫我“小伙子”呢？

她见我犯疑惑，笑了，却没有说盆的事，只是补充说：“你是小伙子啊！你才退休两年，而我都满八十岁了，你不是小伙子吗？”

“嗯。人不可貌相啊，我真是看走眼了？”

我仔细看她那精气神，觉得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六十五。从她的相貌上看，我应该是见过她的，却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退休后，记性一落千丈啊。

她今天什么都没有捡到，空空的两手摇摆着垃圾桶沾惹的腥臭味，以上次那样的速度和姿势，从小区后门出去了。

我没有跟去。我像一截木桩矗立在原地，望着她的背影被清晨的阳光消融。

我围绕垃圾桶转了三圈，眼睛盯着垃圾桶里面。

今天没有人倒垃圾，桶是空的，空无一物，不断冒出一股股腥臭味。

五

太阳照进我家窗户，光里尘烟浮动。我在尘烟里走来走去，心中空落落的。

我已经一周时间没洗脸了——我是个有洁癖又极端恋旧的人，没了洗脸盆，我简直无法洗脸。我十分反感用别的什么物件来装洗脸水。我无法把脸贴近水，甚至不会伸手

去拿洗脸帕。

我面部的皮肤堆积了许多汗渍，开始发痒。有三只苍蝇，不知道从哪里赶来，在我脸上舔食。

苍蝇弄得我脸痒痒的，心里酥酥的。

这是星期六的早晨，按照退休前的习惯，我睡了个懒觉。因为起床很晚，我无精打采，连口都不想漱。但在烟尘里没走几圈，我便明显地感觉到肚子饿了。

我进厨房打燃煤气灶，烧了开水，准备下面条吃。

面条是有的，可打开冰箱看，什么也没有，没有了鸡蛋，没有了油底肉，就连一匹青菜叶子都没有。

我情绪低落，六神无主。感到一阵阵的手脚发凉，好像要抽筋了。我放弃下面条，去小区外面的小馆子买一根油条和一碗烫烫的豆浆填肚子。

六

王淑芬第一次敲响我家的门，是因为她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只铁饭碗。一只只有字的铁饭碗，底上生锈，通了个洞，故而被它的主人丢掉。

这天已靠近中午，我被急促的敲门声吓了一跳，打开门，碗便出现在我眼前。见是王淑芬，我没让她进门，而是问她有什么事。

“你看看这碗，有没有收藏价值？”

“这样的碗多去了，没价值！”我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丢了吧。”

“这说不定是‘八闯将’中的某个用过的呢。”王淑芬抚摸着碗口说。

“即便是这样，也没多大用。”

“哦。”王淑芬往我家里望一眼说，“我想喝杯开水。”

我把门开大一些，王淑芬走了进来。

这些年，西南大裂谷的人们一直对“八闯将”津津乐道，他们是事业的开创者，是三线建设的榜样啊。

王淑芬坐在沙发上，一边喝开水，一边说出了八闯将中的一个名字——吴恒泰。

王淑芬记性很好，她捧着热热的玻璃水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讲述吴恒泰的故事。

吴恒泰的故事其实我熟知，但她这样讲，我还是很愿意听下去——我家很久没来过女人了，况且她讲的声音很好听。

“我们那群姐妹，好些都会讲‘八闯将’的故事。”王淑芬见我喜欢听，来了劲，说“找个机会，我带她们来一起讲……”

我微笑着“嗯”了一声。

第二天下午，王淑芬便带着七个女人来我家。我没有想到，她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带来就带来，也没提前告诉我来的具体时间。这七个女人说出八闯将中所剩下七个的某一个名字，并且她们说的互相不重复。而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说出名字后，她们也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就像故事发生是在她们自己身上似的。而奇怪的是，在我问及她们是否知道“六金花”和能不能说出“六金花”其人其事时，她们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懵逼，一个也说不出来。

这天晚上，我因为太困了，早早就睡觉。

在梦里，我见到一个女孩，二十岁的样子。从背影和声音辨别出，她就是那时候我们单位里我所在班组的女孩，她来自南方的某处，名叫王淑芬。我的梦境忽隐忽现，只见她在太阳当空的时候，不断地从撒落着红泥巴的工地上往屋子里搬砖，搬进去后，整齐地码成一堵红墙。门逐渐打开，一道光照射到红墙上，反衬着她的脸庞。红墙很快就码得高过了人头，成为一个圆形的埂子。

她一边码一边跟我说，“可以叫人来验收了”。话音未落，她头上有两块砖突然掉下来，我一下子跑过去把她扑倒，砖砸在我背上。我听到一声巨响……呼吸急促，王淑芬使劲将我推开。工地上灰尘乍起，一片迷蒙，砖窑子里不断冒出滚滚黑烟。

“哦，一窑新砖又烧成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王淑芬又在搬砖，而她码上去的是一本本书和一个个厚厚的本子。

“你的动作真熟练啊！”我微笑着走在她身后，对她说。

“哪里啊？我与你们的八闯将比，可就差远了……”

她头也不抬，谦逊地回答着我——就像是在回答领导——继续着手里的举动。看得出，她是怕耽误工期。

豆粒大的汗珠从她的刘海和脖颈往下掉，一直滴落在书本上。她甩甩头，顾不得去擦汗。每甩一下，她长长的秀发都会拂过我的心。

我听到有个声音在喊我。我醒来后东张西望，梦中的一切很快就烟消云散，回想起她穿着厚实的劳动布制服，已经洗得发白；还记得她的工号，在衣服上一闪一闪的，是007。

我坐在床边，微闭眼睛，“哦，007。”

我心里好像有一个轻盈的回应。

七

我大脑里总出现007一闪一闪的样子，一会儿光便从“007”上消失了，成为黯然的一坨。我下意识地吧007和王淑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我没有对王淑芬说出，在其他人面前我也从未提及。

听到小区里的鸟儿叫，我整理了一下情绪，打算出门去看看。

走到门口，我的手刚好触及到门就听到外面的敲门声。

隔着铁门，我问是谁。

一个声音回答：“我，王淑芬。”

我把门打开一个缝，王淑芬顺势一推，就像在码砖时推了一下砖那样，恰到好处地用力，然后侧身进屋子里来。

“小伙子，还没吃饭吧？”她扫了屋子里一眼，见冷清清的，便冲着我说。

我几乎接纳了她对我的这个称呼，点了点头。

她径直走进厨房，把带来的一把青菜放在灶台上，伸手取下挂在电冰箱侧面的围腰，麻利地系上，开始下面条。

“厨房，是女人的天地，男人不能够进来。”她对我在说，又是在自言自语：“除了洗手，我不会让我老公和儿子进厨房……”

这厨房就像是她家的厨房，油在哪里，盐在哪里，辣子在哪里，甚至连我都很少使用的味精鸡精，她都轻车熟路，很容易就找到，根本不需要我说。王淑芬动作干脆利落，很快就做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面，上面有青菜叶子，还有一个荷包蛋。香飘满屋。

她把面条从厨房里端出来，放在靠厨房门的铝合金餐桌上，示意我赶快吃，意思是多放置一会儿面条就会胀大，并且口感也不好。

我像在小区外面的早餐店那样坐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清汤面里面还有肉末，好吃极了。

“这鸡蛋和肉都是你带来的？”

“嗯。”她身体靠在厨房门上，很欣赏的样子看着我吃，“吃了，把碗放在桌子上了，我来收捡。”

她把吃得一干二净的空碗收走了。她在收碗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在看碗上的字。一

般的碗上都没有字，只印了花，或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我知道我家有两个碗是有字的，一个印的是“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另一个印的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两个碗被她分隔出来，仔细研究，然后把水擦干，放在灶台上。

她做完这些，还显得有些兴奋。我却觉得很平常，因为印这样字的碗到处都能够看到。当然，肯定有当年印上去的，而大多数应该是后来印上去的吧。

我在想，她怎么会来给我做面吃呢？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感到心满意足。

王淑芳洗好碗，收拾好，解下围腰挂回电冰箱，手里提着垃圾袋跨出厨房，打开家门走了。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八

我已经持续一个月没洗脸了。

11月2号是我的生日。这天早上，我起床就想我必须得洗脸了，我不能够过一个脏兮兮的生日。于是，我从柜子里找出一个新洗脸盆。跟那个神秘失踪的洗脸盆一样大小，颜色也一样，只不过盆上印的是两朵大红花而没那两行红字。

我慢悠悠地洗脸。洗脸是一种享受。我洗了很久，洗得盆里的水都发黑，污水上布满了肮脏的香皂泡，洗得梳妆镜中的我荣光焕发。我左手梳理一下短短的花白头发，右手整理了一下衣领。同时，盘算着今年这个生日怎么安排。

这时，传来熟悉的敲门声。

“谁？”

“我，王淑芳。”

“哦，是王淑芳来了。”我对自己说。

我打开门，王淑芳后面还跟着七个女

人，看上去年龄参差不齐。她们叽叽喳喳，蜂拥而入。每一个手里都没闲着，有的拿肉，有的抱菜，有的提酒，走在最后的那个捧着一盒蛋糕。

进家后，他们便七手八脚，分工协作，做起生日宴来。

“这真是一个热闹而丰盛的生日啊！”我好多年都没有热热闹闹舒舒服服过个生日了。

看着一大桌子好吃的，我泪流满面。这些菜，先喂饱了我的眼睛，再填饱我的肚子。她们表现得很矜持，围绕着我，看着我吃。我说，吃吧吃吧大家都吃吧，她们才动了碗筷。

吃东西要大家一起吃才香，果然是这样的：一起吃的时候，碗筷叮叮当当的，很好听，这东西吃起来也比原来香好几倍。

大家很快就吃好了，桌子上一片杯盘狼藉，却还在蔓延着香气。

生日蛋糕是红蜻蜓店的，那包装上面有十分显眼的标志，在一个附带的塑料袋里，装有纸盘子、勺子、小蜡烛，还有长条形的一小盒火柴……看上去十分精致。我这才想起，我好多年都没吃过生日蛋糕了。这家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生日蛋糕上，生日蛋糕是一坨吸引精气神的磁铁，在发亮。

生日蛋糕已经打开了包装，静置在桌子的中央。这生日蛋糕很小，只有一个大洋瓷碗那么大。蜡烛点燃了，“生日快乐”几个字香甜地闪动光，我脸有光。见我看着蛋糕有点犯疑惑，她们中的张淑芬微笑着说：“我们带这蛋糕来，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用来增加生日的欢乐气氛。”

“是啊，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有吃的了，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哪些人一起吃，在哪里吃……”刘淑芬接着张淑芬的话题喋喋不休。

九

在吃的过程中，她们分别说出了“八闯将”的名字、所在的单位，并且，为助兴而热情洋溢地讲出了“八闯将”的故事。

“啊！这是一顿精神大餐，饕餮盛宴。”

我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像是从梦中清醒过来似的，激动地，再次提起了“六金花”。

在攀枝花的三线建设中，说到“八闯将”不得不提及“六金花”。或者说，在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火红岁月里乃至那之后，后来的后来，“六金花”与“八闯将”一定会被相提并论。

在我说了两个金花之后，她们都摇头，再说两个，她们还是一无所知，似乎在她们脑海里根本就没有“六金花”的存在。

我便理直气壮起来，给她们讲“六金花”——

张莲花，被誉为“红莲花”，是冶金指挥部第三井巷工程公司汽车司机。杨桂兰，被誉为“知难而上的好姑娘”，是建工指挥部一砖厂半成品车间改码小组职工。吴德素，被誉为“三过硬的红姑娘”，是冶金指挥部特种公司渡口工程处的职工。王燕秋，被誉为“红色服务员”，是渡口旅社的服务员。吴修润，被誉为“红色话务员”，是渡口邮电局话务员。李祥志，被誉为“傣族铁姑娘”，是煤炭指挥部土建四连职工。

我主要讲述了其中杨桂兰的故事——

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杨桂兰从云南省大姚县来到攀枝花三线建设工地。刚刚到来时，住席棚子，吃干板菜，喝泥巴水。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劳作——在砖厂踩泥巴——光着脚丫将黄泥巴、杂草和水搅拌均匀。一连

踩几天脚就开裂了，再踩下去就流血。她爹来看望她，见到她这样子，就叫她回老家去，说要买台缝纫机给她学缝纫。她说——我坚决不回去，这是毛主席最牵挂的地方，要是建设不好，毛主席就睡不好觉。我怎么能够当逃兵呢?!我一定要亲手将渡口建设起来。她小小年纪就那么坚定，不服输，后来每天码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腰实在疼痛难忍，就在晚上下工后，打一碗酒止痛。没有下酒菜，就和几个同事一起唱歌，唱一首歌喝一大口酒。你一口我一口把酒喝干，腰也不痛了，第二天又干活路……

我说，她们都是女中豪杰，是巾帼英雄，都很了不起。她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感人至深的故事，你们怎么会没有听说过呢？

王淑芳抬头看了她一眼，看看我，再扫视了大家一遍，然后小声地喊了一声淑芳，结果她们都答应了。

答应得声音很甜，像轻音乐。

原来啊，她们都叫淑芳——王淑芬，张淑芳，李淑芳，陈淑芳，刘淑芳，曾淑芳，白淑芳，洪淑芳。淑芬是常常被使用的名字，在不同时代体现出人们价值取向的不同，却都是非常雅致的名字，在某个时代，好多女孩子都以取名“淑芬”为荣，只是各自的姓不同罢了。

“哦，我们大概是不同时代的人吧……”她们中年龄最小的那个叫曾淑芬的说。

大家集体陷入沉默。

没有多久，她们的情绪就显得好了。

不知是谁比了个手势，起了个头，大家就异口同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屋子小，歌声装不下，很快就渗透到小区里去。

她们一遍又一遍地唱，在唱到第三遍时，我猛然抬头看见窗外挤满了人。不知全为小区的人还是掺杂了外面的人，只见人头

攒动。他们在听歌，同时也在向我家窥探。一张张面孔，我看去看来，觉得大多数都陌生，“嗯，应该不光是有小区的人。”

“该不会是声音扰民了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然后把右手食指竖在上下嘴唇之间“嘘”了一声。

但淑芬们都在兴头上，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

一直唱到第四遍结束，没有再唱了，窗外那些人头才逐渐消失。

我的家沉寂下来。这个时候，天色已晚，整个家的空气凝固了一般，我的耳朵里仿佛居住着一只鸟，它在不断地发声，是刚才唱的歌余音袅袅，却又不是。

我的家继续沉寂。

忽然，坐在靠前面、乳房特别大的那个名叫白淑芬的好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叫出声来：“妈呀！她不就是我的姑妈么？”

她说的她，是我所讲的杨桂兰，因为我在讲述的时候拿出了一本书，书上有一张杨桂兰的黑白照片。

书摊开在白淑芬大腿上，她指着照片上的人说：“没错。是她！”

一屋子的人都看向白淑芬。

“对，她就是我的姑妈杨桂兰。我家里还珍藏着她留下的那块砖呢。那砖上刻有她的名字……收集文物的来要过，我们没给。我把它藏得更深了——在我家鸡圈靠最里面的那个角落，有许多蜘蛛网覆盖着，他们找了两遍都没找着……”

大家面面相觑。白淑芬嘿嘿地笑了。

白淑芬挪动了一下身体，挺挺胸，放慢语速补充说了一句：“嗯，我与姑妈的确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李淑芬主动站起来，用小刀子把生日蛋糕划开，屋子里一下子渗透了浓浓的奶油味。李淑芬将生日蛋糕平均分成九块，每个纸盘子装一块，一人一块。

王淑芬端起有生日快乐几个字的那一块递给我。

我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而后靠近嘴巴。

“真是太香了！”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香的生日蛋糕啊！我吞咽了口水，正要下口，忽然有一只手挥舞过来，一下子把生日蛋糕打落。

还没等它落到地板上，便被另外一只手迅速抓住，把生日蛋糕在手心里揉开，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顺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

我着实被这一举动给惊呆了，一半天才回过神来。

她们笑得炸锅了。我一边哈哈笑着，一边伸出手指，从脸上赶了一些蛋糕到嘴巴里去，心里一阵甜滋滋的。

顿时，屋里出现了混战——无数双手伸到桌子中间去抓蛋糕，涂抹旁边的脸。

我的家里弥漫着甜甜的气味，淑芬们与我欢聚一堂。

十

淑芬们一起动手收碗洗碗。厨房传出锅碗瓢盆交响曲。

王淑芬从她衣服下面抽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撑开，对她们说：“那些残羹剩饭就往里面倒吧。我带回去喂猪鸡牲口。”

其实，盘子和碗里并没有剩下多少东西，只是香气依然持久弥漫。

收拾完毕，大家擦干净手，回到沙发上。她们开始聊天。她们不说东家长西家短，而是说刚才哪个脸上涂成了怎么样，看得笑死个人。

看来，她们都还沉浸在生日所制造的无尽欢乐气氛之中啊。

这时，我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回到沙发

前，坐下来，清理了一下嗓子，故意提及盆的事。

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哦，洗脸盆啊！”

然后，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诡异而开心地笑了。

有两个笑得弯下腰去，另外几个笑得抹眼泪。

那个高而瘦，名叫做洪淑芳的，笑得无拘无束，站起来眺了我一眼，说：“怪不得呢！我是说有人脸都没洗干净。”

我知道她是在说我，我也知道我是洗干净了的。

“哈哈。洪淑芬是个有幽默感的女人。”

显然，大家也都知道洪淑芬是在说我，齐刷刷的把目光投向我，笑的东倒西歪。

看着她们笑，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我也笑了，笑得十分尴尬。

在笑过后，王淑芳说：“明天。就明天吧，我们给你抱洗脸盆来……”

王淑芬话音刚落，我一下子惊喜万分，很想上前一步抱抱她。

十一

这是我生日后的第一天早晨，我醒来，还躺在床上就清清楚楚地听到喜鹊在小区最高大的那棵黄花梨树上鸣叫，婉转动听。

我很早就把家门打开一个缝，然后坐在沙发上等待她们的到来。

一缕平静的清风进来了，又一缕平静的清风进来，屋子里装满了风。已是中午时分，寒气逼人，可还不见她们的踪影。

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很不耐烦。

我饭也没吃，关了家门，进里屋倒床上，蒙头睡去。

一个人再渴再饿，睡着了就不知道渴也不知道饿了，饿是一种感觉而已。

我在梦里吃着面条，是王淑芳做的面条；我想喝水，我的面前就有了一杯普洱茶

——我平常喝的那种，勐海古树普洱茶——熟普——香味浓郁——热气腾腾。

我潜意识里想着，这茶是王淑芳泡的呢还是别的哪个淑芳泡的。

我正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唤醒。

美梦消失了，我又饿又渴，赶紧起床去打开家门。

是她们来了。仍然是八个淑芬。

已是晚饭之时，她们由王淑芳带队，轻车熟路，鱼贯而入。

她们没有解释来晚的原因——这不重要——来了就好——我后来才知道她们来晚，是因为忙着去追洗脸盆了。其中一些洗脸盆流落到了乡村，她们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追了回来。

他们每个人胸前都环抱着东西，是一个个盆，都重叠着，紧贴胸口。有的抱四个，有的抱三个，最少的也都抱了一个。他们抱的盆里有不同的东西——米饭、回锅肉、华坪小炒、李庄白肉、东坡肘子、铁狮子头、蘸水菜、小米粥……一应俱全。

她们把东西逐一摆在饭桌上，香气四溢，令我目不暇接又不断吞咽口水。

实在太香了！我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铁狮子头往嘴巴里放，同时迫不及待地挨着挨着察看那些盆。

一共有二十个盆，大小都差不多，也都有两行红字。我兴致勃勃地看。

可是，不一会儿我便垂头丧气了——没有一个是我的洗脸盆——我太熟悉我的洗脸盆了，根本就不用细看，凭气息我就能认出来。

但我还是又细看了两遍，包括磨损的地方，包括掉瓷的部位，掉瓷的形状特征与斑痕的大小……我全部细微地检查过，真没发现我的洗脸盆。

见到我十分沮丧，王淑芬走到我面前，用她那枯萎了的花朵似的右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就是个盆吗？硬是要你那个干嘛呢？”

她转身面对着别的淑芬，慷慨大方地说：“这二十一个盆都留下，给他吧！”

她们都齐声答应。

她又对着我说：“你想用哪个盆做洗脸盆，就用哪个！”

王淑芬一个劲地安慰我，在这傍晚的夜色里，她的眼神无比温柔；她的话语间有一股气息悄然而至，那是一份求之不得的慰藉，让我很是受用。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等他们都离开我家后，我在家里又找了一遍，依然没找到，这夜，在梦中我还在继续寻找。

“真希望梦中会找到啊！”我对自己说，“有时候梦是会成真的。”我听说过，有一个老农梦见自家屋基的下面有一股流水，水里有许多鱼游来游去。一连好多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屋基挖掘开。他发现了暗流，听到水的声音很响。他拿手电筒照，果然有好多鱼向他游动过来……

梦想成真，这个老农家从此富足。

十二

日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小区的秩序照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我再也没有听到王淑芬那收破烂的声音。

我在早晨比原来起床更早了，因为我夜里的梦凭空多了起来。并且，梦乱七八糟的，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而绝大多数梦境里，都是刚刚从北国到这大西南来那两年的样子。我每一次醒来，都闭上眼睛回想梦，却怎么也想不完整。梦里我也没见到王淑

芬，但有一个梦我基本记得——在一个干燥的中午，我一个人去金沙江背水。我背了满满的一桶泥浆水往山上走，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叫唤，“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我赶紧丢下桶奔过去……在梦里，我意识到落水的人就是王淑芬。但在我赶到时，已经晚了，王淑芬不见了，而那片水域变干涸，成为了龟裂的模样。

我没有救到人。

在人落水的那个位置，一派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闻到了一股鱼腥味。

我彻底醒来。

十三

新的一年快到了。

这天傍晚，王淑芬裹挟着一身寒凉来到我家。她说她没有住处了，要在我家住。

我愣了一下，便笑了。

“正好，你家有两室一厅，你住一室，还有一室空着……”

我点头。

“我都在吃八十一岁的饭了，住不了多久就归还给你。”

小区里夜色沉沉。我似乎想起她是谁了。她好像是我在北国老家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灯光下，我下意识地看了她几眼，说：“那你就搬来住吧。”

新年1月1日的下午，王淑芬抱了一床棉被和一个枕头来，在我家那间空室里开始铺床。我在空室门口靠着门框站着，看她弯腰下去，一举一动慢条斯理而又有条不紊。不一会儿，原来空空的床架上变得充实并且整洁。

我恍惚间想到了什么，不由自主地开口说：“我想去看看你原来居住的地方……”

“好。”王淑芬直起腰，没有回头，答道。

次日早晨，王淑芬熟悉地钻进厨房，她

一边哼歌一边做面，大概二十分钟后，两碗热气腾腾的清汤鸡蛋面摆在了桌子上。

“吃面吧。”她很轻松地说了一句，然后坐在靠厨房门那方的凳子上，端起面开吃。

我在她对面坐下，端起面，吃出响亮的声音。

风从窗口进来，带来了某种花的香味，似乎是萱草却又不大像。我说不出是什么花的香味儿，但真的好闻。

吃过面，我与王淑芬走出家门。她走在我前面。她的腰还不算太驼，只是那头发已经白完了。

我走在她后，一直看她的头发，看她的背影。

我们走过小区的树林，走出小区的后门，过了柏油路，再涉过干涸的河流，然后在泥巴路上走了大概五分钟就到了一排土墙房子面前。

他指着靠前的三间土墙房子说：“这就是我家。”

王淑芬侧过身看我一眼，说：“我收拾来的那些破烂都卖完了。现在，这些房子空出，都用来搞养殖。”

我走近了看，第一间屋子里面有三头猪，第二间屋子里面有六只鸡，第三间屋子里面有九只长毛兔。它们见来了陌生人，受到惊吓而特别活跃。

王淑芬站到我对面，说：“今后，等它们长大了，想吃我们便杀来吃。”

“……”我转回头看她，微笑着。

过了一会儿，我低下头问王淑芬：“你男人呢？你儿子呢？”

王淑芬沉默了一下，答：“他们去更偏僻

的山区居住了。”

“哦，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我男人去年上了山，当巡山护林员去了。儿子在多年前就到一个独生女家当上门女婿去了。”

十四

时间转眼就到了清明节。在清明前的晚上，天空忽然变得阴凉并且下雨。

在堂屋里，王淑芬说有一些疲倦，便进她居住的那室，早早地睡了。

她的门半虚着。我感到家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寂寥，于是，我没有洗漱就进入我那室，蹬掉鞋子上床，把被子搭在身上，闭上眼睛。我想来想去的，胡乱想一通，睡不着，却又想到了洗脸盆。我忍不住想起床再在家里找一遍，但又怕干扰王淑芬睡觉，于是下决心明天再找，仔细地找，翻箱倒柜找一回。想想，如果在，它应该就会在。

第二天早上，太阳都出来了，还是有点冷。

因为冷，我还不想起床。

王淑芬从她的卧室传出话来：“昨夜下雨，致使我的腰酸痛得很。今天早上就不做饭了，等一会儿我好些了，去外面早餐店买清汤鸡蛋面回来吃。”

我“嗯”了一声，然后说：“今天我要挨着挨着把家翻个遍……”

“你也不要那么急，有的东西，不在的你怎么找也找不回来，要在的，它始终都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自己就钻出来了……”

责任编辑 召唤

似水年华

王玉军

在攀枝花的建设历程中，矿山曾有一支非在编的家属工队伍，矿上的人称之为五七连，这支由母亲们组建起来的队伍在矿山建设中建功立业二十多年，直到番号被取消

——题记

清明节这天下午，我跟豹子在矿上职工澡堂子相遇，差点又被他“修理”一顿。我们成为仇人已经有好多年了，他已经不把我当兄弟，我也不把他当哥。五年前，他从监狱出来对我下过重手，他如此对我，主要是嫌我没娶他妹妹二梅，见面就找我的茬，我体单力薄，不是那个大块头的对手，处处躲着他，但我们在一个矿上工作，时常冤家路窄，今天又遇见那家伙了。

上午因单位有会，我是下午去的宝灵山公墓，给干妈扫完墓，回到矿上已是下午五点了，身上满是香火味，想着去洗个澡再回家。此时，天上飘着零零星星的细雨，雨是早上开始下的，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但雨一直没有下大，矿办公楼离澡堂不远，几分钟的路。我没打伞，出了办公楼，感到空气十分清新，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枝上已经长出了绿芽，枝叶间挂着晶莹的水珠，路旁花坛里的花草娇柔妩媚，远处山峦云山雾罩，虚无缥缈，宛如画卷。虽然是下午，却有清晨的感觉，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走向澡堂。

进入浴室，和外面的情况反差极大。此时，正是上早班矿工们下班洗澡的时间，整个浴室内一片嘈杂，雾气缭绕，空气里散发着各种沐浴用品和尿骚的味道，室内的灯光

不怎么亮，昏暗的蒸汽里满眼是赤裸的身体。我光着身子，搭着毛巾，拿着洗浴用品四下找淋浴头，蓦然，一条粗壮的胳膊拽住了我，我定眼看，是我厌恶的豹子。他刚从井下回来，满脸黧黑，胸前张牙舞爪的纹身龙被煤灰和水迹弄得面目全非，像寺庙里的金刚。我想把胳膊抽出来回避他，却无奈被他握得牢牢的。他扯着我说：“妹夫，来我这儿一起洗。”他见我不情愿，强行拦住去路，洗刷我说：“这会儿是我们挖煤的洗澡时间，你跑来凑什么热闹？”随后凑近我的耳朵说：“这个时间沐浴更衣的，肯定又出去喝大酒去，对不？小样的，瞒不了我。”随后，他一把将我拽到淋浴头下。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抹了把脸上的水珠，剜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扫墓刚回来，来洗个澡不行啊？你怕是忘了今天是清明吧？”

豹子听了，一只黑手拍打着自己的后脑勺，一副鬼脸猫，露着白眼仁和白牙，说：“哪能呢。井下不放假，我走不开啊。有你这孝顺儿子去就行了，哎，妹夫，你没忘了帮我给老娘念叨念叨吧？”

我没理他，背对着他，把头发打湿，抹起洗发香波，任凭泡沫四溅飞舞。

豹子猛地在我下体要害部位抓了一把，说：“嘿，小样儿，还不待见我，我正有事找你呢，刚好碰上了。洗完澡，到我家去，请你喝酒。”

我羞恼成怒，一口拒绝，说：“你省省吧，我有事，不去。”

豹子一听急眼了，嚷道：“你装逼是不

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心我收拾你。”说着他两只大爪子按住我的头，强行冲洗我头上的泡沫，这是虐待啊。

我怒火满腔，真想奋力还击，给他来上一拳，但仅仅是想想而已，豹子一米八四的个头儿，长得虎背熊腰，体重二百三十斤，我则是他说的“小样儿”“小白脸”，身高矮他半头，体重只是他的一半。面对他的嚣张、虐待和无理，我真是无语。只好恨恨地用语言反击：“你好歹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自重点行不行？”

豹子嘿嘿笑着说：“少给我玩嘴皮子，我咋不自重了？别以为你当个宣传部长就不得了。哥现在混得不差，大班长，手下有二十多号人呢，你没看见，周围都是我的兄弟伙，你想嘚瑟，我吱一嗓子，不用我动手，立马把你给废了。你不去是不是？行，我就带这帮兄弟伙去你家，让你好好犒劳一下我们生产一线的弟兄，正好过节。”

我恨得牙直痒痒，对他丢了句：“我在澡堂子门口等你。”草草冲洗完，逃离了澡堂子。

关于我和豹子的关系得交待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是我哥，我们在一个锅里吃了六年的饭，在一张床上睡了六年的觉。八十年代初的冬天，我母亲因病撒手人寰，我家姊妹四个成了没妈的孩子，最小的我只有七岁，刚读小学一年级，当兵出身的父亲难以持家，家里的生活一团糟。豹子父母跟我家走得最近，他们多次找到我父亲，让匀一个孩子到他们家，以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同意了，豹子的母亲提出要我，理由是我体质差，年龄小，到他们家好补身子骨。父亲问我愿不愿意去豹子家的时候，我立刻就同意了，豹子家的经济条件比我们家好得多。我乐颠颠地去了豹子家，认了干爹干妈，豹子作了哥哥，二梅作了姐姐。豹子比我大六岁，二梅只大我五个月。这样，我的小学时光是在豹子家度过的，豹子对我呵护有加，家里吃的、用的、玩的、穿的都是让

着我，平时都是豹子带着我和二梅玩耍，要是谁欺负了我，他便跟人家打架。生活上，干爹干妈带我比豹子、二梅还亲。最令我难忘的是干妈为我做了一年多的朱雀汤。为了给我补身子，每天早上，干妈总是先把我叫起来，进厨房让我喝热腾腾的朱雀汤。干妈做朱雀汤是先把一只鸡蛋打到碗里搅匀，放上白糖，然后用滚开水冲成蛋花，最后滴上几滴香油，美味营养。那年月鸡蛋很珍贵，难买，干爹总是托本地的老乡翻山越岭去买鸡蛋，买来的鸡蛋基本上都用在我身上了。即使豹子和二梅偶尔看到我独自喝朱雀汤，他们要么装看不到，要么不屑一顾，还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朱雀汤就是鸟拉的屎，他们才不稀罕喝。我心里明白这是我的特殊待遇，每次喝得都不踏实，到了第二年无论干爹、干妈怎么说我也坚决不喝朱雀汤了，也跟着说喝了想呕吐。

我的学习在干妈的辅导下进步很快，干妈是老初中生，她每天无论下班多晚，都会关心我的学习，检查我的作业，促使我的学习。这样，我在豹子家快乐地生活着，成长着，随着父亲又成了家，离开煤矿，我把干爹、干妈当成了亲生父母，把豹子、二梅当成自己亲哥，亲姐，还生怕别人说我是外人。

不料我升入初中的那年冬天，干爹在井下不幸工亡，紧跟着第二年干妈在一次建筑施工事故中不幸身亡，这场突来的变故，把一个家毁了。豹子、二梅和我以泪洗面，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不久我被父亲接走。按照矿上的意思，豹子的爷爷和奶奶从老家来到矿上照顾他们兄妹，读高一的豹子辍学准备接班当工人，二梅继续在矿区子弟校读书，我们的来往和联系越来越少了。豹子接班的事因年龄不够被延迟了一年，不少人说服他回学校继续读书，他一概拒绝，爷爷奶奶管不了他，在此期间豹子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最终，他因打架伤人被判了四年刑，出狱后他四处打工混了好几年，也没混出名堂，三十多岁回煤

矿接干爹的班当的工人。

豹子回到矿上那年，我和二梅都参加工作了，我师范毕业分到十里沟矿当秘书，二梅高中毕业后考入本市的一家银行工作。豹子回来的缘故，我们仨联系频繁起来，常在一块下馆子，看电影，很快我和二梅恋爱了，豹子知道后很高兴，直接改口叫我妹夫了，可惜我们的恋爱没长久，我和二梅吹了，让豹子很生气，见我横竖不顺眼，一次豹子喝醉了酒，碰见我晚上加班回家，把我堵住，非问我睡过二梅没有？我懒得理他，顶撞了他几句，结果给他一顿暴打，那家伙下手真狠，眼睛让他打成了熊猫眼。我被打成这样却不敢伸冤，班也没法上了，我要是报了警，他还得“二进宫”，工作也保不住。我没想过报警，也没敢给家里人说，给单位请假说自己摔伤了，在宿舍休息了三天。第二天，二梅买了不少东西来看我，不知道豹子怎么给她说的，估计是酒醒后内疚了，让二梅看看我伤的咋样？二梅看到我面目全非，眼泪巴唧地数落她哥。其实我心里明白，豹子想让我娶二梅。二梅论长相、身材、脾气都不错，我俩从小一起玩、一起读书，也算青梅竹马了，可谈上恋爱，我们没找到感觉，就吹了。都没有失恋的失落，该来往还是来往。不久二梅跟银行的一个同事结婚，很快他们两口子调到淮南去了联系越来越少，只是豹子跟我结了仇。

出了澡堂子，雨竟下大了些，整座矿上一派烟雨蒙蒙。我站在澡堂子外面的一处房檐下等豹子，纳闷他找我什么事？猜想种种可能……

豹子从澡堂出来了，都四月天了，他竟然披着件黑风衣，烟斗叼在嘴角上，旁边还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替他撑着伞，一副大哥的派头。我冷笑鄙视，埋怨采煤队的领导，怎么让这种人当班长？待他过来，我没好心情的说：“有什么事就现在说呗，饭就不吃了。”

豹子一副无赖的嘴脸，吸了一口烟，仰头翘嘴喷出一股烟，随后肥头胖脸凑到我眼前，

阴阳怪气地说：“我偏不说，你把我怎样啊？”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一手提着塑料袋，跑到我们跟前。恭敬地对豹子说：“豹哥，您要的卤菜买好了，九十五块钱。”豹子接过塑料袋，动作潇洒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那个眼镜，说：“不用找了。”他轻轻一摆手，眼镜迅速消失了。豹子把食品袋举到我眼前，说：“看看，下酒菜都买好了，走吧。”他见我不动地方，威胁说：“你要不去，我就带着弟兄伙去你家。”

这时候，矿工们陆陆续续从澡堂子出来，亲热地跟豹子打着招呼，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担心那个讨厌鬼让我下不来台，我好歹是矿上的干部。只好恨恨地对豹子说：“走吧，我跟你去行了吧。”

豹子听了油腔滑调地说：“哦——这就对了，喊你去喝酒，又不是去刑场，真是欠收拾。”说着，将卤菜挂在伞把挂钩上，一条胳膊顺势一拢，将我裹在他身边，这样我被挟持着去吃鸿门宴。路上我又问他啥事？他没理我，我也懒得再和他说话，一路无话。

豹子家住在矿上的安置房小区里，离井口五六分钟的路，这是矿上为方便矿工修建的。豹子的老婆是个工亡家属，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我进屋豹子说老婆带着孩子回老家给亡夫上坟去了。坐下来，看见茶几上有本关于胎教的书，看样子他们要生二胎，于是我想到这家伙可能让我帮着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字，因为二梅家的孩子的名字就我给取的。

很快，豹子招呼我上饭桌。他打开一瓶丰谷白酒，用两个大茶杯倒的酒，刚好把一瓶酒分完了。端上杯，酒过三巡，我问是不是他老婆要生二胎了，让我给取个名字什么的？他大手爪子在我眼前舞来舞去地说不是。我心里没底了，我可不想和他推杯换盏、嘘寒问暖、谈天说地，只想赶紧喝完走人。豹子喝了一大口酒，放下杯子，变戏法似的从屁股下面抽出一本杂志，放在我面前，这是我们公司的文艺刊物《春江星海》，我时常

在上面发表一些文学作品。我问他啥意思？他让我猜。我想他是不是想在杂志上面发表点什么？诸如班组建设，安全文化，或者写写他的先进事迹，让我当枪手给他擦脂抹粉？

酒壮熊人胆，我摆出领导作派，严肃地说，不说拉倒，别跟个娘们似的，磨磨唧唧的，我可真要走了哈。豹子才一本正经地说：“我头些天在杂志上看了你写的文章，挺感动人，我知道你小子笔杆子耍得好，你不能光替人做嫁妆啊，你写写咱妈她们吧？”说完，豹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抓着头皮，打着官腔，推辞说：“我最近忙，各种材料都写不过来，没有时间，再说，以前那些事儿，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豹子突然变脸，重拳出击，“砰——”大拳头落在桌子上，桌子上几只盘子一起跳起来，我的心脏也跟着跳起来。豹子站起来，挥舞双臂，抢天忽地喊道：“看看，看看，连你都忘得差不多了，还指望谁记得她们？还他妈的有谁！你们当干部的不是讲不忘初心吗？你看看你，小样儿，简直是忘本。搁以前，我准削你！”

我又被击垮了，不敢正视豹子，盯着酒杯无言以对。的确，我所在的矿区一晃已经走过了接近六十年历程，它在六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期间和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涌现的先进人物层出不穷，有的英雄人物还拍成了电视剧、出了书，进了三线建设博物馆，但宣传矿工家属方面的东西的却是凤毛麟角，她们的奉献，她们的似水年华，甚至流血、负伤、死亡越来越让人们淡忘，就像我，对干妈她们的事迹在大脑里删除得寥寥无几……

豹子走到我身旁，我紧张起来，怕他按住我又是一顿暴锤，豹子却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别看哥书读的不咋地，可我知道，从古到今女中豪杰多了去了，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红色娘子军我都佩服，可咱妈她们也不差啊，就说对面的那条公路，现在人来车往的，都连上高速公路

了，当年那里连条小路都没有，是五七连的大娘、大婶用手开出来的，咱妈两个月都没回家，大热天干得好人都晒中暑了，你忘了吧？还有那些马上要拆除的家属楼，当年是矿上最好的住房，咱妈就是修楼的时候死的……对，她们就是矿上的红色娘子军。”说着，豹子提起身旁的塑料扫把扛在肩上当枪，围着餐桌边转边唱起来：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

这是老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插曲，豹子唱得高昂、铿锵、悲壮，我通过余光看到豹子的泪水涌出眼眶，跟着我的泪水也伴随着歌声滑落——豹子想念妈妈了，我也想念干妈了。

豹子丢掉扫把，从卧室提出一只陈旧的老式皮箱，在我面前打开，里面不规则地放着一些六七十年代的物件，毛主席像章、语录本、背壶、茶缸、镜子、饭盒、照片、邮票、唱片、饭票……豹子找出一张六吋的黑白照片递给我，上面是十二个女人的国庆合影，我接过照片仔细端详了一阵，除了干妈，我只认出我现在的邻居冯婶。我看到下照片下面的时间是：1976年10月1日，算起来，现在她们的岁数都在八十岁以上，如果健在，她们也进入垂暮之年。

豹子在一旁说：“兄弟，别以为你每年去上上香、烧烧纸，就算孝顺了，关键是不能忘了她们，知道不？”他抚摸着那只皮箱，伤感地说：“我要和它告别了，明天我就捐赠给三线建设博物馆了。”突然，豹子的一只大手抓住我的手，带着祈求的口气，说：“兄弟，

你写写咱妈她们吧？”话语里没了杀气。

豹子见我不吭声，松开手，伸出胳膊搂住我，一脸的诚恳，一脸的央求，一脸的深情，说：“兄弟，你能把她们写出来，比给她们烧纸强多了。哥求你了……”

豹子望着我，照片上的干妈、大娘、婶子也望着我，我再也没有理由拒绝，答应了。豹子转悲为喜，拍着我的肩膀，说：“喔，这才是我兄弟，好妹夫。”然后他又走进卧室提出个装酸奶的纸箱，说：“这里面是咱妈的工作日记，我大概翻了一下，记的基本上都是五七连的事，本来要烧了的，幸亏二梅让留着，你拿去看看，或许对写作有帮助。”

我接过纸箱，打开，里面码放着七八本大小不一的笔记本。我顺手拿起面上一本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翻开，干妈慈祥的黑白照正看着我。我不禁心跳加快，一阵酸楚，说：“哥，我一个星期内准写完。”随后便抱着日记箱出了豹子家。

豹子在我身后叫喊：“嗨，嗨，天还下雨呢，拿把伞，拿把伞！这混蛋玩意儿。”他小时候爱说我是“混蛋玩意儿”，我听着特别舒服，他许多年没这么叫我了。

我冒雨疾走到小区门外，打了辆私家车走了。回到家我把干妈的日记浏览了一番，创作的欲望油然而生，思路犹如开动的列车，很快穿越到那火红的年代，脑袋里满是煤矿五七连的大娘、婶子们劳作的身影，我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着……

我兴致勃勃的写作是被隔壁柱子两口子的叫床声打断的，我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柱子是矿上的一名机车司机，大名叫冯保柱，比我小几岁，个头不高，但很结实。冯家姊妹多，他有四个姐姐，他是老幺。柱子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现在的老婆是二婚结的一位乡下姑娘，东北的，不到三十岁，长得浓眉大眼，大奶子、大屁股、大脸盘、大嗓门，干啥都惊惊咋咋的，夫妻生活也不例外，我深受其扰。有次在电梯里

碰见柱子提醒他别把床上的动静弄得太大。那小子却抢白我：“关你吊屁事啊，是不是羡慕了？要不让我妈也给你介绍一个东北老娘们儿？”弄得我无言以对。

我无心创作了，起身骂道：“这狗日的柱子，哪天非得暴死逍遥床不可！”我望着窗外满眼的斑斓，心里一阵惆怅，继而烦躁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想找什么东西来发泄一番，可什么都不合适，顺手拿过一本古代诗词选集，随手翻开李清照的一首词《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高声吟诵起来：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还没吟完，隔壁就偃旗息鼓了。这得怪我的嗓门太难听了，尖而刺耳，听了身上会起鸡皮疙瘩，多年前我去过歌厅唱卡拉OK，听过我唱歌的朋友都说，不但难听，而且难听得要命，求我千万别再唱了。受到几次冷嘲热讽后我也就不去歌厅了。我一时得到了满足，停了吟诵，创作思路却没了，一阵饥饿袭来，想到在豹子家只喝酒没吃饭，便穿好衣服出了门，准备到外面找点吃的。

等电梯时，我看到柱子的老母亲冯婶独自坐在楼梯通道上纳鞋垫，她肯定是给儿子两口子提供方便躲出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喊了声：“冯婶。”想告诉她柱子的“地”已经“耕”完了，嘴上却拐了弯，问了句：“冯婶，我的鞋垫纳好了吗？”

冯柱子的母亲纳鞋垫挣零花钱好多年了，五块钱一双。冯婶见是我，吃力地站起来，一脸歉意地说道：“大侄子，又吵着你了吧？等怀上就好了，怀上就好了。柱子虚岁都四十了，俺老冯家就指望他呢。”冯婶年过八旬，长得瘦小慈祥，满头白发，背也驼

了，但精神头不错，总不闲着，不是在小区捡矿泉水瓶、纸壳之类的东西，就是纳鞋底。冯婶也在矿上五七连干过，跟干妈熟悉，早认识我。做邻居后，对我十分亲切，遇到我好给我唠五七连的事，我则回避着。这时冯婶又感慨说：“要是你干妈在多好，我们老姐妹也有个伴……”我拍拍肚皮，打断她说：“冯婶，我还没吃晚饭呢，出去加点餐。”

冯婶从身上的绿色挎包里取出一副鞋垫递给我，说：“给你纳好几天了，总碰不到你。”我接了鞋垫，拿出十元钱给冯婶。冯婶接过钱，在挎包里掏出一沓零钞出来要找我五元钱，我说不用了，请她再给我纳一双。这时候我眼睛停留在冯婶的军绿挎包上。那是一个老式的军用挎包，挎包上印着“五七连筑路纪念。一九八零年七月。”的印红字体。我问：“冯婶，您这挎包有年头了吧？还留着身边呢。”

冯婶说：“是啊，是个念想，是个念想。现在我们老姐妹没几个了，头些天又走了一个，哎，快了，快了，俺也没多长时间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捶打着自己的膝盖。

我看着眼前的老人，不知道说什么？电梯来了，我进了电梯，看到冯婶一头的银发、一脸的皱纹、一脸的沧桑、一身的疲惫，心里面有点堵。出了电梯，走出住宅楼，心里仍丢不下冯婶，握着那副鞋垫，傻站在楼门口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没了食欲，望着满天的星星，不由得又回到文章里面去……我用力拍了下脑门，决定找冯婶聊聊五七连的事儿。

我折回去，见冯婶依旧坐在楼梯通道上纳鞋垫，上前喊着：“冯婶”，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坐坐，冯婶推辞不肯。我说有个朋友要纳两双鞋垫。冯婶听了才吃力地站起来跟我进了屋。我给柱子发了条短信，说冯婶在我家。那小子回了一个“嗯”字。我忙着把水烧开，给冯婶和自己各沏了杯牛奶，才在冯婶的催促下给朋友李书才打了电话，说要送他两副鞋垫，李书才问我怎么想起送他鞋

垫？我胡乱应付着要了他的鞋码，挂了电话，我也不急着把尺码和钱给冯婶，而是问起五七连的事。冯婶却不配合，话总丢不下柱子，担心余生抱不上孙子，唠叨着说柱子的父亲就是单传，到了柱子这儿，连个丫头片子都没一个，新结的媳妇，小半年了，还是一点动静没有，该咋办呢？说着流出几颗浑浊的眼泪。

我听了灵机一动，说：“冯婶，我有个表叔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当大夫，专治不孕不育，人称送子观音，要不我给我表叔打个电话让他给柱子两口子看看怎么样？”

冯婶听了立刻破涕为笑，用袖口揩了眼睛，双手合十，嘴里念着：“活菩萨，活菩萨。”站起来给我作揖，埋怨我怎么没早告诉她。

我笑着说：“我不是也才知道柱子的情况吗？”我轻轻拍着冯婶满是青筋，长满老年斑的一只手背，说：“冯婶，我要写篇五七连的文章，那时候我还小，好多事都不记得了，得麻烦您给我说说五七连的事。”

冯婶急迫的说：“中，中，五七连大小事俺都知道。你想知道哪些事？俺都告诉你。”

我心里发笑，说：“要是真是一个连，这老人家为了抱孙子准得给出卖光了。”

冯婶把讲述五七连的事当成了“有价交换”，催促我赶紧问。我看冯婶一副焦急、迫切的模样，便轻松地开导老人家说：“您就随便说，就从您来到十里沟矿说起，您的、别人的、亲身经历的、听说的、看到的，只要是五七连的事都可以说，咱们聊个个把钟头怎么样？您放心，明天一早我就给我表叔打电话。”

冯婶端起茶几上的牛奶喝下去大半杯，咂着嘴说：“为了抱孙子，俺给你说一夜都中。”

接着，冯婶开始了对五七连的回忆。

我把手机设置了录音模式。冯婶的名字叫郑秀英，以下是郑秀英的回忆（已做整理）——

俺们是一九七六年过完正月十五，从河南老家搬家到矿上的。柱子他爹是采煤队的排长（当时煤矿采掘队均按部队编制，排长就是现在的采煤队长）。他爹表现好，单位特

给的搬家指标。那时候，俺大闺女十一岁，二闺女八岁，三闺女五岁，老四两岁多，柱子还在我肚子里没出生。那会儿矿上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住的是席棚子、板皮房、干打垒，吃的粮食、肉、菜全靠供应，矿上就一个菜店、一个粮站、一个副食店、一个豆腐店、一个肉店，全得凭票供应。喝的水是金沙江里直接抽上来的，到了雨季整个就是黄泥汤子，喝之前得用白矾沉淀。

生活是艰苦，可矿工们的干劲儿都挺高，柱子他爹隔三差五的创高产。

可好景不长，俺们到了矿上没两年，他爹在井下受了工伤，干不了重活，调到地面看水池子去了，工资少了一大截子，一个月只有六十多块钱，养活一大家子哪儿够花啊？柱子出生不到半岁，俺就到五七连上班去了。

五七连的连长，也就是你干妈，是个好心人，把我安排到托儿所，正好带老四和柱子，上一天八毛钱的工资，后来柱子大一点，我主动要求到了生产排干。别看五七连的人都是娘们，矿上的大活儿没少干，全连编成了四个排，两个生产排，一个辅助排，一个后勤排。生产排主要是挖车底（清理矿车）、采毛石、筛煤等重活，后来还成立了采煤炭的小井。辅助排主要是从事水泥制品加工、土建工程和农场等。后勤排主要是从事工伤护理，当托儿所的阿姨，替矿工缝补工作服等。生产、辅助、后勤的工资标准不一样，比如托儿所一天八毛，挖车底一天一块二毛钱，瓦厂一天一块，打毛石一天一块三毛钱，都是明码标价。

俺在五七连啥活都干过，在托儿所带过孩子，在饭店炸过油条，到山上修过公路，在冰糕厂做过冰棍，在井口挖过车底，在煤场筛过煤，在采石场打过毛石，在摩挲沟修过防洪大坝，在沟北农场挑过粪、种过菜、养过猪，在土建队抬过砖和灰，修过平房和楼房……

冯婶说到这些，显得有些兴奋，浑浊的眼睛闪着光芒。

我看着冯婶佝偻的身体，估计跟她从事多年的体力劳动有关。我插话赞扬冯婶真能吃苦耐劳，冯婶却连连摆手说她抵不上我干妈，说我干妈带领五七连的姐妹为矿上立过汗马功劳。我跟着冯婶回忆了干妈带领她们所干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摩梭河上修防洪大坝。冯婶说：“以前，一到雨季，山洪都要往井下灌，影响矿上的生产，矿里决定在摩挲河沟修一道防洪坝，让洪水从引水涵洞里流过去。任务交给了五七连，那是一九七九年春节后下达的，距雨季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你干妈组织了一百多人开展了筑坝会战，一天三个班连轴转，俺们在摩梭河沟里干了三个月，在规定的时间内筑起了三十多米高的防洪坝。现在这座防洪坝早已被矸石掩埋得没影了，但这座大坝没白修，它把摩挲河两侧也就是沟南沟北连成一片了，以前这两个地方让摩挲沟南北隔开，两个人喊得应，可要见面，下沟爬坡，还得走晃悠悠的吊桥，得要半个多钟头，现在只要几分钟，可惜没几个人记得以前的情况了。”

冯婶说起这件事，叹了好几次气，说了件伤心的事儿。她说：“俺们修大坝的时候，柱子才三岁，有次俺大闺女给来送饭，柱子也跟来了，孩子一贪玩，没把柱子看好，柱子掉进河沟，在凉水里泡了一个多钟头，捞出来快一年都走不了路，把小鸡鸡给冻坏了，俺估摸柱子这么多年没孩子跟这有关呢。”

第二件事是在荒山野岭上筑路。冯婶说：“一九八零年上半年的事，矿上在一个叫茅草湾的地方打通了一个井口，井口距矿上有四公里远，有了井口，就得需要材料、设备，井口到矿上连个羊肠小路都没有，矿里决定修一条能运送物资的公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五七连。那时候修路主要靠锹、镐、箩筐、扁担和炸药，矿上支持的只有一台东方红推土机。那么长的一段路要让俺们在两个月完成，每天得完成六十多米。你干妈把

全连百十号体力好的姐妹都动员上了，我和你干妈都去了，我们集体向矿党委写了决心书，表示要“战高温斗酷暑，不想孩子不想家，修通公路戴红花”。俺们是打着红旗进山的，在山窝窝里用席棚子和茅草搭建了临时宿舍和食堂，吃住在山里。其实走路回矿上也就是大半个钟头，可硬是没人回去。五月至七月间，是咱们攀枝花一年最热的时候，中午以后的太阳能把人晒晕、烤暴皮。在野外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是一身的汗水。毛草湾那个地方净是荒山、野草，俺们最怕扎人的茅草，当地老乡叫火箭草，这种带倒刺的草专门给俺们作对，扎进衣服里就像好多的毛毛虫扎你，我们每天回到营地都像找虱子一样把扎进衣服里的火箭草一根根的拔出来。天实在是太热了，只要太阳一从山顶上出来，就别想干活了，刚开始修路的进度一天只有三十多米，有几个姐妹还被晒得中了暑，这样下去肯定完不成任务。你干妈想出了夜间和清早施工的法子，就是早上六点到十点，晚上五点到九点施工，避开最热的时间，这样把施工进度提高了一倍。空余时间，你干妈给大家读书、读报纸。现在我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真感动人。俺们在山里风餐露宿了两个月，每个人脚上的黄胶鞋都磨穿了，硬是在两个月内完成了筑路任务，矿上给参加筑路的姐妹挂了红花，发了奖品、奖状。冯婶带着激动，把身上的挎包拿给我看，说：“这就是当年筑路矿上发的，在箱底压了好多年了，以前给柱子当过书包，头些年搬家时，柱子差点当破烂扔了。”冯婶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军用挎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

第三件事是干妈带领一支突击队在深山里建采石场的事。冯婶说，一九八二年开春，矿上井下巷道碓用的毛石紧张，你干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叫红石岩的山沟里建立一个采石场，很快就解了矿上的燃眉之急。我们在那里干了大半年，直到毛石供应不紧张

了，我们才回来修的家属楼。唉，要是你干妈带着我们大伙一直在那里干，兴许不会出事……你干妈真是好人，姐妹们都记得她的好，多少年了，我是忘不了她。我记得你那时候身体差，你干妈总给你做朱雀汤，这个你没忘吧？现在啊，生活好了，过去的老黄历人们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的耳朵不由发烫，不知怎么回答冯婶的话，这时候柱子来电话，催冯婶回家。我看了下时间，不早了，扶起冯婶出了门。

在门口，冯婶问我：“大侄子，你真要写俺们？中！中！俺回去再好好想想，想起啥就过来告诉你，把俺们都写进去，最好拍成电视剧、电影，好让后人们看看。”

冯婶听着我说好，兀自哼哼呀呀地唱起河南豫剧《花木兰》：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
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
……

直到冯婶把她家的门关上，我才轻轻把门关上，回到电脑桌前，继续写起了起来。当我感到疲倦时，东面窗口已经泛起了光亮。我起身到窗前，拉开窗子，一缕清风扑面而来，我感到十分惬意，眺望着宝鼎山麓的曙光，吟道：

曙光茫茫，群山苍穹，诸葛不毛地，花团锦簇。金沙流水，东去浪淘沙，花开花落，谁是英雄？子欲养而亲不待，勿忘母亲的似水年华。

责任编辑 召唤

禅理小小说

赖俊熙

先生

先生执教三十五年，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布各界，内中不乏杰出人物。有经商者已成大款，做学问者名声遐迩，从政者地位显赫。而先生依然一身清贫，六十退休，在陋居养鸟莳花，照看孙子，闲暇泡茶一杯，捧陶令渊明诗，于鸟笼下、花草间摇头吟哦，怡然悠然。

一日，经商弟子乘的士携密码箱衣冠楚楚来拜，见先生陋居寒碜，陈设落伍老旧，日子寡淡，于心不忍，遂慷慨解囊，赠款千元，请除旧更新。先生不拒，淡然一笑，曰：放下吧。

又一日，学者弟子汗涔涔步行来访，恭敬捧送新出版著作，谢师栽培。先生欣然一笑，曰：搁下吧。弟子搁书，人却不去，坐陪先生闲话世事，言语间，委婉诉说时下出书艰难，为此新作问世，竟赔钱上万，致令负债，囊中窘迫，几近揭锅不开。先生深为同情，与弟子共叹。叹毕，忽记起经商弟子之所赠，遂悉数取出，强按学者弟子手，命拿去暂解危难。

再一日，从政弟子乘公家豪华轿车气宇轩昂来望，寒暄数语，掏精美名片递上，嘱

遇困难可持片来寻。先生浅然一笑，曰：撂下吧。从政弟子临行，忽见学者弟子著作，寻思可儒雅名声，遂求先生借。先生曰：拿去吧！

又数日，经商弟子复至，见从政弟子名片，视若珍宝，称同学阔别当联络感情，径取在手，扬长而去。

如是，弟子之所赠又皆为弟子所取走。然先生并不以为失，依旧一身清淡，在陋居养鸟莳花，照看孙子，闲暇便泡茶一杯，捧陶令渊明诗，于淡淡花香悠悠鸟鸣中摇头吟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禅林故事：

五祖年迈，欲选人继承衣钵，命众弟子各呈诗偈，以审参悟。众僧教头神秀上座捧上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众僧均称好诗。五祖颌首微笑，道：诗乃好诗，如此修行下去，便可得悟，然尚不算入门。有尚未受戒行者慧能，正在碓房舂米，闻讯，亦吟诵一偈，烦人书写，呈送五祖。诗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读罢，击节赞曰：这才是参悟了！于是选中慧能。慧能成为禅宗六祖。

茶 婆

川滇交界处，苍茫四方山，道路崎岖，气候炎热，瘴疠肆虐。虽处处清泉，路人皆不敢饮。饮者必病，轻者痛苦不堪，重者夺去性命。

山间有村女，体态矫健，腰肢婀娜，天生丽质，美貌端庄，且勤劳质朴，贤淑温柔，似蓝天上白云娴静纯洁。七村八寨男子均慕其姿容，爱其情性，纷至沓来相求，日日情歌绕茅屋，门槛几被媒人踏断。

求亲者众，反令父母作难，遂相商，由女儿自拿主意，择中意者嫁。村女暗中留意，瞧上三人。

三人一为樵子，一为农夫，一为往来于山中的赶马郎，均年轻英俊，诚实厚道，又精明强干，属人中尖子。村女掂来量去，难分高下，决断不了。如此，反将一腔欲望冷淡，只余柔情缠绵。后思忖再三，终得一既不厚此又不薄彼良策，遂招三人齐聚，告知三位均为其所敬爱，无奈自己仅此一身，不能分属，唯终生不嫁，永与三位为友。为使友情长系，请樵子伐柴，农夫挑水，赶马郎供茶，由她烧成茶汤，置于路旁，供路人解渴消暑。三人听后，寻思甚善，均表赞成。自此，崎岖山道边，一溜茅舍前，便有了个小小竹寮，内设白木桌凳，桌上搁硕大陶壶，壶旁擦洁净土碗。来往路人经过，走得口干舌燥，便有位婷婷村姑从桌边盈盈站起，倾一碗金黄喷香浓茶捧上。路人饮下，暑热顿消，疲累尽除，歇罢足，道声谢，神清气爽又上征途。

女名素云，然路人多不知晓，初，呼之茶姑；次，唤作茶娘；后，尊为茶婆。有在那一带来往的老客道，直至解放，那茶寮、茶桌尚在，茶婆已银丝满头，仍体态窈窕，风韵一如女儿家。又说，那三位男子，到白头皓首，虽儿孙满堂，仍信守年轻时诺言，

荷柴挑水供茶，各司其责，从不闪失中断，并常与茶婆在茶寮相聚，坦荡谈笑，情同手足。

禅林故事：

雨后初霁，河水暴涨，咆哮奔腾，冲毁木桥。河边，一位姑娘呆望着汹涌的河水，愁眉紧锁。沿山路走来两位僧人。一僧近前，道：姑娘要过河吗？别发愁，贫僧可以抱你过去。姑娘甚是羞赧，却又无奈，只好让其横抱，涉水过河。另一僧看着，心内妒忌，待姑娘离去，便责怪那僧：师兄，出家人戒淫邪，你怎可怀抱大姑娘过河！那僧初是一楞，旋即明白，不禁大笑：嗬嗬！我可是早就将她给放下了，可你，直到这时还将她抱在怀里啊！

村 姑

雅砻江畔野村，有少女名秀姑，天真烂漫，虽十八仍不醒事，只知做、吃、睡、玩，浑然无心，俨然童稚。但姿质出众，秀丽妩媚，且活泼娇顽，可爱动人，故不乏登门相求者。其父母粗通文墨，晓理懂事，颇为达观，又珍爱女儿，故每有求亲者，必征询秀姑意愿。秀姑却视如儿戏，无论是谁，均说：随便！张也随便，李也随便，如是，反令父母慎之又慎，难以决断。

一日，气候燥热难当。饭后，秀姑采野花一枝，跳跳蹦蹦，哼哼唱唱，下山溪洗浴。溪湾幽静，绿荫蔽日，溪水清亮澄澈。秀姑裸体入水，扑腾嬉戏，暑热荡尽，痛快之极。浴毕，见溪中游鱼翩翩，竟忘乎其形，撒欢捕捉。咯咯笑声惊动一中年貌丑光棍。光棍本在山边引水灌田，遂弃锄，寻声而至，见秀姑妙不可言胴体及娇憨妩媚情态，一时欲火升腾，把持不住，便如虎扑上，将其强暴。事毕，问秀姑：可愿嫁我？秀姑一如回父母般，道：随便！光棍大喜，

携秀姑手往见秀姑父母，实言野合事，请许秀姑为妻。父母大骇不信，质问女儿，秀姑坦然承认。问是否愿意做光棍妻？回答依旧，仍是：随便！父母无奈，只好屈允。

婚事办得匆促草率，整个仪程，父母强作欢颜，内心却叫苦不迭，暗怨女儿缺少心眼，疏于警惕，毁了自己，料定日后定然懊悔莫及。孰知，小夫妻婚后竟和美异常。女婿年长，又貌丑，无意间得此美妻，视若珍宝，宠爱万分，知疼晓热，极尽迁就。女儿被丈夫疼着宠着，虽为人妻，却自在如未嫁时，情性不改，娇憨顽皮烂漫天真依旧。无忧无虑无老相，后成了一双儿女母亲，仍不显憔悴，反越发丰腴鲜妍，千娇百媚，光彩照人，被乡民传为奇事。

禅林故事：

两位僧人刚到禅院。赵州和尚问一僧：以前可来过？那僧答：未。赵州吩咐：吃茶去！又问另一僧：以前可来过？这僧答：来过。赵州吩咐：吃茶去！院主（禅院总务长）不解，问赵州：师长！没来过的，请吃茶，可！而来过的，也请吃茶，何也？赵州不答，唤应院主，亦吩咐：吃茶去！院主顿悟：平常心是道，逢茶吃茶，逢饭吃饭。

文兄诗嫂

文兄与诗嫂同为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文兄长诗嫂十余岁，不仅讲古文为教师中翘楚，还是当地文坛著名文学评论家。诗嫂未成文兄之妇前乃其得意弟子，暗恋文兄，发表数首现代诗出名，被当地文学刊物撰文誉为“诗坛新秀”。后考上大学中文系，学成归来，和文兄同校执鞭，以现代青年火辣进取之精神拿下文兄，昔日师生，今之同僚，

结为连理。消息传开，一方教育界、文学界轰动，赞为佳话，唯以书香气浓郁而有名的临江酒家文轩村老板钱君得知，无足酸楚。

钱君亦曾是文兄之弟子，诗嫂之师兄，私下钟情于诗嫂，因学业泛泛，高考不第，下海经商，成了富翁，身边美女环绕，但终不遂愿，常叹息之。闻学妹与尊师长幼配，已领证书，遂主动找去，向诗嫂猛拍胸口，曰：婚宴师兄分文不取，全给包了！

是日，宴席在江畔长堤上排开，共六十八席。隆重仪式开始，钱君致词，酸溜溜道：“尊师、学妹喜结秦晋，弟子不才，设六十八席祝贺……”话未尽，有昔日学弟插问：“师兄，‘六八’之数何义？”钱君欣然答曰：“‘六’谓六六长久，祝师长、师妹隔代姻缘长长久久；‘八’谓鄙人借师长学妹天地配大婚之喜，生意如日中天，大吉大发！”

众宾客闻之，皆欢呼，唯文兄不喜，悄声嘱咐妻子：“下来即将一应费用付他，不可少分文！”孰料，诗嫂却摇头，亦悄声责怪丈夫：“你何迂腐如此，不让人求点儿心理找补？”

禅林故事：

明代吴派后期画家陆治科举失利，致力于书画，拜文徵明为师，以山水、花鸟见长，尤擅长色彩写意，曾绘《榴花小景》一幅，画中百合、石榴、菖蒲三种植物并立而偃仰有致，水墨写百合，墨笔勾花叶，朱砂点石榴，花青染菖蒲，布局简单明快，用笔简练，达自然天成之趣。此画被一位也是丹青高手的游方僧人朋友看到，便赋诗一首。诗曰：

百合菖蒲各自开，清芳素雅均是卉。
若无榴花笑炎阳，岂不一地尽白灰。

责任编辑 召唤 马丹

【创作谈】

回归民间谈禅

赖俊熙

我的几题“禅理小说”见诸报端后，有文友颇感兴趣，问我怎么写起“禅理小说”来，是否因为活得不顺心而寻求逃避，寻求心理平衡？

我笑而不答。

友人所问，不无根由。我确实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无意招惹了一伙官场无赖，在文学环境里备受磋磨，心里愤愤又无奈，不得不逃避，移情野山野水古朴乡村以自解。便是那段移情，使我这曾被人认为是从民间走出的作家察觉自己其实虚担了这个名义，而只不过是由虚荣可笑的小知识分子起步，经过一番苦斗，成为从某个方面看稍微大了那么一丁点儿的更虚荣可笑的知识分子。

因为我根本不具备民间广大人民那种秉赋和气度。

这主要表现在精神王国的生活上。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的物质生活要比他们优越，但精神王国的生活则不然，总摆不掉得与失的困扰，偶有所得便愉悦，似乎天也很蓝，云也很白，草也很绿，花也很艳；而但有失，就一切都调了个个儿，好象眼前的一切都晦暝无边。因了这患得患失，就感觉活得很累，很憋屈，很疲惫。他们则不同，尽管物质生活匮乏，有的甚至连温饱也未解决，但精神王国的生活却强我百倍，

能实实在在地把握自己，肯定自我，热爱人生，注重创造，灵魂自由、奔放、果决、豁达、充满自信，不期冀别人赐予，也就不为权势所左右，一切均依赖自己，没吃找吃，没穿找穿，但能吃饱穿暖，便当歌则歌，当舞则舞，潇洒自在。

由此，我想到了人的“活法”问题，并从“活法”上看出了我与他们的差异，那即是：我活得假，他们才活得真；我活得空虚，他们才活得实在。我是被环境扭曲的非人，活着不是为自己的存在，而好象专门是为别人的存在，为别人的高兴或恼怒，光荣或耻辱，升迁或沉没；他们则恰恰相反，并不在意别人高兴或恼怒，光荣或耻辱，升迁或沉没，只是按自己的生存方式活着，自自然然地活着。

于是我明白了：我过去自以为多读了些书，多走了些地方，多明白些事理，便觉得自己境界很高，似乎已立足方外，洞察一切，其实却糊涂透顶，自己把自己牢牢地锁进世俗的樊笼中自己折磨自己，尚浑然不觉；而他们，看似愚昧，身在狭小家庭里、巴掌大天地间，整日为觅食求穿奔忙，但心地却如水清亮，如天宽广，不为虚名所累，不为除衣食外的许多欲望违心地受人摆布，精神王国自由而空灵。

明白这点，我便开始反思过去，反观一切，决心走出自己营造的牢笼，去自己把握自己，肯定自我，注重自我创造，争取精神王国的解放，换一种“活法”。

这意识产生后，说来还真神奇，那曾经一度在心里边沉甸甸搁着的诸多烦恼遂像被风吹走了似的，荡然无存，精神倏地轻松，人也似乎年轻了许多。

这之后，我受聘于四川省作协文学院，当了一段时间“专业作家”。1992年初春，文学院在邛崃举办笔会，一天，改稿之余，几个同仁相邀去逛书店，一下子，我便被日本禅学家秋月龙珉的《禅海珍言》所吸引，毅然买下，回到住地，斜依枕上细读起来。

我很快被书中的禅林故事抓住，仿佛觉得一群禅师正谈笑风生地从中国大地深处朝我走来，机智、幽默、简捷、含蓄地向我讲着他们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生活艺术。我被这一群衣衫不整，落拓不羁，含笑微微，潇潇洒洒面对人生的智者折服，掩卷之后，仍在默默咀嚼他们那些简捷的禅言，越嚼越觉得意味无穷，越嚼越感亲切。

我便这样被触发，进而联想到几十年间所熟悉的一些极普通平常却活得极轻松洒脱的各色人等，并拿了他们去和那些禅师比较，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竟跟那些禅师何其相似，精神王国的生活简直就像从禅师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一般。于是，我忽有所悟：啊，禅其实就牢牢地扎根在民间！就在我们的身边，便有不少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握了积极的生存艺术，而泰然自如地应对着复杂纷纭的人世。

这是些不在禅林的禅师，不认为自己是智者的智者。正所谓“大智若愚”。

我为这一感悟和发现所激动，突然萌生念头：那么，何不以小说形式把他们写出，同时，让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禅院中的大师们对照，告诉读者禅学非玄学，更不是非

得遁迹山林潜身寺院才可以参悟的。于是，当晚便草成三题。

后来，这三篇尚属试验性质的东西被文友们看到，都说还有点儿意思。一位出版界的朋友甚至鼓励我干脆写它百十篇，结个集子。我当时欣然而应，然而当拉开架式继续往下写时，方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竟是越写越觉艰难。

难在生活中虽然处处可以感觉到禅理的存在，但真正有故事有形象能入得小说吸引读者的却并不那么俯拾皆是。

这或许是我对禅的领悟尚还肤浅，因之不可能有更多的发现。

无奈，只有慢慢地来，暂时把那结集的热情放下。

便是在我慢慢来时，一批“禅理散文”已经面市，这样，我这“禅理小说”就不能再算新鲜。

不新鲜就不新鲜吧！好在不是青菜萝卜，放久了就不能吃，故也犯不上着急。

但是有朋友问我了，说，你那“禅理小说”还打算往下写吗？

我答：还写。

再问：你准备写多少篇？什么时候才成一定规模？

我答：不晓得。哪天觉得可写了就写一篇，觉得还不能写就不写。

总之，顺乎自然。套一句禅机说：逢茶吃茶，逢饭吃饭。茶饭俱无，自然就不吃。

也有人对我见诸报端的几篇见仁见智，觉得只需保留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没必要画蛇添足地给赘上段禅林故事。对此，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那“蛇足”留下。这并非是说朋友的意见不可取，而只是因为动念之初就这么“画”来的，没必要再斩它下来。

也是顺乎自然。

责任编辑 召唤 马丹

横空出世

——记攀枝花晚熟芒果发展历程

李应磊

攀枝花市的第一株芒果是仁和区总发人1938年引进栽培的，如今，总发红星二组还能看到这棵老树的风姿。攀枝花建市后，市林业局引进数万株芒果，公园里、道路旁、房前屋后都有芒果的种植，只是那时的芒果并不是优良品种，作为水果，不能形成产业，作为树种，只能观赏和提升城市绿化率。

芒果是热带水果之王，属于漆树科常绿树，该树种抗逆性强，生命力旺盛，可成活百年以上，果实多粗纤维，富含维生素，营养价值较高，具有滋润肌肤，清热生津，解渴利尿等功效。

攀枝花的芒果独具一格，因为攀枝花白天气温高、晚上气温低，冬季没有严寒，夏季没有酷暑，昼夜温差大，光合作用强，便于干物质积累，故攀枝花所产的芒果果型大，纤维少，汁液多，味甜蜜，芳香浓烈，质地腻滑，十分喜人。

一、部长独具慧眼

原农业部长何康（1923年2月—2021年7月），是热带农业专家。1996年，何康同志带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黄宗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等专家到攀枝花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认为，攀枝花市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丰富的待开发的土地资源，具有建设我国乃至世界上海拔最高、纬度最高、成熟期最晚、品质最优的大规模芒果生产基地

的条件。针对此情况，专家们草拟了《在攀西地区发展10万亩一流的优质芒果商品基地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支持。

二、市校联合结真谛

在何康同志的牵线搭桥之下，1997年3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攀枝花市签订了市院合作协议，双方建立了多方面合作。攀枝花市先后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大学引进了20多个品种的种苗2万多株，经过几年科学试种筛选，确立了表现好的吉绿、凯特、爱文、金煌、台农一号、象牙、贵妃7个品种为市内主要推广品种，进行大面积种植。

攀枝花市农牧局每年都要派领导及技术人员到海南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大学实地考察取经，学习芒果栽培技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热带农业大学，每年都派遣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到攀枝花市指导芒果种植栽培，将芒果栽培现代化科学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攀枝花市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户。育种、嫁接、修枝、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包装……事无巨细，切实做到了传经送宝。双方合作的科研项目《攀枝花市晚熟芒果丰产优质栽培综合配套推广技术》，被国家科委评为科研项目一等奖。

攀枝花市日照强。如果不人为干预，毒

花花的太阳会将芒果果实灼伤，严重影响芒果的外观和内在质量。芒果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水果，也是虫子雀鸟们喜闻乐见的食物，虫子钻进果实，躲藏在里面吃，雀鸟们把果实啄得大眼小孔。于是，专家们设计了套袋技术，用纸袋套住芒果果实，避免了虫鸟为害。

一次座谈的时候，攀枝花技术人员提出一个问题，凯特芒果套袋过后，表面上的红晕没有了，由红芒变成了白芒。两院专家听后笑了笑，觉得套袋虽然没有改变芒果的口感和品质，但是颜色变浅，外观改变，始终是个问题。专家建议将不透明的纸袋改成透明纸袋，由此还原凯特芒果红芒的本来面目。

1998年，全国农业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攀枝花携凯特等品种的芒果走上更大的舞台。从此，每一届全国农业博览会，攀枝花都去参展，攀枝花芒果名声越来越响亮。2004年，攀枝花市已经建成晚熟芒果基地4个，种植面积达12万亩，盛果期后，可达亩产2吨以上，产值8000元。

三、敢吃螃蟹的人

彝族青年李德，最初担任生产队会计，后来种植西瓜致富，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当上了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混撒拉村党支部书记后，李德带领村民修通了公路，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问题；兴办了沙厂，改变了居住条件；兴办了农家乐，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一系列工作做下来，李德总感觉离致富还有一定差距。

发展芒果产业使李德直觉到有了致富的方向。他首先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荒山荒坡种植芒果40多亩，几年之后，大见成效，于是将自己所有承包地全部种植了晚熟芒果。

在李德的带动下，混撒拉村掀起了种植晚熟芒果的高潮。李德也积极帮助村民搞好规划，计划人均种植晚熟芒果10亩以上。经过不断积累，混撒拉全村种植芒果2万多亩，年产芒果1.05万吨，产值7300余万元，村民

人均收入增长15倍，混萨拉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攀西芒果第一村”。

1991年，李德被评为“四川省科技致富能手”，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被科技部评为“星火科技二传手”，2020年被评为“四川关爱明天十佳五老”。

混萨拉村的成功使攀枝花三区两县想要改变现状的村落乡镇纷至沓来，向李德取经。李德慷慨分享致富经验，渐渐地，阿署达村也成为著名的芒果基地，全村683户居民，有650多户种植芒果。收成好的时候，往往一户人家就能丰收20多吨芒果。芒果产业成为阿署达村农民致富的三驾马车之一，每年给村民带来2000万到3000万人民币的收入。来自湖南金果苑公司的水果营销商王清河追“芒”近2000公里，来到阿署达，一个月就带走100万斤芒果。

积极跟进芒果基地建设的还有，前进镇、布德镇、红格镇、金河乡等等，这些基地的芒果种植面积都在数万亩以上。

四、产业如日中天

攀枝花是全国第二大芒果生产基地，晚熟芒果是攀枝花独具特色的。以凯特品种为例，每年6月初上市，直到12月都还在采收。900米左右的低海拔地区，6月初就上市，1700米高海拔区到12月底还在采收。

当其他产区因芒果开花期间遇到多雨、降温天气，大大影响芒果产量时，攀枝花因能光照充足，旱季、雨季分明，产量总体维持平稳。

2021年浙江嘉兴水果市场销售国内外芒果25万吨，其中5万吨来自攀枝花。国外销售量较大的是俄罗斯和波兰，并由东欧中转到欧洲多国，蓉欧班列年发放芒果3万吨以上。

就国内市场而言，攀枝花的芒果既销售到非芒果产区，也销售到两广、海南、福建等芒果生产老区。因为芒果生产老区大都在沿海地带，5月台风来临的时候，芒果基本上已经罢市，修剪了枝条，休养生息，只能等

候来年再生产，攀枝花的芒果正好满足了这些地区用果习惯的空档。

攀枝花晚熟芒果刚好打了个时间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销优势。

近年来，攀枝花市委、市政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紧紧围绕发展特色农业，打造中国晚熟芒果产业城和区域农业“一品牌两中心”的部署，从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2022年，攀枝花的芒果产量突破42万吨，实现综合产值超过36亿元。

2023年，攀枝花芒果总产量54万吨，总产值40多亿元。芒果产业带动全市农民人均增收5181元，占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2%。全市共建成部级南亚热带名优农产品基地3个，部级芒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9个。这些成绩体现出芒果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

2024年，全市芒果种植103万亩，品牌价值近50亿元。拥有芒果（水果）专业合作社800多家，家庭农场4500多家，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经过30多年的市场检验，攀枝花芒果已经形成统一的品牌和LOGO标志，“攀枝花芒果”品牌获准国际商标注册，先后取得“2011消费者最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多项殊荣，晚熟芒果已经成为攀枝花的一张靓丽名片。

五、前景光辉灿烂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攀枝花晚熟芒果的发展前景总体向好，原因如下。

一是自然禀赋特别丰厚。攀枝花依托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如北纬26°的地理位置、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干湿分明的季节、充足的日照时间、无霜期长、年均气温适宜等，为芒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自然条件是孕育优质产业，使攀枝花拥有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晚熟芒果生产基地的

先决条件。

二是品牌建设特点突出。攀枝花特别注重芒果的品牌建设和质量提升，比如攀枝花市喜果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了自己的芒果品牌，通过优化品牌和提升价值，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三是科技创新与时俱进。攀枝花市政府和农业科研机构进行了跨界合作，通过科研与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芒果的产量和质量。如长期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大学的合作，不断引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天上飞着无人机，地上修筑了轨道车，除草、施肥、运输全程机械化……诸多科技感满满的“神器”让芒果种植更加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四是市场拓展空间广阔。攀枝花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沈阳等城市长期设立直销站点，与欧盟、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长期合同销售，实现了产销有机结合。经销商还积极开发电商线上销售，例如回乡创业的青年许开成通过外贸和线上渠道，年销量便可达上千吨。站点销售、公司采购、线上销售几相结合，大大拓宽了攀枝花芒果的销售途径。

五是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国家科委、发改委、农业部等领导，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省有关部门领导，攀枝花市委、政府的领导，都大力支持攀枝花晚熟芒果的生产、立项、开发，从政策、资金、技术各个方面全力扶持，攀枝花晚熟芒果种植、生产技术的不断升级因此有了充足的底气。

六是攀枝花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攀枝花人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共同目标走在一起。几十年来，团结协作的精神，一往无前的斗志，争取胜利的雄心早已刻在攀枝花人的血液里。相信通过一代代攀枝花人的不断努力，晚熟芒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 管夏平

“五七连”纪事

马晓燕

如今提起“五七连”，恐怕知之者甚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各地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五·七”指示，随之产生出来一批新生事物，如“五·七”干校、“五·七”农场等遍布各地。许多城镇职工家属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进入企业不同岗位工作。这些在石油、煤炭、化工、建筑等国有企业中从事生产自救或企业辅助性岗位工作的城镇职工家属，被称为“五七工”或“家属工”。而“五七连”就是那个特殊时期在攀枝花宝鼎矿区出现的新生事物。攀枝花当时的许多国有企业都成立了“五七连”。“关于“五七连”的如烟往事，随着岁月的变迁，都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对于母亲那代人，确是人生中最难以忘记的奋斗历程。

一

宝鼎矿区各单位成立的“五七连”，其实就是家属工厂，在“五七连”上班的，均是清一色的家属工，母亲就是其中一员，母亲从一九八四年进入“五七连”工作，直至退休。和母亲一样的“五七连”家属工，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退休后都拿到了退休工资。

母亲所在的“五七连”，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女性。连长姓袁，是个典型的东北人，大高个、大嗓门，为人随和，家属工遇到事情喜欢找她汇报。指导员姓高，虽然是个四川人，但个子也很高大，脸上生有不少雀斑，她老公在父亲单位的业务科室工作，家里条件相对较好，一双儿女穿得干净整洁，学习成绩非常好，后来都考上了不错的学校，工作后也很出众。高指导员能说会道，是个厉害角色，她的组织力、发动力极强，家属工都挺怕她。袁连长和高指导员都梳着那个年代典型的“五号头”。“五号头”的特点是刘海不过眉，鬓角不遮耳，发根与脖子平齐。这个发型在当时极为流行，矿区绝大多数妇女都梳这种头型。据说“五号头”这一潮流的起点可追溯到导演谢晋执导的电影《女篮五号》。电影中的女主角以其简洁利落的“五号头”形象吸引了观众，特别是当时的女青年，纷纷将此发型视为时尚潮流。“五号头”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也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母亲在农村时梳着大长辫子，到“五七连”上班后，思想守旧的母亲对发型的改变却不守旧，母亲跟随风潮、积极融入“五七连”大集体，义无反顾地剪掉又黑又粗的大

辫子，改梳“五号头”，向袁连长和高指导员看齐。母亲这个头型保持了四十年，“五七连”家属工几乎都是这种头型。直到今天，年逾八旬的母亲依然梳着“五号头”。姐姐和我也都曾按母亲的指示梳过“五号头”。但我和姐姐却觉得这种头型着实谈不上美观。我不止一次对母亲说，我不梳你们这种“老娘们头”，难看死了。我想，母亲之所以让我们梳这种头，无非是嫌弃我们留长发费时费事还费洗发膏，仅此而已。我和姐姐私下达成一一致，决意按我们自己的喜好留长发，母亲数落过几次，也觉得女孩子还是梳辫子好看，便不再唠叨我们。

二

“五七连”规模不小，人数也不少。有综合商店、粮店、菜店、肉店、豆腐坊、拉丝厂、打铁班、硫酸厂、蓄电池厂、甘蔗班、清扫组等，近百名家属工在这里辛勤劳作。

“五七连”最辛苦和危险的工作是在硫酸厂烧硫酸，硫酸厂建在离单位和家属区较远的后山上。母亲那会在甘蔗班种甘蔗，我有时中午去给母亲送饭要经过硫酸厂，每次老远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二氧化硫那刺鼻的气味，至今这种气味都牢牢地刻在我心里，难以忘记。

在那个年代，“五七连”的硫酸厂并不像国有企业的硫酸厂那样具备各种安全防护措施。在硫酸厂工作，时常有家属工因接触到硫酸和其他有害物质，对皮肤、呼吸道等造成刺激，引起皮肤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现象发生。我同学的母亲周阿姨就因为工作时大意了，被硫酸灼伤了右手和右脸的皮肤，在家休养了好一阵子。伤口愈合后，“五七连”就把她安排到菜店工作。周阿姨心地善良，她爱人也老实巴交，在单位看守仓库大门，夫妻二人从未因这事找“五七连”的麻烦，

更未到单位去吵闹过。听母亲说，曾有几个家属工背后给周阿姨出主意，让她去单位闹，要赔偿、要单位给她待业的大儿子解决正式工作，周阿姨觉得是自己疏忽大意造成的伤害，与单位没有关系，不能去给单位找麻烦。硫酸厂后来又发生几起类似的事件，后续处理过程远比周阿姨的复杂麻烦得多。加之硫酸厂的设备总是出现问题，工艺也极为落后，高温硫酸腐蚀性太强，冷却管线时常被腐蚀穿，家属工技能素质也较差，导致硫酸厂停产频繁，没几年硫酸厂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前年春节回家，我看到周阿姨在小区遛弯，八旬高龄的她，慈眉善目、胖乎乎的，身体出奇的好，仿佛岁月无法奈何她。

要说“五七连”最受职工家属欢迎的，当属豆腐坊。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凭票供应粮油副食等产品的年代，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荤腥，豆腐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讲，就是平时最营养的副食品。每天排队到“五七连”豆腐坊买豆腐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去晚了时常空手而归。在豆腐坊上班其实是件极为辛苦的活计，特别是冬天，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连个囫囵觉也睡不上。邻居柳姨就在豆腐坊工作，她每天都早早地起床往豆腐坊赶，和五六个家属工将头夜浸泡好的黄豆倒在石磨上开始磨豆子，后来石磨改成电磨，省事省力省时不少，洁白的豆浆哗哗地流进磨沿下硕大的木桶里，然后经过滤浆、烧浆、点浆、压榨豆腐等工序，就制作成了豆腐成品。我有一次听到柳姨同母亲闲聊时说，她一点也不喜欢这工作，每天困得眼皮直打架，家里和孩子也顾不上，孩子们都有意见，可她也是没法子事情。母亲曾在乡下做过豆腐，我们也帮着打过下手，知道其中的艰辛，很是同情柳姨。我心想，只怪柳姨豆腐做的太好了，柳姨做的豆腐色泽正、质地细腻且富有弹性，用手轻轻按压后，眨眼工夫就恢复原状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讲，

就是Q弹Q弹的，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吃进嘴里细腻柔滑。冬天在豆腐坊还好，满屋热气腾腾，很暖和。但一到夏天就难熬了，家属工们每天都是汗流浹背，内衣裤都是湿的。

柳姨一直都是胖胖的，气色极好。我猜想是经常在豆腐坊吃新鲜的豆腐、喝新鲜的豆浆之故吧！偶尔我们也能喝到柳姨偷偷捎给我们的一小盆豆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豆腐坊已关闭，柳姨便在菜市场附近开了一间小店，专门卖豆花，还搭配她秘制的蘸料，生意异常火爆，往往头天需要预订才能吃上她亲手做的豆花。柳姨的好手艺让她家过上了比别人家更好的生活。岁月终究没有辜负辛苦努力的人。

记得那会儿，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豆腐坊，他总是把一个小笊箕放在豆腐坊，中午下班后取完豆腐才回家。由于家里油票短缺，豆腐几乎都是同丝瓜一起清水煮，再放点盐了事，偶尔会放一点儿猪油。父亲说，豆腐的营养价值同肉和鸡蛋差不多，我们正长身体，要多吃豆腐，营养才跟得上。

三

“五七连”还有个冰棍厂，母亲曾在冰棍厂卖过几年冰棍。生产冰棍属于技术工，从事这项工作的家属工是固定的。而卖冰棍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肯吃苦、不怕热、肯多走路就行。用母亲的话说，做冰棍这活计是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多好啊！其实，那个时期的冰棍只有牛奶、糯米、绿豆沙这几个品种，工艺并不复杂。

母亲和几个家属工每天一大早就戴着草帽、脖挂一条汗巾、背着冰糕箱出了门。母亲每天先是到冰棍厂装冰棍，然后走街串巷叫卖。母亲最常去的是我就读的矿务局五中

小、矿建社区、三十九片区和供应处家属区这几个地方。逢单位放坝坝电影，那天的冰棍最好销，有时冰棍卖完了，电影还未散场，母亲就赶紧跑到冰棍厂再去装几十根回来接着卖。有时逢阴天或下雨不好卖，母亲就得走很远的路，到矿区各单位的家属区、学校、工矿叫卖。我们全家经常齐上阵帮母亲卖冰棍，我们从小生活在大山里，走路脚下生风，即使负重也不在话下，母亲卖冰棍的数量总是比另外几个阿姨多。

有一个卖冰棍的年轻阿姨身体似乎不太好，走不了远路和急路，经常看到她背着冰棍箱上气不接下气，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母亲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告诉母亲说她心脏不好，干不了重活，有时感觉胸口像有一块石头压住喘不上来气儿。她老公心疼她，怕她有个闪失，坚决不同意她到“五七连”上班，但她不想成为家里的负担，想找个事情做。母亲很同情这个小阿姨，时常邀她一起卖冰棍，还经常帮她卖，有时还把自己多卖出的数量计到她头上。那个小阿姨对母亲很是感激。小阿姨会缝纫，家里有台结婚时买的缝纫机，她经常帮我们家做些简单的缝纫活，也不肯收钱，还一再表示以后我们家三个孩子过年的新衣服就让她做。后来，这个阿姨离开了“五七连”，去医院做了心脏手术，恢复得很不错，几年后先后生养了两个女孩，她自己还在矿区开了间缝纫铺子，日子平常且幸福。

四

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五七连”的模式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取而代之的是各单位新成立的劳动服务公司，“五七连”这个特殊群体也随之划归到劳动服务公司。那时，母亲已被分配到清扫班打扫家属区卫生。劳动服务公司由经理、支部书记、会计、出纳等

有编制的正式职工组成，是一个正科级单位。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曾是父亲的同事，他五大三粗的老婆同我母亲一起在“五七连”清扫班工作，他的大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

这个时期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始招收本单位职工家里未就业的待业青年。那会儿，能考上中专、大专、大学的职工子女凤毛麟角。男生相对女生更好升学和就业，矿务局当时开办了技工学校，专门招收采掘、机电、电钳等专业的男生，毕业后充实到各煤矿单位从事采掘机运通等工作。而技工学校每年招收女生的数量极少，只招七八个。偌大的矿区能考上技校的女生学习成绩都是顶尖的，这部分女生有的后来还被招聘到矿区各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绝大多数职工家的女孩子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要么在家待业，要么复读来年再考。记得那会矿务局党校还专门办了几个复读班，专门招收复读生，生源居高不下，有时还得托人才能上到复读班。有的职工子女生性不喜读书，无论父母如何软硬兼施，坚决不去复读，只好在家待业。

矿区各单位为解决这部分职工子女就业问题，便把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五七连”作为安置待业青年的就业场所。我有几个中学同学毕业后相继进入到服务公司下属的“五七连”工作。姐姐中学毕业后也在“五七连”干过一阵子。记得姐姐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是二十六元，姐姐大方地给我买了件我心仪已久的黄色圆领蝙蝠衫毛衣，我开心地穿着这件毛衣直奔宝鼎照相馆，美美地拍了照，这帧泛黄的老照片至今仍装在那本同样泛黄的相册里，每次翻开这本珍藏的相册，就会

沉浸在那久远的充满温情的回忆里。

二十一世纪初期，劳动服务公司积极主动适应环境和市场的变化，更名为多种经营公司。多经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开辟新的业务，相继建起了蓄电池厂、锚杆厂、单体支柱加工车间，还从事物业管理、绿化管理、维修工程管理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等业务。尤其是蓄电池厂生产的蓄电池质量好，名气很大，产品还一度走出矿区，远销市内外，效益很不错。那些当初被安置到“五七连”的待业青年，大多成了多经公司的主力军，企业同他们签订了正式劳动用工合同，给他们交纳“五险一金”。我有两名中学时期的女同学也在多经公司工作。多经公司实行照件计工资，多劳多得，与当时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的现象不同。在多经公司工作的职工积极性都很高，有的为了多挣工资，把午饭带到单位吃，吃了接着干。我弟媳也在多经公司从事锚杆计件工作，刚开始母亲中午给她送饭，后来母亲年岁大了，她便自己带午饭到单位吃。多经公司单体支柱车间有一名姓高的小青年，吃得辛苦、技术精湛，每月工资比机关干部还多。多经公司后来的经理是个学机械的大学生，他带领职工跑市场、开发井下支护新产品，还每年举办职工技能大赛，重奖拔得头筹的技能人才，出了不少技术革新能手，这个单位后来还发展成为一个股份制企业。

星河流转中，随着母亲那代经过艰苦劳动磨炼的家属工陆续退休，“五七连”也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五七连”的沧桑往事，随着如歌的岁月，穿越时光的长廊，久久难以忘怀。

责任编辑 和建梅

故乡

殷子柔

从古至今，有关故乡的描写大多与月亮相关，从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鲁迅《故乡》中“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从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席慕蓉“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一提起故乡，仿佛就应当联想到那夜晚高挂枝头的玉盘。而我的故乡，一旦说起，我便想起那炽热的、如同火焰般燃烧的——太阳。

我的故乡是如太阳般热烈的。

我是一个从北方南归的人。本科毕业后，我留在了北方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业繁忙，毕业之后也为了心仪的工作四处奔波，细数起来，离开故乡已有近六年时间。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日子，我请了两周的年假，从中原一路向西向南而下，回到了那个我生长了近二十年的地方——一座没有冬天，年均温度于二十摄氏度附近徘徊的钢城——一座工业城市——一座完全不同于北方那个有着四季分明的季节的城市。

车子一路摇摇晃晃，晃得人脑袋发晕。小憩了一阵子后，终于被颠簸摇醒，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我的眼睛几乎被那灼热的阳光刺伤。多么热烈、多么熟悉的阳光！近乡情更怯，离故乡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愈发紧张起来。这是我好几年未曾见过的光景啊

——金黄的江水波涛汹涌地从岩石间喷涌而下，江边是顶着阳光烧烤嬉戏的大人与孩童，江畔伫立着几栋平房；再宽便是马路，马路贴着山崖，几座绿油油的山峰耸立起来，在山脚下看它们，是拔地而起，是直插云霄；天空是一尘不染的湛蓝色，飞鸟恰好地点缀着云朵……这便是我的城啊。与其说这座城市被江和水包围，不如说我的小城是依山傍水，绿水青山。

车厢里，旧零件相互碰撞的声音与马达的声音交织着嘈杂地轰鸣着，像常年患肺疾的老人。接着开过大桥，顺着公路上坡又下坡再上坡，走过繁华闹市，路过人声鼎沸，开到了工业老城区，看见几个老店。每当路过老店，我想起的不是那金字招牌或者扎实的商品，而是一代又一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车停在了红绿灯前，人行道上跑过去几个穿着校服的孩子，我不由地回忆起了从前上学的那段日子。

记忆里的小学是盖在山顶上的，每次去上学，总要走一段长得漫无尽头的，好像走过了这一段又连着那一截路的坡。而这坡却并非什么上个世纪中破败不堪的长着杂草的土路，而是正经的柏油马路。这并非个例，事实上，总的来说，我的城市是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在一部分老城区里，马路或

是很久之前那样的水泥路，大大小小的裂缝盘踞在上面——那是〇八年那场地震造成的；有的地方则是新铺的柏油路，干净又敞亮。闹市区仍旧像那大都市，各种各样的娱乐商场，各式的饭店酒楼，学校，图书馆，运动场所，应有尽有——但是它们太近了，以至于有时候你会看见豪车在水泥浇筑的、尘土纷飞的单行道上行驶，左边是山崖，右边是翻涌着的江水。

在我的印象里，路上的行人衣服简朴但干净体面，那些年里，虽然艰苦，但是人们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洋溢着笑容。公园里的设施虽然简单，但每日有人看护照管，有不少老年人在里面散步或打牌。有时夏季晚上，大家还会聚集在操场的坝子里播放露天电影，那是小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便是我记忆中曾经的小城，她简单朴素，但充满活力与热情，像那刚升起的太阳，而我的回忆也停留在了那个工业年代。

初中和高中，我沉浸在学业里，每日每夜地由父亲开车送去又接回，在那柏油路上，在那水泥路上。记忆中的路上，我往往会凭着记忆重温课文，车外是车流穿行的声音，而静悄悄的车内只有我隐隐约约的读书声，混合着母亲临出门前给我装好的早餐的香味。

高中时期，我和好友陈厦每每夜晚归寝，从寝室窗户里眺望着远处夜色笼罩着的，朦朦胧胧的，几乎环抱着我们的山脉。我豪情壮志，说要走出“大山”，而现在出去了，每时每刻日思夜想的，却是那忘不掉的山峦。

不同于我仍旧在学业上深造，陈厦本科一毕了业便回到了故乡。大学时，不像我一意孤行跑去了北方，她留在了省内的省会城市，因此她时常回家。记得高中时她对我说，她没有什么要争名求利的欲望，她明白自己的一生是如大多数人一样平凡的，所以

只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回到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安稳地度过一生。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去建设建设家乡——她做到了。我离开故乡的时间里，她用自己大学时期做兼职攒下的一笔钱，加上贷款，开了一个小型的果园。

在外打拼的日子里，最让我心心念念的，是故乡的水果。常年的长时间日照加上比别处更大的昼夜温差，使得我的故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能产出如蜜般甜的水果。而陈厦是最喜欢吃水果的，高中时她常啃着她每日一个的水果对我说：“如果这辈子能天天吃到这样的水果，我宁愿哪也不去。”

离开故乡的六年让我在外省一线城市的一所知名企业站稳了脚跟，每当工作闲下来，回忆涌上心头，我便思念起留在家乡的陈厦。前段时间，一位优秀的组员向我提出辞职，嚷嚷着什么要回家建设家乡。在痛惜人才之时，我忽然想到，这正是个“拉”陈厦一把的好机会。以我对她的了解，她的工作能力毫不逊色于我的任何组员。

因此，我此行来，便是为了带她离开这里，也正好可以填补我组员的空缺。

独在外乡的时间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选择的不同，我和陈厦的共同话题也渐渐少了，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断了联系。通过半年前的一次聊天，我了解到，几个月前，她身边多了一个追求者，叫郭如尘。男孩是本地人，在以优秀的的成绩从瑞士硕士毕业后，不顾父母的反对，拒绝了省会城市的“offer”，毅然决然地留在了本地的农科院，阴差阳错地到了陈厦的果园里作农业技术顾问。本是萍水相逢，但在郭如尘看来，朴素简单却善良坚定的陈厦是世界上“最纯真”的女孩子。他深深地迷恋上了她。

……

汽车继续摇晃着向前走着，望着车窗外的景色由高楼变成了田野，我忽然想到了四年前在微信上的一次聊天。

我问她：“果园每日来玩的人多吗，赚的钱还够吗？”

她摇摇头：“本来在没有开设农家乐项目之前，我与一些进货商签订好了协议，卖掉收成之后挣的钱还算充裕，也能添补一些果园的用度。但是自从有了这些项目之后，还是有些困难了。果园名气还不够大，来玩的人也大多是熟人介绍的，没多少收入，刚开始还是自己贴钱来办，哪里都需要钱。”

我心里闪过一瞬间的不是滋味，继而有些忐忑和不安了。尽管她知道我在大城市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薪资待遇都很不错，然而却从未对我开口借过一分钱……她对我讲，她开这个果园不光是为了盈利，也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建设康养型城市。

走过大桥，走过街道，走过盘山路，汽车最终停留在了郊外一座果园的门口。令我吃惊的是，当初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果园如今竟然已见得规模！重新翻修过的崭新锃亮的招牌，青石板铺成的路，一排排、一片片果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连绵着看不到尽头！

真心钦佩好友的同时，我顿感压力，突然有些不知该如何开口劝陈厦离开这座她呕心沥血了六年，如今已经初见成效的果园。

陈厦已经早早在门口等候我，我有些激动，又有些紧张。下车后，远远地便看见陈厦身后还跟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我想该是郭如尘。一见我，陈厦便冲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抱住她，搂住她的腰紧了紧。她还是那么瘦，但手臂肌肉却紧实有力。紧接着手里的行李便被转交到了郭如尘手里，陈厦拉着我，一边同我说话，一边往住的地方走去，我发现她的手似是因为常年在农田里奔波而布满了老茧，不如以前那样光滑葱白了。她在前面走着，我从她身后看着这个很有些日子没见过的老同学——棕色上衣，青灰色的裤子，头发收拢成马尾辫，还是那么瘦。唯一变了的是，她眼神更加坚毅了，脸上也褪去了青涩稚嫩，多了几分

从容和成熟。

走在青石板的路上，陈厦对我说：“这几年里，我在果园里设置了许多配套的娱乐设施。花开之时，可以游园赏花；等到果子成熟了，来游玩的人们可以自由下去采摘购买。如今规模扩大了，农家乐等的基础设施也都齐全，等会吃过晚饭带你去看。”

陈厦早早创业，所积攒的积蓄也全部用来投资果园了，留给自己的却是寥寥无几，而因为常年的体力劳作，她看上去跟我所认识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浓妆艳抹地打扮自己，更不会关心网络娱乐上的种种是非，有些“遗世独立”之感，但她绝不是遗世独立之人。本科即将毕业时，我跟她小聚，席间我问道：“你真的考虑好了？不选择考研、考公或是就业，而是自己回故乡去开一家可能入不敷出的小果园？”而陈厦看着我，目光坚定，眼神里闪烁着向往自由和热烈的光芒：“我已经想清楚了。虽然之前还有些犹豫，但前段时间政府下发了政策，明确说明城市要转型，转变成更美更宜居的文明城市，还号召大家返乡创业呢。而且，我调查过了，家乡的水果产业形势正好。我喝了故乡这么多年的水，留下做点事情，只是尽我应尽的责任罢了。”于是她这一干，便是六年。

走在果园里，陈厦一路上都跟我津津乐道着她的芒果，不时踮起脚用手捏住一两个闻闻香味、看看色泽。那脸上洋溢着纯洁的笑容，与高中时期在课堂上被老师夸奖时的神色一模一样。

我们走在宁静的乡村里，周围只剩下陈厦欢快的声音，她口中的话题无非便是“园子”“芒果”……听着听着，我脑海中她的声音也逐渐模糊起来，视线渐渐聚焦到了她的脸上……因为常年在农田里奔波，她的皮肤也晒黑了，再不似从前。

我百感交集，终于忍不住拉住她，问道：“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想过换一个出

路?”

认真的神色代替了笑容，她摇摇头说：“你知道的，我干这个不是为了挣钱。虽然苦了点，但是好在现在的状况也好过一些了，人能敷出了。这么几年下来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况且现在还能有人支持我的事业。”她看向了走在前方不远处的郭如尘。他身形挺拔，脚下的每一步都有力，正像陈厦当初坚定地回来一样。

回过神来，陈厦对我说：“不光如此，现在的政策也越来越支持芒果产业发展，上面经常派人来做实地调研，对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知识培训等等。正巧明天有一家公司团建，要来摘芒果。你跟我一起去吧。”

次日清晨，我起了个大早，跟着陈厦来到芒果园时，郭如尘已经在弓着身收拾会客厅，准备着客人们要用的东西了。陈厦说，今天来的是我们市A钢公司的一个部门，我们得好好准备，这也关系着以后果园的生意。我一惊，A钢公司是故乡这座工业城市最早成立的一家钢铁公司，它是这座工业城市的经济和发展命脉，自成立以来，大烟囱便一座座拔地而起，整日地冒着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故乡的人们都以能去A钢公司工作为荣耀。而为何会选择陈厦这个小小的果园呢？

似乎是我惊讶的心情在脸上表现得太过明显，陈厦看着我，笑着解释说：“今天来的部门的领导之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来过，一直很欣赏我这片果园，所以每年一到芒果成熟的季节，他就会带着部门的人一起来玩。”

因为郭如尘事先已经打理过，所以要准备的东西并不多。我和陈厦很快地收拾好了要用的东西之后，A钢一行人也到了。

约莫有六七个人，为首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叫王志，一下车便爽朗地笑起来，称赞陈厦把果园改造得越发好看精致，说陈厦的果园一定大有前途。将我简单

介绍了一下，陈厦便跟着王志，我跟着陈厦，走在芒果林里。

我伸手抚上芒果树，树皮沟壑纵横，刺痛感让我瞬间收回了手。

郭如尘端来一盘削好切成块了的芒果，王志伸手用竹签插起一块，只咬了一口，便赞叹道：“小厦的芒果是一年比一年甜啦。小同学，你的朋友是很好的孩子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可做了一回不速之客——四年前的一天，我为了赶一个会，连夜开车跑长途，半路车子突然爆胎，说来也是巧，刚好就停在小厦果园的门口。那会儿早上天还没亮哩，没想到陈厦和小郭便开始收拾芒果园了。我在管理层坐了二十几年，对修车一窍不通，本来都做好了在外面熬一个晚上的打算，没想到小郭看见之后主动拿出了自己的备用轮胎，一会儿便帮我换好了，这才没有耽误第二天一早的会议啊。”

他笑眯眯地看着陈厦，接着说：“那会儿像陈厦一样选择留下来的年轻人太少了，我当时还以为是陈厦替家中长辈打理果园呢！没想到居然是自己创业！了不起！”

我看向陈厦，而她只是笑了笑，说：“王叔过奖了，我不过是做了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更何况，这些年来，选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可不止我一个人了。”

送走王志一行人后，我问陈厦关于郭如尘。

陈厦沉默了片刻，说道：“那会我心智不成熟，一心向往自由，只想过自己幻想的那种生活，以为凭自己便可以独当一面。然而现在发现，特立独行和青春期的叛逆并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应当是自己内心愿意终其一生在自己想做的事业上发光发热。我想，在我这里，自由应当是尽我所能为家乡创造价值，而不是庸庸碌碌为了生计奔波一生。在我的果园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尽管有零工可以替我分担劳务，但终究不是个长远之计。而自从郭如尘跟随我开始做果园之

后，我能看见他的决心。虽然他名义上只是一个顾问，但他却是经常亲力亲为地做一些事情。我的果园需要有人帮扶，也需要有继承人，交给别人做，我不放心。”

后来的几天，我日日早上跟着陈厦二人收拾芒果园，也又遇见了几波人来看园或是摘水果。看着陈厦忙碌却快乐充实的背影，再想劝她跟我走的话也堵在了喉咙间。

休假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我辞别了陈厦。

临走前她再次紧紧拥抱了我，嘱咐着我在外面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回家的路还是那一条拐进拐出的水泥连着柏油路，而心境却已与来时截然不同了。来时光顾着回忆从前，却没来得及细细打量一下几年未见的故乡——这座已经在缓慢变化着的工业城市。我放下了心中诸多杂念，随着大巴从一处驶向另一处，我开始认真地打量起我久别重逢的故乡。

不见了许多日日吞吐着黑烟的大烟囱，故乡的天空似乎比从前更加蓝了。故乡建在河谷里，又干又热。据陈厦说，我们在江上修建了好几个水库，因此空气变得新鲜而湿润起来，小孩子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流鼻血了。

汽车从路上开过，不再会卷起一阵黑灰。广告牌也换了崭新的，富有设计感，并且挂着当下最流行的标语。公交车也变成新能源汽车了，并且从内而外地好好装饰了一番。街道变得整洁了起来，换了新的现代风路灯，一看便知现在的故乡，夜晚也是明亮的。一座座高楼耸立起来，鳞次栉比。道路被重新规划，四通八达且宽阔平整。危房平房被重新整改，人们的住宅干净又敞亮。每

一处的公园都是绿树成荫，鲜花朵朵，影院，健身房也多了起来。街边的绿植被好好地修剪过，正茂盛地生长着。路上的行人也比从前多了，并且多了许多年轻的面孔，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或校服，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欢声即使在车里也能听见。

我想起了故乡的木棉花。

木棉又被称为英雄树，它是先结果而后长叶的。木棉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做菜。每当木棉开放时，满城便会飘起木棉絮。每一朵棉花般的木棉絮都包裹着一颗种子，随风飘去，落在地上便生根发芽。盛开的木棉鲜艳而热烈，像每一个留在故乡的年轻人。

我的故乡没有冬天，即使是秋天，也是一如夏天般茂盛的。

走过那么多年，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才明白很多事情不是轻而易举就会改变的。我此行的确是想来邀请陈厦跟我一同走，也曾担心陈厦会不会反而来让我留下。陈厦心知肚明我的目的，但她并没有留下我，因为她明白，正如离开是我的命运一般，留下也是她一生的归宿。

我在与来时同样的午后离开，我望向车窗外的天空，还是灿烂得刺眼的阳光。正如我一直认为的那样，我的故乡如太阳。虽然可能会有黑夜来临，但太阳总是会再度升起；虽然可能会有阴天，太阳的光和热可能会被遮挡，但光芒总在那里，不会削减半分。

我有些遗憾地发现，本以为走出大山之后便是平原，是旷野。然而胸中那滚烫得几乎要溢出来的东西告诉我，一座座大山稳稳地扎根在我心中——那是我无法割舍的乡愁。

责任编辑 和建梅

攀钢情怀

罗 辉

与钢铁相伴一生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与钢铁结缘的一生。

一九六四年，父亲怀着一颗保卫祖国为国争光的红心，从四川南溪县光荣地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修建成昆铁路，那时的他与青山明月作伴，和毒蛇猛兽为邻，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开山凿洞……后来，他怀着满腔的壮志与豪情，从部队转业后来到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攀钢炼铁工人。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钢铁。

我总在想，像父亲这样“让毛主席睡好觉，早一天建好攀钢”的钢铁人，在创业初期一定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但父亲很少跟我讲述。我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一件“差点丢了性命的”事，还是母亲给我和两个弟弟讲述的。父亲随队参加攀钢建设初期的“席棚子”大会战，当时荒山野谷里，没有电和饮用水，除了火辣辣的叫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的太阳和金沙江水的涛涛声，便是那一望无际的“火箭草”随风摇曳……“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边担水忙。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就是建设期人们

自编的顺口溜。工人们白天拉土填坑，建设基地，晚上就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吃的是海带、豆瓣、粉条和干粮。工地上的蚊子又多又大又毒，被它叮上一口，又疼又痒，红肿一片，但父亲和工友们却毫无怨言。为了解决住宿问题，连队(当时工厂以连队编制)指挥部拨下来一批劳保用品，以及临时搭建“席棚”的简易材料，当时身为材料员的父亲责无旁贷地随车去拉。那天正赶上风雨交加，这可把父亲急坏了：晚上工人们全靠这个防寒，如果被淋湿，那工人们就得遭罪了。父亲好不容易找来一块塑料布，又怕塑料布被风掀掉，就决定自己在上面压车。可是心急的司机还没等到父亲站稳就猛地踩开了“油门”，把猝不及防的父亲一下子甩了出去，幸亏父亲手疾眼快，一把抓住车槽后帮，大叫着“停车”，但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大风大雨中。父亲就那样被毫不知情的司机开车带着往前冲，他咬紧牙关支撑着。好多路人看见了向司机示意停车，而司机却以为是搭车的没有理会。车已驶出了近两公里，此时的父亲双手发木，浑身已被浇透，他实在有些挺不住了……他实在有些挺不住了……就在这危急时刻，后面驶来一辆吉普车，见此情形，司机加大油门超车并挥手示

意，才使得司机把车停了下来，父亲终于得救了……虽然母亲讲起来有点轻描淡写，但我知道那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绝境重生”故事，它所包含的却是钢铁人坚忍不拔、执着追求的精神。

真正认识父亲所从事的钢铁工业大生产工作，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我随着将农活安排妥当的母亲，从千里之外的蜀南老家来到攀枝花市。父亲住的地名叫“荷花池”，到了一看，其实荒凉一片。小山坡上有几幢红砖宿舍，父亲住在其中一幢里。野树劲草环绕，职工的吃喝拉撒睡，便全都在这里。这个年月的物质生活相当匮乏，每到吃饭时间，我就用筷子敲打着碗缘，跟在父亲的屁股后，往食堂走。前几顿还算新鲜，毕竟跟老家饭桌上的不同。可越到后来越吃不惯，食堂里面的大锅菜连汤带水，很少见到一点油花。有一种叫“藤藤菜”的，几乎顿顿有，因为没油水，很难打嗓眼通过，被很多人戏称为“钢管菜”。当时我曾为了不吃这菜呜呜咽咽哭闹过，惹得父亲直骂没出息。骂过后，父亲就带我到他的工作岗位，并教我匍贴在烧结机机头那块质朴而又光滑黑亮的铁板前听。他说，作为班组“领头羊”的他，每次与作业区的工人师傅们上机头来出“工”——干一些班中该干的繁重的杂务活，休息之余都要站在铁板面前饱饱地听上一阵，再疲累的筋骨也会舒展开去，再多的烦心事也会逃逸。父亲讲这些话时，脸上就罩上一层幸福自得的色彩。我细细地听，果然流过耳边的不再是马达的轰鸣声，而似置身于遥远的古战场，千军万马在厮杀，马蹄嗒嗒，鼓声咚咚，有刀剑的撞击，也有旗帜的猎猎之声……心绪从幽古回到现实，又会听见雷鸣雨啸中踏着琐碎脚步的钢铁人的喘息和呐喊……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铁厂皮带、烧结机、高炉等生产设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光荣退休了。退休那天，父亲神气活现地请

来照相师傅，在岗位上那块质朴而又光滑黑亮的铁板前留了个影。父亲穿的是那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上戴着的“安全帽”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父亲目光炯炯，脊背笔挺，透出一股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豪气……

退休后的父亲，远离钢铁，从攀枝花返乡。而常年与妻儿分居两地，居无定所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父亲，猛然停下脚步却难免踉跄。没有任何嗜好的父亲，用白天帮母亲干农活、晚上看电视新闻等，打发着他寂寥的时光。父亲却在最终适应“闲”下来的时候大病一场，从此再也没有从医院的病床上起来，用沉默回避了眷恋的钢铁，以及爱他的人和所爱的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十八岁那年，我也成为了攀钢的一名职工，把根深扎在裂谷，让心曲和钢铁共奏，努力地奉献着自己的能量……

父亲，已走了整整十一年。每每徜徉在厂区，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以荒凉为背景的大裂谷，脚下的热土地也曾经是那般荒凉……却因为一粒粒钢铁的种子，才演变成如今的企兴业旺，我想父亲以及父辈攀钢人对祖国、企业的贡献不仅仅是生产出钢铁，还在于他们舍弃与家人的团聚，用自身奋斗的艰辛与甘守孤独的豪情带走了这片荒凉，留下了那巍峨壮观的高炉、转炉、焦炉，铺排一千多米厂房的雄浑厚重；那直冲云霄的高高塔吊，纵横伸展的架空管线；那散发诱人苍青的型、线、板、卷；那使现代艺术与现代生产交相辉映堆积如山的钢材……

那花这人

我的师傅，刘姓，五年前退休回了老家。

日前，师娘来信说，辛劳一生的刘师傅在今年“五一节”后的第三个晚上去世了。捧信呆立良久，我不禁泪从心涌……

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的我走进了峡谷。

那时，迎我入谷的便是原攀钢烧结厂（后并入攀钢炼铁厂）的刘师傅。后来竟真正地拜在他的门下，成了他的第七位弟子。

“往事如烟。”歇下手中的活，在装卸车旁休息时，老刘师傅常在耳边这样说，轻轻地。我惊讶于他的话很有哲学味。生命中逝去的那部分已经飘散，淡了，远了，但如烟似雾的往事中，老一代攀钢人仍能清楚忆起不能忘怀的东西。

金沙江如一道深的犁沟走进南高原腹地，江深谷荒，人迹罕至。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有黑色魔石之称的钒，还伴有钛、铬、锰、镓、钴、镍、钨等十几种稀有贵重元素，这峡谷便印满一茬茬攀钢人艰辛的足迹，攀钢人也在岁月流逝中拓宽了默默吃苦的胸襟。在攀钢人执着的眼眶中闪现景点最多的就是攀枝花。火红的攀枝花驱走峡谷的寂寞。瞅着那树干硬朗，守护着飞扬的红尘和忙碌峡谷的攀枝花，攀钢人的目光变得崇敬且深远。

铸、炼、锻、打钢铁的攀钢人、攀枝花二者在峡谷世界中构成倔强美丽的生命色彩，走在峡谷中，我渐渐感觉自己正融进这色彩里。

每当歇息在工棚或宿舍里，两地分居的师傅便口横管笛，乐音悠悠，打发妻儿不在身边的孤寂。一年四季每天几千余吨的烧结矿饱含了多少笛声之情？他不得而知。他说人类的幸福就是以群体的奉献换来群体的幸福。

视野里是相距不远的六台烧结机：各类设备错落有致，除尘管若陡崖峭立，水封拉链似铁龙探头日夜狂饮。侧耳聆听马达轰鸣声中恍若有泉涌过淙淙如琴，仿佛深厚、激荡的天上乐音抓攫住我倦惰的灵魂，令人为之一振。

师傅告诉我，这几台一百三十平方米的烧结机、占地十三公顷的烧结厂区，当初可谓烂泥污水四处流，沼泽泥泞没膝头，乱

石黄土堆成山，黑色矿粉随风游。高温、高尘毒、烟雾三大怪物无情地威胁着上班职工的健康。最终攀钢人经过治尘、治烟、治厂容厂貌的“八年艰苦抗战”，由原来的污染源，一跃成为冶金部、攀枝花市命名的“文明单位”和“清洁工厂”，其间，蕴含着多少动人的篇章呵……

一抹红霞映峡谷。师傅告诉我，攀枝花开了。

一连几天，攀枝花次第怒放枝头，如一团团红色光彩的云霞在飘浮。峭壁上火箭草斑驳着绿影，两侧裸露的陡壁崖顶泻满残阳，把攀枝花给映得晶亮，仿佛裹上层熔化的金属，厚凝着凸现着美丽的野性……

因为倒班，早上中午得干活，不容易见到这种景况，倒是每天下午五、六点钟站在厂里最高处混合料矿槽上看到了——师傅带我去的。攀枝花在斜晖中，一次次招展，张扬着火热的个性……

那次，师傅又口横管笛，有节奏地吹奏，似和攀枝花一问一答。一声声疾风短促刮过，笛音在峡谷中清脆澈亮地回荡着，让人更觉得回肠荡气……

夜色浓稠，头上满天星斗，高低远近闪闪烁烁，像一颗颗悬在空中的珍珠欲坠未坠。万盏灯光从参差错落的大厦楼阁里溢泻出来，成点、成线、成群、成片……尤其出铁倒钢推焦时，更是流光四溢五彩纷呈，大片大片的暗夜被染红，红的天红的地红的烟红的雾红的峡谷，这一切都在浓浓的夜色中融合涌动……脚下浑黄汹涌的金沙江也温驯起来，银带般把两岸楼群灯火串缀在一起，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静夜图……

师傅又快乐地吹奏起一管横笛。我极目搜索那娇艳的攀枝花朵儿，可茫茫黑夜，目力不逮……猛然间，脑中电火闪烁：横吹竹笛的师傅幻化成一棵挺拔的攀枝花树，枝花朵朵红霞燃烧怒放，将大峡谷映射得灿烂而又壮丽……

烧结矿的色彩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一见面他就说，他太爱烧结点火炉这个地方了，如果还有来世的话他仍然选择干看火工这一行。

班里的工友，都尊称他为“老张”，因为他从部队转业到炼铁厂已经有二十八年工龄了。二十八年间他没挪窝，一直待在炼铁厂一烧车间看火岗位上。几次组织上准备调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工作都被他谢绝了。他的脸庞呈紫红色，那是烟熏火燎的印记，是红艳艳的、滚烫的烧结矿给他的馈赠。

初当看火工的日子里，老张师傅的心情并不轻松，应了有人悄悄贴在二号烧结机机尾的那首打油诗：“看火真够呛！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月亮，灰尘随风扬，汗水成澡堂。”单调、枯燥的工作让人累个贼死。那珠网密布的生产工艺，纷繁复杂的操作系统，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横亘在这个工龄不长的新手面前。

当过兵的人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从此，老张整天围着烧结机转，跟在他的师傅身后，问这问那，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问。问完之后，他不但记在脑海里，关键的东西还记在笔记本上。在第二年春天，攀枝花吐放出大朵火红的花儿时，老张便如同熟悉手上的掌纹一般弄懂、弄通、弄明白了生产工序中的每一个环节，逐步掌握了烧结机操作规律。老张的心醉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组织的信任，作业长和师傅的鼓励和支持，老张掌上了丁班看火班长之“印”。

当班长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看火班长。那时，丁班分管着两台各一百三十平方米的烧结机，如何向高炉输送优质烧结矿，这当然就得看“龙头”——看火班长的手段如何了？

一日，一号烧结机因漏风严重被迫停机

检修，一百二十九块台车炉篦条的安装任务便摆在十几号人的面前。活儿重呀！有人打起了“退堂鼓”，老张却二话没说就带着工具上前自个儿干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全部职工便跟在他身后，默默地上了机台，扛的扛，抬的抬，推的推，谁也不吝惜自己的气力，这一干就是八个小时。于是，老张深谙了一个道理：只要自身“墩墩硬”，就能激发起大伙儿的热情。

烧结矿日夜从老张师傅眼前流出，他从那些饱蘸着血与汗、悲与欢、苦与乐的矿料中看到是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钢城人越来越灿烂的笑脸，成昆铁路上奔驰不息的车队……

那次，去医院检查时，陪同前往的妻子劝他：“老张头，你瞧瞧你这身体，走起路来驼着个背，塌着个腰，好难为人！我不是嫌你老，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搞得病殃殃的，何苦来着？”没想老张师傅一笑，说：“你不知道，那一块块烧结矿就像一首诗，听着悦耳，看着开胃。这一上机台，我的病便治好了。要不，我也领你去瞧瞧，说不定你也可防病了，一举两得！”

妻拿他没办法，哭了，笑哭了。

共产党员的根

那年夏天，攀钢环保工程项目正式启动。从它建设之日起，就留下了建设者的一串串汗珠、一片片深情……

当年，作为基层单位宣传干事的我，去了趟炼钢厂老转炉除尘改造工程检修工地。这是两个厂区之间的一片工地，四周除了几丛凌乱的野草有点绿色外，就是一座座拆下来尚未用车拉走的废旧物件堆成的小山包，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被汗水渗满头发，一抹一把湿的检修工人们在由东向西的管道沟旁，紧张而忙碌地敷设着规格为3×240型的一万米足足有碗口粗般大的电缆，我和同行

们不停地用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着。能捕捉到几幅好画面、一段好镜头是我们的追求。

一位头戴防护面罩、身穿防护衣的焊工，半跪在管道沟旁工作着，蓝色的电弧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而这位焊工一连焊了三根焊条后，才把面罩推到头顶松了口气，露出一张饱经风霜、汗水往下流的国字脸。

现场负责人介绍说，这段工程是钢厂老转炉除尘改造工程一、二次除尘系统的拆、还、保项目，他们单位承揽了数千米电缆桥架安装和近千米电缆敷设工作，由四个施工队来完成。由于工期要求紧，质量抓得严，每个工序都得用先进仪器检测，合格后再干下一个。大家忘我地工作着，中午根本得不到休息，饭也是用车送来的。为了让大家的身体保持足够的水分，工地上供应有茶水、绿豆汤、饮料等。

望不到边的工地中，漆黑的电缆排成了一条线，弯曲的部分也很圆缓，就像一条蜿蜒的长蛇。我脑海里突然想起上次到一个施工队采访中，一位职工说过的话。他说，从电气室的地面到房顶，摆放着七层由两米、四米、六米长度不等的不同规格的电缆桥架，而桥架上悬吊的电缆线在地上接起来得有十公里多，在屋里就跟一条条蛇一样，游来游去的。电缆较细，电缆桥架却很粗，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在造福企业。花大力气进行环境治理，让所有工厂都早日实现“花园式”的清洁生产，对攀钢来说，圆了几代攀钢人的梦。

中午吃饭时分，为了不给工地增加负

担，领导决定赶往附近的一个施工队吃饭。说是附近，其实也有几公里路程，我们在路上跑了半个多小时。这个施工队队长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吃了顿捞面条，也许是饿了，大家都吃得很香。因为这个施工队我来过两次，用不着别人领路，就换了身工装、戴上安全帽就进了工地。在施工现场，我见到了一位曾采访过的副队长，他挽着衣袖，正修着换下来的一台电气设备，国字脸渗透出细微的汗珠，鼻尖上留有抹过的痕迹，泛着黑机油的微光。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前面工地上来的，他说他父亲就在那个工地上干活，是个很出色的电焊工技师，也是一名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还说，没有豪言壮语的父亲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处处影响着、带动着刚加入党组织、成为预备党员的他……

告别了副队长，我赶忙爬上一台二十五吨重的大吊车，拍摄参战职工的镜头……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抹不掉老电焊工和副队长的影子，都坚守在工地，都在野外工作，都在为同一个目标——攀钢生产建设做贡献。副队长的孩子长大后，还会干他们这一行当吗？我最后的答案是：一定会的。就像攀西大裂谷中葱葱茏茏的火箭草，它的根在土层崖壁中窜到哪里，哪里就会又长出新的劲草来。火箭草的生长离不开土层崖壁，如同副队长父子离不开企业，离不开工地一样。攀钢的兴旺发达，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根在这里的钢铁人，有了一名名率先垂范、屡建奇功的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和建梅

魂牵梦萦的煤矿

聂炎如

这里是远离阳光黑色世界的一角，矿灯光切割着不尽的黑暗，钻杆飞旋，钻头发出果断的厉声，坚硬的石岩被咬出了一个个深深的洞……

离开我的煤矿近万天了，矿工那挥动饱蘸汗水的风镐采掘阳光的日日夜夜仍魂牵梦萦，怎么也忘不了它。

自从那一年走进井巷，我便从此再也没能够离开它。

那时的热情像梦，那时的梦也热情。

自取下帽徽领章的那一刻，我就不再是身穿戎装的军人。然而，在我心中，那如同格言般的话语依然激情燃烧：“即便摘去帽徽领章，我依然是那个不戴帽徽领章的军人”。于是，我继续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踏上了前往煤矿矿井的征途。

娘说，我出生的时候，时令已是阳春，却是下起了一场大雪，命运让我一来到这个世界便迎接一场冷酷和凄苦。似乎经历过了那一回锤炼，我娘更将我的体魄养育得格外地壮健起来。终于，那一副壮健的体魄在戴上帽徽领章之后派上了用场。炎夏酷暑，风霜雨雪，摸、爬、滚、打中，结实的身體又增添了抵御艰难困苦的耐力与韧性。此时此刻走向井巷，壮健的体魄又一回派上了用场。

井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恐惧。

是的，这里的世界盛满的是黑暗与冷寂。

然而，当矿灯光挥一柄柄利剑，将黑暗和冷寂刺穿和撕裂得痛苦地支离破碎之后，你会立时感到为之振奋，原来这世界蓬蓬勃勃着一片鲜活和壮丽：那挥舞铁镐铁耙铁端

箕的排矸工，用汗珠和手茧创造着的神气的喧腾，给你的是一种真挚；那满载的矿车车轮与弓起脊背负起沉重的钢轨，织出的粗犷而豪放的节拍，给你的是一种热忱；那如磐地站立成前腿弓后腿绷，粗壮的两臂紧握着风钻，让钻头不停地咬啮着石岩开拓前进的风钻手无畏的进击，给你的是一种深沉；那震耳欲聋的风钻激情的呼啸和风镐狂放的呐喊，组成的奋进之曲，给你的是一种旷远……

仿佛迎难辛而生，又恰似接困苦而长，井巷的体魄和我同样壮健。它始终是那样的坚忍，直挺着腰杆将龇牙咧嘴的石岩撑起，也撑起顽固与险峻，一点也不觉得苦，一点也不觉得累。井巷又是大度的。那冷面孔的岩层从四面八方给它以沉重，被压迫得很深很深，却是没有半点的忧怨，没有半点的愤懑。井巷更是不屈的。巨大的压力让它腰折了，骨断了，可并没有倒下，仍那么坚定地站立，头颅高高地昂起。

我是闯井巷的人力推车工，我的路在井巷。每日，与井巷为伍，与井巷相伴相随，井巷给了我许多可感的东西，让我深受感染和启迪。

那时，矿井正建井施工阶段，机械设备不齐，推送矿车和运料输矸便不得利用人力，人力推车这工种应运而生。

矿井下，井巷规规矩矩按照一定的坡度延伸着。由于地质条件的变化，井巷不时委曲地弓起腰前进。有时逢上更特殊的情况，腰背还得弓起又再弓起的曲里拐弯地前进。我们推车在这样的井巷，与苦结伴便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们将苦欢欢欣欣紧紧缠在两

臂，将苦痛痛快快牢牢系在腰间，扛在肩上。满载的矿车是那样的沉，推车又一路坡道一路拐弯，两臂的力量往往十分不够用。于是，我们和井巷同样地弓起个腰，用肩膀顶着矿车前进。若遇上陡坡或急拐弯，力还不够用时，便两手臂着地，勾抓着道枕，与双脚同时勾抓、蹬伸一步一步地拔步前进。此时，臂膀子、腿肚子在一个劲地颤抖着，肩膀在一个劲地痛楚着，而紧紧咬着的牙和拼力拱起的腰脊仍是硬硬的，咬一咬牙，挺一挺腰，这一程终于又走过去了。每当这时，矿车车轮碾着钢轨，总发出“嘎嘎嘎”的音响和“啞当啞当”的节奏，那可是我们心的节奏！那可是我们力的呐喊！然而，却什么都不是！这时的我们总是默默无语，只有那鼻翼在急急地扇动，只有那张大的嘴在重重地喘着粗气，只有那汗珠子在脸颊、在肩背、在胸脯汩汩地涌动着韧力，只有那顶得矿车车轮隆隆飞转的两臂和双肩在沉沉地撑举着刚毅，只有那任地皮颤悠的双脚在重重地踏着诚实。

我们以弓身的姿势走过了井巷弓身的部位，便小憩起来，顿时，我们感叹得想说些什么。当我们回过头看着所走过的路时，不禁又沉默起来了。

是的，默默的井巷，教会了我们默默无语。

面对这里的世界，我们默默无语。

每每下矿井，矿灯在前面艰难地引着路，紧跟着的是矿靴拍打石级的很有节奏的声响。这声响让夜的黑暗和冷寂好苦痛。

向下并不比向上轻松。斑斑驳驳的石级每一级都湿漉漉的，上面布满了黑色的泥土，表面滑溜溜的，脚踩上去，直让人有一种上身重下身轻的感觉。尽管小心翼翼地踩着，步子仍歪扭起来。千余米深的下坡，深如岁月。走着走着，让我的心提起来都有点发颤。

走在前面的几位掘进工，一步两台阶，一步三台阶，一个个跃步是那样的稳当。那力的抒发，仿佛在证明着什么，是那样让人

敬羨。下坡的石级台阶艰苦地向后退得远远的，又走过了一段水泥支架支撑起的瘦瘦长长的平巷，前面走进了一条拱形长廊。立时，被这地底下创造的巧夺天工的奇特建筑吸引住了：拱顶和两壁全是一块块花岗岩铺筑而成，被水泥沙浆粘合得整整齐齐而天衣无缝。花岗岩的表面平整，在矿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晶晶的亮光，像镶嵌的一排排宝石；花岗岩的连接部位，水泥沙浆勾勒出明晰的线条，让长廊成了个奇异的大棋盘。整个建筑格调显得那么的朴实大方，节奏显得那么的轻松明快，既古朴又融入现代意识。而拱顶的那个美丽的半圆，更给人一种清新和庄重。

我在欣赏着这鬼斧神工的地下建筑，并努力从建筑中寻找着一种可感的东西。

此时，拱形建筑的前头，一声声“嘟嘟嘟”的声响，有如岁月兴致勃勃的高歌，又仿佛天底下走来的春雷兴高采烈的鸣唱，由远而近，敲击着我的耳鼓。这声音是那么的粗犷、豪放，在拱形的空间振荡着，也振荡着我的心。这声音，让我从城市繁杂纷乱的焦灼与疲困中解脱，伴之而来的是振奋和激动，灵魂也仿佛经历了洗礼。

循着动听的声音走去，越向前走，声音越是强烈。但见弥漫的雾气中，两柱银亮的矿灯光在闪耀着，交织着，切割黑暗与寂静。这里，是拱形建筑的尽头。前面的世界是严酷的，顽固而不动声色。顶部岩石嶙峋，龇牙咧嘴，像随时都要吞没这里的一切。然而，那直挺腰杆的圆木和横七竖八的板皮，构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将险峻支撑得牢不可破。

两个身穿湿淋淋工作服的掘进工，操纵着一台钢质的凿岩机器——风钻，弥漫的雾气和震耳欲聋的声音，都是从风钻口中发出的。但见他俩的工作衣上长着许多的洞，两膀部位还张开了大口子，裸露着褐红褐红的肩胛和膀臂。

掘进工手中的风钻催动着钻杆和钻头，钻杆在旋转着，钻头在旋转着，面对顽固而

不动声色的岩石的世界，狠狠地咬出一个洞。然后，沿着洞向前开拓着，掘进着，发出果断的吼声。这吼声和风钻催动钻杆与钻头的吼声相互呼应，组成一曲进攻的强悍交响。

这是生命的声音！矿工生命的声音！矿井生命的声音！一种生命底蕴的律动，一种生命脉搏的跳荡，一种意志的呼唤，一种胆魄的呐喊，一种人生价值的歌唱！唱出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无畏、刚毅、自信和生机。

我终于感受到了这生命的声音的伟大的力量。矿山有了这声音，通向太阳故乡的路在拔节，在蓬勃，在葱茏，在茂盛。世界有了这声音，多了一份光明，多了一份温暖，多了一份真诚，多了一份笑容。

我的内心被掘进工这生命的声音强烈地震撼着，为矿掘进工这生命的声音而感到自豪。

我终于寻感悟到了矿工的生命之源。

在矿井艰辛走一回，让我的脊梁更加挺得直直的。

眼前的场景教我感动不已，而另一场景更让我肃然起敬。

眼底下的世界是现实的，现实得有点残酷。

这里是矿井采区的一条通风巷，同时，又是采区输出煤的溜子道。夜的黑暗与冷峻，全被那直挺腰杆的支柱支撑着，那么的忠贞不渝。而四面的地压十分无情，无情得简直残忍，死命地将巷道压迫得身子低低的。然而，那支柱的头颅仍昂着，尽管有的脊梁已经断裂，而腰杆却始终没有半点的弯曲。

巷道是委曲的。下井汉子们的弓身形象却是给了它许多的启示。

那些或严严实实裹着工作服，或穿上工作服仍袒胸露背的汉子们，一种生命的伟力在心中搏动，在脉管里涌流。他们迎着险峻，一躬身便钻进了巷道。一根根木料，一台台机械设备，由长长瘦瘦的拖鞭牵引着，套在肌肉鼓凸的肩胛。那拖鞭绷得直直的，

一个劲地往肉里扣着。汉子们在巷道中，一会儿低着头，弓起个腰拔步向前；一会儿两手着地，与两脚同时匍匐着前进。巷道低矮的地段，他们还不得不将腰背上的矿灯盒挪向腰部一侧，脑袋和矿帽全都一律的侧身姿势前进。就这样，闯过了坎坎坷坷的“上山”，又越过了崎崎岖岖的“下山”。巷道内温度高，自不用说肩上拖着沉重的物件，即使是空着手“走”上一回，都会让你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而此时，汉子们浑身的汗水与煤尘糅合在一起，在工作服上，在脸上，在胸脯，在肩背，一个劲地涂抹着，人人全都成了墨墨黑黑的煤人了。

那一日，也是这一群汉子在“上山”风巷拖着沉重的溜子器件。猛然，走在前面的小李肩上的拖鞭“啪”的一声断了。“上山”是一个三十度的坡道，眼看着脱离了拖鞭牵引的溜子器件急速向下滑去，如不及时阻止溜子器件下滑，将严重地危及在“上山”下面等候的工友。千钧一发！小李高呼：“下面的兄弟快闪开！”随即，他猛地一身侧倒，沿着“上山”飞速滚下，刚好滚到了下滑的溜子器件前头时，他身子一侧，将溜子器件挡住了。“上山”下面等候的工友们平安了，而小李的左大腿却被溜子器件砸脱了一大块皮，鲜红鲜红的血流了出来，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地面被染红了一大片。工友赶到了小李身旁，从工作服上扯下了布条将他的伤口包扎，并要将他抬出矿井上医院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可小李坚决不同意。但见他默不作声地从地上拾起拖鞭，三下五除二地快速系牢溜子器件，将拖鞭往肩上一套，毅然拖起溜子器件迈开了坚韧的步骤……

掘进工每天在石中开拓道路，是名副其实的“读石”人，读石人最懂石的脾性。石有时耐不住性子，于是，石巷便有了灾难。那一日，读石人进击中，头顶上的巨石突然垮塌而下，眼看着巨石砸向一位读石人。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位读石人眼疾手快，猛

地一把将这位读石人推开，这位读石人得救了，而那另一位读石人的血肉之躯却被巨石压埋了。时间就生命！人们沉着冷静，一面支护，一面抢救。为不致于再伤着人体，清除石块只能用手抬指扒。一双双手、一个个手指鲜血淋漓，殷红殷红的血，一滴一滴，染红了石。就这样，将被压埋的那位读石人抢救出来了，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读石人万分悲痛地咬着牙，眼眶中噙满了滚烫的痛苦的眼泪。他们将这位读石人的遗体默默地护送出石巷，又继续干开了他们的开拓那渴望燃烧的事业。

死亡，不属于开拓！不属于开拓者！颓废和消沉不属于开拓！不属于开拓者！

石巷中，仍然响起了风钻一往无前振聋发聩的轰鸣——那是读石人生命的声音！是读石人生命的呐喊！是读石人生命的歌唱！

石孕育的那个渴望燃烧的梦走向了现实。世界多了一份光明，多了一份温暖，也多了一份生机，多了一份壮美。

那是一个休息日，我起了个大早，也享受一回难得享受到的朝阳养育的希望之光。

阳春三月，太阳也起得早，总把金色的光芒尽情地播撒在早醒的矿山。那耸立的天轮架，那巍峨的装煤楼，那蜿蜒的铁道，那挺拔的煤山……全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辉。

高高的煤山脚下，或花或蓝，有深有浅，各式各样的布头巾将头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剩下黑黑的显得瘦削的一张张朴朴实实的脸，在阳光的映照下黑红黑红的挺美丽。这一群人有的提着土箕，或蹲或站，却同样的弓身姿势，让我想起了农夫躬耕的那犁。两只手却像鸡啄食似地忙着拾捡从煤山顶部滚落下来的块煤。不一会，闪着黑褐色光泽的块煤涨满了土箕，便提往一边放下；又将另一只土箕提在手中，重复着刚才那犁一般的弓身姿势和鸡啄食似的动作。有的肩上负着一条弯弯的扁担，挑起两个堆成馒头样的那盛满块煤的土箕，腰和扁担同样弯弯

着，扁担一闪一闪颤颤悠悠，脚下的步子却是那么的稳实，那么的昂扬，拍打得地皮都微微颤动着。

这时，从矿井下提升上来满载着乌黑发亮的煤的矿车，一辆一辆被卷扬机钢铁的细细长长的手臂牵引着，迈上了煤山，闯进翻笼，“嘭通”一声翻了个跟斗，煤被倒了出来。立时，块煤唰唰啦啦顺流而下，而煤浪卷起的股股浓尘，翻滚着四下里涌动开了。煤山脚下的这一群人，目光温柔而深沉，默默地看着这艰辛地从地层深处走来，将无言地燃烧自己，给世界光明与温暖的朴实无华的煤。从这煤，读懂了那时迈着艰难却又沉重脚步的矿工的深刻内涵。尽管煤尘一次又一次地涂抹着那张张诚朴的脸，人们仍不停地捡着、挑着。似乎有些累了，布满阳光与煤尘的脸上沁出了细细的密密的汗粒子。一个个随手抹上一把，仍自顾着手中和肩上的那活。那一抹不要紧，却是在脸上绘出了一道道黑一道道白的印子，让美丽的脸全变了模样。从这一群人呼呼地喘着的粗气声中，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然而，从那一双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中放射出的善良而慈祥的光芒里，却似乎找不到半点艰辛的影子。

已八点多钟早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可这一群人仍在忙碌着，绘着一道道黑一道道白印子的脸上涨满了一条条汗的小溪，在静静的汨汨地淌流着。也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向煤山走来。阳光在她脸上尽情地抚摸着，抚摸得那脸蛋红扑扑的极好看；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被抚摸着也像阳光那般地明媚、朗丽。她手中捧着个搪瓷大碗，碗中满满盛着的是面条。小女孩一面看着碗，一面看着路地小心翼翼走着。当她走近那条泥沟边，一跨步，脚下一滑，竟摔倒了，捧着的瓷碗也摔翻了。但见她一骨碌爬起，迅速端正瓷碗，两只手却又似什么在刺痛着，轻轻放下了瓷碗，小手拍了拍，又看了看，两只小手掌上长起了一道

道深深浅浅的血红血红的印子。她皱了皱眉头，用嘴对着血印子轻轻吹了吹，又合拢手掌来回搓上几次，却是没有哭。当她那明晃晃的目光认真地移向搪瓷大碗，看碗中少了大半截面条时，不禁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妈！”

一声凄厉的呼叫，惊动了默默地捡煤块和挑煤块的人群。其中的一个扔下手中的土箕，向小女孩跑了过去，抱起小女孩，一个劲在她脸上亲吻着，在她头上抚摸着：“乖孩子，听妈妈的话，不哭……”这时，小女孩的妈妈看那小脸蛋上被吻出了一个个黑黑的印子，忙将头巾取下。蓦地，那齐肩短发倔强地散了开去。她将头巾在空中弹了弹灰，为小女孩擦抹着脸，那圆圆的脸蛋也成了一道黑一道道白了。她怜怜地问：“乖孩子，告诉妈妈，是爸爸让你送饭来的吗？”小女孩鼻翼仍在不停地扇动着，她依偎在妈妈温暖的怀抱，轻声细语地叙说：“爸爸下晚班上井后回家，说你起那么早捡煤挺饿的，先给你做好了面条，还给我留下了一小碗，是我争着要送，爸爸才让我给你送来的。可现在这一大碗面条只……”没等女儿再说下去，妈妈两眼中涌出的泪珠串子早断了线了。女儿见妈妈哭了，双眼中也滚动着泪花，却是没有溢出。她两只小手在妈妈脸上轻轻地抹着：“好妈妈，我不哭，你也别哭，好吗？”此时，妈妈只一个劲地将孩子拥抱在怀里，那么紧紧、紧紧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群捡煤的女人全拥了过来，一个个从头上取下头巾，脑后的齐肩发、“小刷把”、长发齐刷刷的一下子神采气扬起来，显得那么坚韧，那么刚毅。她们将头巾在空中弹过几下，便在脸上轻轻擦抹开了。也不知是阳光照射的还是别的什么，那一张张汗水浸过的脸，连显现的细细的纹都布满了黑红黑红的极好看的颜色。而那一双双闪动着聪慧与灵秀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

此情此景，有谁还能不被迈着艰难而又

沉重脚步的矿山，那矿工、那矿工的妻子、那矿工的家庭，为国分忧、为矿山分忧的无私奉献的情怀所感动？

我曾在一首名为《钻头之歌》的诗中写道：

我是执著的信念
我是不屈的灵魂
我是追求和探索的组合
我是意志和力量的构成
向着山的死寂
向着石的僵硬
奋力搏击
顽强进攻

我豪迈而又坚定
向着光明的前景
期冀
凝成我一腔如火的激情

我冲刺，我突进
炮眼在飞速延伸
击碎荒芜与贫困
击碎颓废与消沉

我的生命就是进取
进取
生活才会五彩缤纷
只要一息尚存
我将不断开拓
不断掘进

此时，我的心头不禁又突然冒出分行的文句。录下：

煤矿灯盏
举起
我寻觅到了
人生

责任编辑 和建梅

· 本期推介 ·

MA BIAO

作者简介：马彪，攀钢员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新时代诗歌高级研修班学员，新工业诗首倡者。出版诗集3部，2次获攀枝花文学艺术奖。攀枝花本土题材新工业诗集《太阳铁》列入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项目成果，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工程成果。



昔格达村歌

马 彪

攀枝花啊，
一座普通人的圣城！
有着共富裕，这暖暖的
真理。

在天府、是攀西，用成昆线
翻阅《山海经》，绽放“入日之
都”的攀枝花市啊，似世界的上
游，活力是火山及其剑麻在叶生
碧血，花举烛台。雅砻江，太阳
神的声音，用流逝永恒，亚热带
十全十美，你若来，用盐边县歌
唱共同富裕，它的红格镇昔格达
村，且美且富，古老而新鲜，走
进小康的样子是轰轰烈烈的气
魄，又奔上现代化新征程。

第一章·人

（每日初生的上天）

1. 农人与游人，共享乡愁

英雄子孙，饮雅砻之水，新时代加热昆
仑山脉，人们红喜字一样，用花田、向日葵
为元件，眺望是自制的幸福。

600年古村落，“稀泥巴”谐音。

演化而来的“昔格达”村，岩土名、村
名，代表乡村振兴的过程，地名哺育神圣，美
好事物与年华在一起，我们用水土照出自己，
爱在身上好像已数千年，耕田般舒坦。大裂谷
古老得，只剩下年轻，我们与万物彼此发现，
绕村的温泉线路，光谱一样炫动，泥土啊更像
一窖醇酒，人们用返乡，留下赞颂之美。

沿着盘山的水泥路，我步行于昔格达，
这旱季的红宝石中，用糖生长，乡愁使人体
内有河山。

每天，春风，由盛夏一样的龙塘山发

起。年平均22℃的气温是庞大的体格，昔格达村，装束如新年的浓艳，小康，高原减去阴影，道路平坦又近，辽阔乡村动作千里，比光阴更永恒的初心，比神话更美好的新时代。上千户、4000多人的村庄，用大丰收，做未来的种子，赏花、采摘、休闲、康养一体的文化田园综合体，高原开阔，尽做大事。山是青翠欲滴的火，光把奔跑拉直，用深爱高喊：振兴、振兴！

建设，是用海报托举着红土，我们用新居向红土致敬，山脊如松开的手指——一个个我跨过田埂。太阳，会在每一寸天涯上出现，盐边有大美温泉，是农业的腰身，石头是活的，风长生，牛羊有铜、墨、玉的血型。远方，翻越所有，村落啊，心愿放大，就是新的一天。日子，就是胸口发酵出沉醉，我们走过大片的万水千山。

2. 村史馆，管理员老者

村口即垭口，那棵200年高龄的老攀枝花树，是昔格达村最老长者，史册，是生机留下的年份。

晴空，多大的厚爱，世代用无尽

迎着太阳的劳动，赢得光环。闪烁的是水田、墙画、汽车和莲蓬，万物相爱出绚烂的安宁。

野花值守着光阴，月光一样润滑，火麻用疾行，像盐边到米易的颗粒状时间。雅砻江是不散开的奔跑，乡村有未来的表达：树干攀爬着雷电，亚热带如花蛇，气息低徊成琴。

昔格达啊，给我艺术的一天，抚摸这些世界的本质！

大峡谷有扎染的天赋，气温的粗纺上，国画约会各种图案，像苍茫里的闪电留存。庄稼啊，长势浪漫，落日是一扇窗，住在美丽山梁。

新柳、五色梅和芦苇，密集成少女的花裙。用一条盘山路等好消息，乡村提炼出传统和未来，永远地浇灌着今日！生活啊，用

光束一样的行走开动青草味的田埂。

光阴尽我所用，大河套，戏曲一样浓烈的向往。红格镇满怀雄心，草木是坚固的海，乡村巴士，像火柴盒般可爱。

天热，远方在酣睡，金红峰峦。我对着农民说劳动节快乐。雅砻江，听力奔涌，像通电的铁丝，红土上我们延续着新知，所有橡皮树叶，上苍的积存一样，时而落一片，是为新生而动的心。

3. 人人酷爱劳动，如艺术家

乡村都是亲人，浓艳农家美在“精气神”。《村规民约》雕塑成书页，立在花田小径边。村庄与农业，单纯与丰富，新进入的人才、公司正被淳朴所接纳，乡村的轮廓里，科技散发芳菲。每一户涌动的诗意，有着生产线般心口相传的神圣，数据，粮食般漂亮。我正好眺望2035年的自己。

昔格达村——后小康时代。如将一滴水，取出大海，似与爱人，海枯石烂地获得一方水土。土，在人世之上，四面山，打井机，温泉在洗脸，

众多桥梁，似苍天的胸脯贴近苍生，多美的生活啊！昔格达，正在抵达。

天使都背着石头，像我们修路的焊工。

春日上的土，载盛夏之水，进村，获得水土的重新照耀。凤凰木是生根的飞翔，江水用流逝，誓爱这人世间。

风，细数万物，分工如种籽辽远。山势若桂冠，万物如此永恒，光阴之晕，是亚热带的皮肤。红土，缓冲落日一天的承重。虫鸣是入夜的光之种籽，沙土一样密实，给萌发撑腰。

养上一亩飞翔，胜满天月光。好得超过我们的内心设想，我耕作的红土在飞，石头是星辰的种子于人烟萌发。

冬天对于盐边，是薄过体温的纱裙，朝霞，在我额头，水果的形色，时光新始。让我们踏进百年盛世，每一粒种籽，都是脊梁的起点。

第二章·土

(太阳白光，万物芬芳)

4. 昔格达岩

敬土——昔格达岩：有意志和想象力，两种神态——遇水成红泥，照耀为岩石，如火，沾满磁的红布，我闻到了纯净的芳菲。

我坚韧，世界就无泥泞——在这里，永无践踏。昔格达岩，土神的气质，土与岩，在用水/光——对歌。土，以自己眉头为岩，神韵寸生的拥抱。

泥是土的海，自带彼岸，生息无限。矿带，似上苍挽起山丘的裤脚。

我们歌唱，土，不计其数的幸福，是劳动、艺术和乡愁，盐边县因此出产桃花玉。盐味都是彩色的，储钒钛磁铁矿38亿吨，这是大地自己的月光，红土一片春日。

岩的灯盏是泥，红土是女神以水为气质，眼神就可获得荣耀。似世界上第一块岩诞生于这泥土瞬间的洪荒，旱季的凉风，比宇宙的年龄还轻。

一片水稻，用红蜻蜓和小学生穿过想象力。泥成岩之征途浩渺。劳动节我来到昔格达村里，红土是旭日的涨潮，大旱更是发热的苍凉，花岗岩也是岩石的花园。

昔格达土，稀有的陶瓷基材。上万平方民房里，建画家写生基地。景德镇陶艺大师，两届国际陶艺大会，村里的年轻人学习、加工、出售“钛陶器”自有品牌。寻找、发现与泥土的关系，彩色村路，连着守望与神往。听：桃花里满是稻香的工具声；看：相信天的湛蓝，在陶冶人烟，海拔让血氧增加，我们笑意也是力气。

我们是用昔格达土造花田者，光影是梯田的涛声，似星辰在人间仰泳。

在这太阳上的书脊，耕地期盼富裕能冲破万重山。

风从春天吹来。向日葵，沿着山坡，丰

收就是与太阳越来越近，红格一个镇对美好的向往，多像，红木棉、金木棉，彩色气温，吟花如醇酒，根脉是灵魂，乡土不陌生，大地和太阳共同给我们引路。

5. 老人，在把风雨还给泥土

人上90岁，活出传说，更要为今日歌唱。横断山是温情的口琴——4000人用生活演奏，黄墙红瓦为乐谱。

牛马、农机有着峰峦的骨气。

昔格达村，已是画卷的色块，在红格大地上，野花有了姓氏，鸟鸣和香味做颜料。你看，波纹一样散开的田野上，红苕藤的唱针在爬坡，牛马似劳作的乐器，正从灌浆的麦浪提炼出金黄。农民有了雄心，农妇穿戴绚丽，向着富裕舞蹈，时光万重山一样不尽。

载重车让春天轻盈。我的家乡，有许多小非凡——可以携带、热爱，成为庞大啊，二滩水库把月亮背到盐边，红格是它一个发红的脚印。

迈开裂谷般步伐，去盐边，还有水田、白鹭和你。如诗篇，似女神，浓眉挑着志气，树叶绿色电极，像雕像被呼出。姑娘们的衣裙似一棵凤凰花长出整个公园，似孔雀把体型，留给气温。绚丽是镜子，这开三轮的女子，白云样独立，理想的吨位，让这人世升起。我的热泪啊，能在人世看出神圣，如瓷碗，似给时间加入食盐。

6. 乡村广播站的丰沃

麦粒、果蔬、禽畜，在播放轻音乐。花朵和嘶鸣是一个个网站，万物互联用乡土，每一粒土，都是星光在发芽，古朴的风俗吸引游客百万。

人越热爱生活，世界越丰富辽阔。

盐边，有耕牛之神，后稷之孙。

就像亿万年外赶来的星光，都是当时的图像，欢歌都是对世界的感恩！古老的土地开着今天的花，波涛，是彼此的远方。

有此红土之厚恩，居天年以康养，出精气神之雅美，翩跹，是大份量的喜悦。老人用早起增加春意，扛着青饲料的农妇，像小神踏着山丘回村。每个人，爱得神通广大，身形如美誉、香草，不生疾病般完美。农人给田野加上竹篱，家园辽阔啊，山脊的远古巨兽已成家畜。飞翔为上苍穹藏峰峦，红土只吐纳小南风，用松香的臂力亲吻泥土。土是大地上的天意，群星翻身下马，放纵风云的大醺。

乡间珍惜的土，它们无穷尽，听到自己胸膛里，有大山隆起的回响。做民宿，用风光征服命运，月亮，似天气的奶牛，鸟鸣做容器，漂亮的云，以我们的仰望为根须。

7. 劳动，财宝一样流传

葫芦笙，如风光上坐着神圣，人烟从荒蛮中取出光线，水田无限里，散步的农妇，似跳舞给稻苗看。富裕让风俗有科技感，每一户都像诗篇，果蔬发着彩色的电，攀枝花，每人泛出神圣。

盛夏，我能感受到小风从叶面升起，悬崖似织布机，野草生出锦绣，用一架松涛，浣洗月色，内心返回自然的手法洁白得丰艳。

昔格达，村夏，酷似一小段山河，给小女儿做嫁妆，让儿子肩挎弓弩、腰系红布。一百条彩虹啊，裁剪一套衣裳。绚丽，若金银披着太阳风，停在头顶的星月，可以穿戴。古老时光，衣物一样，经过手庇护心之梦乡。

乡野之安，被远处盐边县装进轮廓。世界大得穿过盐边，万物为光芒所有，攀枝花又开了一遍，如我在背诵时间。

第三章·水

(拜水的人，借来飞行的海)

8. 温泉，触摸借来的飞翔

昔格达遍地拜水是温泉：“赤龙潭”，涌

若赤龙，古村出古泉，如终日有一万只鱼在吐泡，25摄氏度，每一度水温，都是哺育万物的数据。草木的繁华是无穷的奖赏，含：锶、硒、钾、镁，昔格达筹划为矿泉水。

温泉，是一个乡村的性格与风尚、可以触摸的品格，花果如彩色的喊声。

温泉，是我们乡村的李白，这么多钛，剑气如虹的村口，青龙是古树做的眼神。红重卡，已看出很远，如众人对昔格达村的途经。闪岩，光的舞会，风电车迷离着眼神，一个我跨过田埂。

卷心菜吹开昆虫的试卷，大棚似气温的堤坝。

昔格达，可以放进荡气回肠、坚如磐石，温泉的神韵，在红土上飞跑。

太阳，会在每一寸天涯上出现，生态展示着一个个千年，古老的水柔情得让日常神圣。乡村酒肆，酿造激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狂欢大师。我们对劳累释怀，与乡亲言欢：海拔美腰，桃酿烈酒，村饮松涛。

白云在天上跑遍大地。沐浴着温泉，你就是自己最纯粹的部分，陶醉啊！已是大地深厚地向前。

9. 可在每棵粮蔬上，小住

芒果林、樱桃园、野毛桃围成生灵圈。每一道山脉都波光粼粼，红土加热云团，想象力那么亮美，是峻岭，让人柔软。村头的水果加工线，植物为制造业欢呼，机器给万物披上南亚热带的风衣。而风是山野的男孩子，像每个都有水土的人，多么嘹亮，昔格达村，用小康奔赴未来。

雅砻江携带影像：易燃、油桃、用红糖思考，包括父亲的听力、视觉，大地种植着光芒。

男人，投身红格，渴望女神对英雄的爱情，海拔的气魄上，热血丰沃红土。

昔格达岩，昔格达村，它看起来比我年轻。似用黎明，女大学生把眉抹深，以显出晨光。

路边色泽更重。乡村小学，似一片春芽

间升起国旗。

第四章·业

(春风更紧迫，拂旧为出新)

10. “农文旅”，兴业养心

50元一张门票，我们寻找谷神。4400多年前，谷神后稷，从中原来盐边。黄帝派来的农臣，用群峰舞动彩蝶，河套都是好季节，如热血，对盐的沉迷。上苍递过旭日的罗盘，一些想法被脚印铸成金币，落满花的门，自由在赞美中长出青草汁。

农：粮蔬、水果、酿酒、农庄；

文：诗书、画雕、陶窑、乡村春晚、八月十五相亲大会；

旅：民宿、赏花、采摘、泡温泉。

观赏向日葵田，人们与自己内心合影，露营绿地上，野花最为精灵。

康养，生命艺术节，用太阳敬重老者，樱桃是唤醒视觉的焊点。干热河谷，水的灯笼，燃料是风，有河套那么醇厚。

农事体验是在储备形象、客流和口碑，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如古如今，且乡且村，如挽着星汉的呼啸，正乘势而上，像太阳吹来春风。攀枝花啊！像上苍，俯下身，加热红土。

采石山，红土放下的心肝，昔格达有太阳、月亮，两个色泽，每棵草可驭风，我心已是山势。泥与岩之间，是一天，村庄是后世，国道大才气，时光二维，水土是众神使用我的才华现身，为何而响，雨神在经过河流。

11. 耕作，天经地义之美

奋斗里，每天春日滚动，草木日新、气象金红。元月，彩色海拔，万物的立柱般，盐边如海的彼岸，日日收成，分秒已是遍地花果。

我深爱的攀枝花如花似玉，这世俗大雅如诗经，昆仑与横断山的大裂谷内，一颗生机勃勃的红宝石——昔格达村。

南亚热带，高原上近天的大道，古老得，足以安置光阴，让灵魂雄健如山脉走向浩瀚。

梯田，如含情的大海，扶着山势站起来，以此为背景照相，我就有天地之感应，大地用草木尽知我的雄心。

春天，我的手背长出故土，红、黄、黑，点点都是走过的大地，像脚印返回来，沿着血脉，像河水看到焰火和诗篇。春色，就是我米粒大小的父母，掀动天地，庄稼正长出凤凰之心，我的昔格达，健硕、干净像春风。

12. 乡村旅游，与天平行

新春抵达昔格达，每个灵魂的心脏发光，像大地用峰峦奔走，游客栈道的松木板透出黄金香。

在古老与今日间，真理行进，用红土敲击岁月，大河起舞、芒果轰鸣。

旭日之光照亮小康共富，日子一如大地高举的红糖在唱歌。整个民族的每个人都奔跑起来，世界啊，我给你奇迹，你给我赞颂！雅砻江啊，用盐边传颂着一条乳汁般的光明颂。

大棚，似月亮在种植；劳动，歌谣一样美得富裕。火种是种籽，不断发芽……乡村，壮美似时间的舞姿：人间繁茂，大地发光，红土一片赤诚，无数山峰汇集。苍穹如诗朗朗，人类壮丽地劳动。

闻到太阳的芳菲，山势如锣鼓，山谷里的萤火虫灵感一样，草木尽量多开花吧！彼此成为海的青春。青草汁荡漾牧羊女心房，伟大斗争的投影，是星空的脊梁。你来盐边，给你身心一座新山！

第五章·光

(问路已在春风中)

13. 盛大荣耀是我深爱这生活

红土上的耕作，小孩子一样喜庆。国道端正地通过三颗星辰：盐边县、红格镇、昔

格达村。世界美成这样的词组，我只取一行诗，是光和粮食。

散发着日子的甜，山谷以星星为肌肉，风一样忘我于苍凉。用2000米高的海拔，装满一乡大的好天气。青春都似万里河山，可试才华之锋，油桃有青春的腰身，红土是材料学博士，英雄出自众人，每一块都是你，美丽得不知疲惫。崇高，我日常的一部分。

乡村大美无惧，用山麓倾泻生机，电子商务示范点遍布乡镇，红皮土豆、高原油菜、野生菌，日光也有着瀑布般窈窕。你会爱上这里，月色在野花上唤出小神，空气甜若牛奶的粮仓，风净得如颜料，天地之美，雕琢每个爱它的人。

乡村是大地丰满的翅羽——昔格达语意！鸡鸣是时辰在打桩。

一个村庄的富裕是恒美的乡愁，厚若前胸。

14. 高速路是涛声的龙脊

这涨红的冷静，红重卡，似含着一口海，在低头疾行，沿途用星空的响动作出画幅。面对万物，我只是热爱，人世已足够丰沛。

昔格达岩铺卷苍穹，深厚的大地，每一道起伏，都有草木用尽毕生之美。给你一个屋檐，做上苍，房子是干净的土，孕育人形，水土在衣锦还乡，通过旅游看出大地远方。

人，跨过宽过一生的河道，不去惊扰流水，它们使命千万，大水铺开十万砂子，护送一克金光，分秒必至。惟乡村高于秋天。风是亮的，辽阔的事物正通往明年。

晨曦绚丽得，似我骑上它那么美。

新时代，有梦想，道路号角般的歌唱雕塑气温于胸怀。盐边，露珠只为心跳送电，时光倒进盐边，大芳菲。

我的肩膀，如这昆仑的山岗，雅砻江，流水怀抱苍天，植被饱含光线。太阳像父辈拥有的抱负。

初冬和早春，用阔叶林侧身，风的音箱，不是树，是镂空的钢桥，从不改形容。攀西的午后，白色的香缠绕建筑光影，樟树冠里，满是脚印一样的新叶。麦垛是奖状，白云比人在大地上劳累，比海浅出一个人世。每一匹马都有沃土千里，每一道山岗，都住着雷火，光的盐味，是灵魂的气息啊！

第六章·村

(万物皆在乡村联欢)

15. 山水相连，皆昆仑

盐边，我的家乡离天近，凡是所望皆可抵达。共富，让人们彼此，与未来更近，我深爱攀西：盆地、横断山，皆出自昆仑，有米易之安宁河，盐边之雅砻江，东区之金沙江，西区之巴关河，已近彩云之南，多么适合生息。

钢铁、煤炭，水电、农业，康养、文旅，给予我的，让你丰盈，每天都是新时代，小康是滚烫的亚热带。

16. 乡亲们，珍惜红土

新居的田埂上，有大棚和野花。月亮也爱劳动：追随着太阳，一个崇拜太阳的民族，太阳就在身旁。春天的思考就是生长，生活简单得繁华，高粱像一个个充电桩，乡村是未来在千年前的选址。

我们寻找到自己，一寸里有多少年，我爱的人们啊，多么神圣的，接近着新年。春新，是新时代新增的恒星，如种籽拉扯着大地，像孩子的光芒在成长，像身躯，携带彩色的影子；秋意，落叶上诗句做风的栏杆，马匹鲜艳于高原草甸。

第七章·歌

(仰望让我们崇高)

17. 走下高寒，太阳地

江水，就在我身边，古今交替地用欢歌在

奔走，我们欢呼的手臂，比悬崖还粗壮，是天地的歌喉。人类正越过沟壑，走下高寒。太阳在奔涌：新时代、小康、现代化新征程……

加入它，获得通往未来的勋章。

幸福啊，如一轮旭日的浓烈，红土啊，透着财富般的笑意。发展，让守恒的多起来。未来，越练习越熟悉，似山河对田野的投资。太阳刺眼得，我看见自己的灵魂，与光芒一样。

像攥紧的拳头发出新芽，芳菲，一个有内涵的向导。横断山上的剑麻啊，土银之神，我也有了自己的天涯。大地隆起星辰，加入太阳、成为生活的英雄。

18. 人们回到家乡

谷粒，总会放大了等你，鸟鸣带来彩色的倾听，彩霞游走在回村的天上。

村庄，浓艳的大地，我们心境大开。

生活无需急躁，春风与秋天在一条道上。高粱地，风的音箱，唱腔悠久得长出白云一样，端正的门庭，祝福旭日升起。

安宁更加辽阔，会有株玉米，长得像妻子，秋风抬高河山，一切涨起来。心血在内心安静地狂欢。热风与麦垛是亲人，家父背着喷雾器，七律般，万物的饱满在发光。无边的庄稼升起，山河的沉醉味浸透劳作，我们用暗香相互照耀，十月低缓，不负韶光。

玉米叶厚若电极，像一个雕像被呼出。秋天，我看出未知，风是声音的身子骨，飞鸟背着自己脊梁。动用整个世界，大地已热，开始孕酿白酒

收割者胸怀坦荡，草木出没着于红格，每一粒谷物，都是一年又一年，拥有天日的所有繁华。田野里黄金是沙沙声，影像在破土动工。村史馆内，老树新芽般撩人心意，给节气颁奖，结识一百种粮蔬。

星宿赶着马车，有祖父的白发那么长。

家乡装下多少立方的风，从不白刮。

那些牛马、农机、苍耳，在衣锦还乡……

一切的绚烂归于红土之上之上。

让河流把闪电压进镰刀，白鹭裁缝着天色，是落在彼此身上的岁月。热爱不会被辜负，生活即未来：一切光影青葱。

第八章·风

(亚热带浓艳的气力)

19. 老阿妈是最饱满汗珠

她安置的激流，多过众人，老得似土星，风从她身上吹不走光影，九儿、九女都酷暑一样，有着红土的富足与传统。

风这么响，我望着上苍经过，峰峦，收敛为寰宇耳廓。鹰做听力，整座盐边县城用倾听，洗涤大江。一阵阵拍手声，仰望，山顶的光能、风车，如太阳在每家升起春风。

在春天梦见家乡是最好的事，盐边，红若火星的边沿，树冠都是光的涛声。

20. 田野的猎猎是大气象

万物喷薄太阳的芳菲。人们，火车头一样带动大地，披着星空，风对着光，吹进我回家的额头，想知道什么呢？千亩盘松，似上苍盘着腿，讲述中国故事。

你的生活，曾慢于另一种生活，今天赶上来：用小康、共富的翅膀，身上的呼啸是爱与最初的力量。乡村守正得，把糖加进轰鸣，屏幕——手上的河床，指尖波光优雅，似敲打世界的玻璃窗。60亿年大裂谷啊，荒凉曾是它的小孩，诗经再次栽满未来与星光。

昔格达村，水土比天年轻，像恒星在穷尽一生，似月亮在太阳光里赶路。一天将尽，我看出世道，红土富氧般，微风都是热的。粮蔬舞蹈组成，每一寸土、每一颗草。管理着千百年，那是我们小康的灯火与芳菲。乡村是古老一样新鲜的捷径，通往城市、工厂……

世界，归于我们内心。

责任编辑 管夏平 和建梅

· 诗人频道 ·

攀枝花和它行走的红

范建华

一

千古流淌的金沙江
以它的图腾、恢宏和倔强
在时间的缝隙里涌动春潮
向一座山
向一座城市致敬
致敬它曾经的僻远和苍凉
致敬它今天的激荡、火红、厚重
与丰饶

二

六十年了
时间在向滚滚长江
向三源河，向安宁河告白
在找寻野性的大峡谷里燃起的
第一缕炊烟。
在一个叫弄弄坪的地方
重新放上三块石头
架起一口大锅
燃起一堆大火
把120万老百姓的米饭煮熟

三

把一座荒凉的山变成

五彩的花园
把一池浊水变为生命灵动的
甘泉
把一块顽石变成淬火重生的铮铮
铁骨
攀枝花做到了
一段旷世风流的传奇做到了
时间举起大开大阖的风物与云烟
让星星升起来
让蔚蓝的天空成为教科书中的永恒

四

树上的花朵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米易的樱桃和火龙果
奉上绚烂的朝霞
滚烫的钢水把热血洒向
蓝天
……
一座火热的城市
总是在四季生生不息地燃烧
总是用雷霆万钧的气魄
改写着一座大山一块石头的命运

五

我们翻开曾经的苦难、挣扎
以及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

分明闻到了浓烈的汗渍味
看到了
流血的伤口
照耀着时光的夜空
那些与风沙、污泥、干柴
火焰在一起的人
径直走进了绚烂多彩的诗句

六

我们需要用太阳来证明

一个城市的火红
我们需要借一个矿洞来贮藏
钢铁与时间的对话
我们需要滔滔不绝的江水
来见证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
豪迈
现在
我们站在攀枝花的每一寸土地上
驻望、翘首、沉思
让心潮久久澎湃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一副蓝图，把时代的创意贯穿始终（外二首）

凡 羊

这是一座新城，仅仅六十年的历史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经历了开拓者的汗水、拼搏、热血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
峡谷沧桑巨变。归来的游子找不到家门
昔日的荒山野岭不知去向
宽阔的街道巧妙连缀，蜿蜒而上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座座大桥横跨江面
桥城一体，架起两岸繁华
曾经何时的大烟囱，悄然消失于碧水蓝天

六十年，借东风万里，借大潮澎湃
开发区群星荟萃，科技园八仙过海

从“卖资源”到“卖阳光”
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
将科技、产业、生态、商务、文化依次呈上
一幅蓝图，把时代的创意贯穿始终

这些名字

——记六金花·八闯将

张莲花、杨桂兰、李祥志
吴德素、王燕秋、吴修润
李金银、唐大黑、陈治权、代世森
杜永义、王树森、吴恒泰、刘善友

这些名字，一旦被记录

被表彰，被大家记住，被写进历史
就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汉字
而是 过时空的特写，一笔一划
为峡谷树立了高耸的丰碑，义薄云天

这些生命的符号，这些偏旁部首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构成一种特定的
语言；
“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
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
我说的是歇后语，是诗，是歌，是祖国
的需要
是三线建设，是一种叫钢铁的开发
紧紧地抱在一起，血脉相融

这些大写的汉字，是拓荒者，是劳模，
是先锋
被时代滚烫的热血塑造过，被峡谷的风
雨阳光锤炼过
是艰苦岁月熔铸出来的灵魂之金

这些生命的符号，岁月撕扯不掉的偏旁部首
共铸丰碑的人，早已落户于峡谷的蝶变史诗
他们代表着无私奉献，代表着艰苦创业
的攀枝花精神
成为一代代攀枝花人，永远不能忘却的
红色记忆

此件很好

翻开历史，来到1965年3月4日

口号与行动火辣辣的春天，这一天的中
南海
毛主席在《加强攀枝花工业建设的报告》
上批注：
“此件很好”

“此件很好”，是攀枝花的开市大典
是峡谷翻开的扉页。这一天的渡口，太
阳作序
红似一盏红灯笼，火焰的红，对联的红
给峡谷披上节日的盛装。这一天“此件
很好”
是号角，是序曲，是竭尽全力，是鞠躬尽瘁
是忘我、是无我、是奉献、是担当……

今天，当我写下九附二、九附六
写下四十九、五十一、五十四
写下渡口、弄弄坪、枣子坪、瓜子坪、
宝顶山、河门口……
就写下了那个年代
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中心地区
我想说的是，从这一天起
这里的石头和建设者，只做一件事
以钢铁之姿，撑起共和国的大厦

我们，这片土地的赓续者
继续吹奏“此件很好”的集结号
奋力保持践行的姿势，去继承，去开
拓，去实现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攀枝花实验区而奋斗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写在花芯深处 (外一首)

张凌云

红色的底纹，牧放所有其他的修辞
一朵花隆起的高度，锦绣着历史，温润
着尘世
抵达人心中最深情的故乡

六十年的建城史，六十年的奋斗史
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说教，而是以钢钎
般的意志
往大山的最深处，牢牢楔入螺丝钉

蜀道难，在长征经过的地方，需要忍受
多少寂寞寒冷，才能在不长粮食
只长草的石头中，刨出那些青翠欲滴的希望

世间有着不服输的灵魂。沿着先辈们走
过的路

再多的沧海桑田，化作新时代的愚公移山
被移空的石头，不过是一曲铿锵而柔软
的补天裂

铁镐与锄头的交响，或者扁担与箩筐的接力
用激情燃烧的岁月，垒起不会熄灭的灶炉
衔着钢铁的乳名，一座城市自此拥有了
金属的光芒

点亮漫漫长夜的火焰，让四川云南完成了
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在云贵高原的边
缘绽放出
最美的拼图，并带着一往无前的豪情

淬炼一朵花深处的诗和远方

英雄树，高原魂

春天的江山，沿着一道绚红如血的瀑布
一点点长出花火，长出灿烂
一点点淹没那些刀凿斧斫的棱角
直到蔓延开一幅望不到头的万里锦绣

是火炬，也是灯盏。刺穿了寒冷与长夜
的束缚

而把温暖的人间永远留给了金沙江畔
像在岩壁上采集火种，那些粗壮有力的
胳膊

伸出无数普罗米修斯般的大手

在岁月里拔节图腾。攀枝花，或者木棉树
从不屑与凌霄等攀援植物为伍，它的身
子越来越轻

轻到摆脱一切风雨雷电的羁绊

独自撑起一片苍穹

这树中的伟丈夫，不会辜负英雄树的命名
高耸的枝干花朵，犹如一支支描摹未来
的巨笔

它们捧起一座城市滚烫的内心
在岁月的胸腔里按下一枚重重的钤印
涸刻横断山脉鲜红的精魂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 诗海拾贝 ·

攀枝花行旅（组诗）

周维强

眺望金沙江

金沙江张开双臂，拥攀枝花入怀
于是，那盛开的木棉，拨弄着琴弦，从
一个鼓点
走向另一个鼓点，不染前尘——

还是让我用江南的文思，推开宣纸
让芬芳的墨，起舞，在攀枝花，风是会
歌唱的少年
而江上的浪花，则是起舞的美丽女子

爱情，在等待的刹那，变得寂静而辽阔
木棉开花，古意妖娆
用水墨叙述一座花城的变迁，就有着透
明的抒情

在攀枝花，金沙江那渗入骨缝的绿
还有着三线建设者濡染的豪情
就像此刻，我这个翻阅三线历史的旅人
手捧着金沙江的水流，已然，热泪盈眶

竹湖园公园速记

当我写到竹湖园公园
就如同找到了另一片蓝天，还有
青草的梦境，木棉花浮动的暗香
是的，它们都在这里，安下了家
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让喜悦的心变得宁静，是的，我被一滴
草尖的露珠
牵引着，奔跑起来
一滴修行了一个昼夜的露珠，唤醒了
我血液中，对绿意的追逐

再望金沙江

江水向白鹭借来翅膀，我在炳草岗大桥
亲眼目睹着一条江轻盈地飞翔

当我伸出双手，欲接住春天的赞美
以及一座城，空下来的宁静
却发现，阳光正在和江水，窃窃私语
是的，它们交换心灵的澄澈
轻而易举地夺走了我眼眶中的泪水

为了留下这份痴心的美，夕阳下
我虽不饮酒，却依旧保留着一个诗人的醉意

月光下的朱家包包铁矿

我不敢回头，怕轻轻地转身，这座矿山
像一根白发，轻轻折断父亲的年轮
不敢谈论苍老，但时针和分针交错的圆
总能变成矿山的歌谣，一遍又一遍
在我枕边，呼喊，歌唱，甚或赞美

月光下的朱家包包铁矿，月光下的史册
三线建设者的足迹，月光下的女人的心思

男人们粗大的手掌里，握着开采的铁矿石
还有追着父亲唱歌的儿子或者女儿
把虫牙里的甜种在月光下的童话书里
就会听见采矿声，不厌其烦地朗诵星辰

我看见月光在静静地流淌，像石头的幻境
那些摸到岁月胸膛的男人和女人
那些铁矿石里沉睡的梦想与希望
那些屋顶上残存的月光的伤感记忆
此刻，像一根乌的羽毛，露出一半的白
和忧伤

铁水奔腾

我的眼前，是一片红色，红，火红——
凯歌的红，红太阳的红，红色抒情的红
在铁水面前，语言，都黯然失色，熔炼
的铁水

是一首诗的核心意象，是把矿石融化掉
只保留纯净与纯粹，只保留有力量的成分
那红，是血液里的红，是灵魂上的红

我的眼前，是一座山，一座钢铁堆成的
山在耸立

我仿佛看见一大堆铁矿石，脱去黑色的外衣
在铁水下，修炼成，一堆堆的钢材
火光越猛烈，铁的色泽越纯正，钢材堆得
也越高。那黑色的山，比矿山厚重

我的眼前，是一块块钢，在行走，在奔跑
它们急急忙忙，等着走进货车
走进高速、码头，走进铁轨、集装箱
等着在时代的舞台上舞蹈，这黑色的钢铁
是国家力量的基石，幸福生活里的一勺
月光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一位三线建设者的自述

松林湾

一

刨一锹煤、锻一轧钢
打一根钎，插一株秧
蓬勃生长的城叫阳光
葳蕤的花，自然就叫攀枝花

花在城中，城在花中
所以这里的花，或者
叫钢花、或者叫煤花

二

更多的还是叫她英雄花

背篓、竹筐、扁担
钢钎、凿子、铁锤……
饿了冷馒头、渴了泥坑浆
肩挑背磨、胼手胝足
挑灯夜战，都不用够
绝壁，高峡，那些
脚掌印、手掌印的磅礴

都是一枚枚鲜红印戳

三

钢城，煤城，阳光城
每块煤、每轧钢
每棵草，每株树
每匹砖，每片瓦
都来自四面八方
都来自春风阳光
所以才肝胆相照，从容坦荡

四

白天，有数不尽的钢花
夜空，有看不够的煤花
所以这座城，就有了
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
日子，就有了数不尽的香甜
更有了看不够的芬芳满园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永不老去

姚春晖

我们素不相识
却成为姐妹兄弟
从四面汇聚到这里
带来八方的朝气
金沙江的浪一重高过一重
石与土，简单的交响
回荡在时光长廊
你虽无言，却诉说着过往
那些关于奋斗与坚持的篇章

风，带着矿山的呼唤
雨，敲打屋顶的瓦砾
天衣轻拂，带走疲惫与风霜
地裳紧裹，给予温暖与力量
温暖与力量交织成网
每一针每一线
都是对艰苦无声的反抗

记忆的角落

时间拨回到那个清晨
在斑斓的晨光里
旗帜高扬
炽热着前进的方向
风的低语，心的歌唱
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
唤醒沉睡的梦想
在荒凉中播种，在希望中耕耘

山川回响
是旗帜翻飞的宣言
指向天际，绘出未来的蔚蓝
在每一个仰望的瞬间
信念更加坚定如磐

我们是一代人凝望的眼
永不老去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马丹



英雄史诗的女性视阈重构

——读李吉顺长篇小说《青春度》

徐良

受严峻的国际形势影响，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中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大迁移，开启了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整个三线建设的重点。一时间，全国各地上百万建设大军陆续开进“不毛之地”攀枝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代人，无畏艰难、前赴后继，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创造了无数个彪炳史册的奇迹。李吉顺的长篇小说《青春度》，以独特的女性视阈，全景式介入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宏大现场，不无巧妙地重构了一曲发生在攀枝花大地上战天斗地、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三线建设是极其复杂和庞大的国家战略。在很多三线建设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之后，要想再次突破，绝非易事。李吉顺另辟蹊径，紧扣第一指挥部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的12位来自天津、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山东、陕西、云南、四川等东西南北中不同地方的女性，细致书写她们的成长、爱情、挫折和蜕变，并通过她们，侧面描写了三线建设的宏观战略和感人细节，赞美青春，讴歌英雄，别具一格地再现了这一可歌可泣的光辉岁月。尤其围绕北师大高材生李

雪雁，因跟随父母来到攀枝花，先后承受了母亲花含笑、父亲李苍山和爱人高风牺牲的无情打击，最终从胆小如鼠的“惊弓雁”蜕变成了英勇无畏的“翻江鱼”，从害怕条件艰苦想退缩的大学生蜕变成了一心冲向前线并誓死守护攀枝花的顽强战士。小说故事一波三折、节奏紧凑、催人泪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彰显了英雄建设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无畏、不惧牺牲的顽强意志、崇高精神和人性光辉。

小说的女性视阈书写，不是强调女权主义意识，而是证明女人不比男人弱，女人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观念。12位女性，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在特殊时期，所有的建设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唯一不同的是，由12位女性组成的这个特殊团队——第一指挥部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一样承担着开垦荒山、搭建工棚、自建住房的基本任务，同时还必须完成“有急必出，有急必救”的救援工作职责。作为队长的“火凤凰”刘彩凤，在强忍失去爱人的痛苦中，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下，因是特区中心医院有名的“三把刀”之一，还先后给江晓月的爱人张台宇、郑晓阳的爱人杨太平做手术，最后累到休克；副队长“冷君君”王宝君，在

自建住房的关键时刻身手敏捷地救了李雪雁的命；“惊弓雁”李雪雁1人在金沙江老鹰滩救下了3名被困工人；“疯燕子”赵春燕在503电厂急救行动中为救李雪雁而壮烈牺牲；驾驶员“都搁平”邹珂萍在851基建部队承建的泥鳅山路段救援行动中，为了尽早救治伤员，在无车灯的情况下勇开夜车，令男战士们佩服不已，后又义无反顾地输血救人；“大力红”吴春红为给开夜车的邹珂萍引路，手持电筒在汽车前面一口气跑完了20公里路；“忘忧草”王西丹勇搏敌特被刺成重伤……实际上，这些青春靓丽的弱女子们完成的工作任务，换作是男人，也不会觉得有半点儿轻松。

李雪雁成了《火线报》宣传的典型，强大的女子机动队也声名远扬，但这些强大又柔弱的女子们并没有半分骄傲，她们的身影总是忙碌在需要救援的地方，他们各自心中更有追随和仰望的“英雄”。原是上海红十字医院的台柱医生刘彩凤是为了追随在特区发电厂工作的丈夫郑东而来；再也不会离去的李雪雁，是为了疼爱自己的母亲花含笑和英雄的父亲李苍山，也是为了牺牲的爱人高风和未成年的儿子高承志；“三角梅”刘腊梅一心等待丈夫赵观海从西昌试验厂调到特区来；邹珂萍开夜车和输血救下的851基建部队四团三连突击队队长彭泽，并由此成为了彭泽的恋人；吴春红和爱人马云飞都来自云南；“爬壁虎”郑晓阳守着爱人杨太平；王西丹守着爱人周潇潇；江晓月守着爱人张台宇；罗锦绣守着爱人陆大虎。

书写女性也好，还是通过她们书写男性也罢，小说的本质是通过女性视阈的多维度书写，歌颂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重构攀枝花三线建设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1968年成昆铁路通车，攀枝花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为了完成党中央对攀枝花特区建设的指示，英雄的建设者视死如归、只争朝夕，正如刘彩凤在爱人郑东牺牲时哽咽的

话：“无数的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来开发建设攀枝花，不仅是他一个人会这样，我们所有的建设者都是来如归燕，去似微尘。”郑东在特区发电厂向花山煤矿供电线路架线施工中牺牲，李苍山团长在成昆线特区支线3号隧道塌方中牺牲，赵春燕在503电厂急救行动中牺牲，赵观海在一号高炉建设工地牺牲，高风在井巷煤矿矿层勘测时牺牲，林兴云在去灰家所矿区电影放映途中牺牲，罗锦绣、张台宇、杨太平、王太安、王西丹等人先后不同程度负伤……小说通过第一指挥部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后更名为特区革命委员会直属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的12位英雄女性和他们最亲近的人，让我们看见了攀枝花三线建设者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英雄，发扬“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难不难，看看红军走过的大雪山”的艰苦奋斗精神，发扬朝鲜战场优秀的革命精神，用无数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新中国建设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篇小说《青春度》以女性视阈展开，管窥并生动再现宏大的历史现场，构思巧妙、别出心裁；对12位女性的刻画，细致生动、惟妙惟肖；对三线建设的宏观描写，视野独特、覆盖全面；小说人物众多、精神昂扬、细节饱满、催人泪下，这不仅体现了作家李吉顺深厚的英雄情节和家国情怀，也反映了作家驾驭长篇小说扎实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平。

攀枝花是钢铁的城市，攀枝花更是英雄的城市。李吉顺的长篇小说《青春度》以女性视阈重构的这一曲英雄史诗，让攀枝花三线建设的英雄多了几分柔情，也让英雄的攀枝花多了几分层次。“攀枝花就是英雄的化身、英雄的花，而凤凰花就是千千万万聚焦在这里的各路精英人才。”这两种鲜艳而又充满象征意义的花，犹如矗立在攀枝花大地上的一座座丰碑，将永远盛开在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管夏平

寻找元伟 (情景剧)

编剧：李 骊

人物

一个现代寻访者

第一组演员：元伟的妻子和女儿，女儿十多岁。

第二组演员：老工人、技术人员和秘书。

第三组演员：“花木兰班”的四个少数民族姑娘。“花木兰班”由彝、傣、纳西等各民族的12个16岁至20岁的姑娘组成，她们提出把盖房用的山草全包下来。

[寻访者上。定点光。

寻访者：巍峨俊朗的攀西大裂谷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闪耀，那是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攀枝花。当我踏上这片神奇的热土，杜鹃声里，钢映云霞，日照金沙。谁能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山谷间回荡着如风的吟唱——答案要从找到元伟开始。我问宝鼎的云，元伟在哪里？云不说话。我问山间的风，元伟在哪里？山不回答。(呼喊)元伟，你在哪里？在哪里啊！

[第一组演员上。

女儿：妈妈，你听，有人在叫爸爸的

名字！

妻子：(聆听)那遥远的呼唤，喊着一个熟悉而又让人温暖的名字……元伟。

女儿：元伟是我的爸爸，他有着魁梧的身躯，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着急)妈妈，爸爸到哪儿去了？

妻子：爸爸主动申请去建设攀枝花。(遥指远方)你看，他头戴草帽，身背水壶，爬到那高高的山上，勘测着无尽的煤田……

女儿：攀枝花……攀枝花是一朵花吗？

妻子：她不是一朵花，可是比花还要美。那里埋藏着无数的宝藏，在那峭壁中，在那岩石下。那些深藏万年的乌金啊，共和国的建设需要它！

女儿：爸爸他一个人，能找到那些宝藏吗？

妻子：不，还有许多叔叔阿姨跟他一起。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怀着青春梦想，带着智慧才情，挥洒着心血和汗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攀枝花人！他们没砖就砌土墙，没瓦就割山草，没路就自己挖。

女儿：没有水——从金沙江边一盆一盆往上端吧！

妻子：你爸爸常说：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真心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

女儿：人民？妈妈，什么是人民？

妻子：你看不到，也摸不着，比山更高，比海更深。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伟大力量——人民！

女儿：可是爸爸，我好想你，姐姐天天给你写信，弟弟都快不记得你的样子了！爸爸，你在哪里啊？我只知道，你在一封又一封壮志豪情的家书里，你在对家人一次又一次无法兑现的承诺里！一年又一年，除夕夜缺席的那个人……总是你。爸爸，你在哪里……

妻子：好孩子，走吧，咱们找爸爸去。

女儿：啊，去……去攀枝花吗？

妻子：对，你爸爸说，老愚公子孙孙挖山不止，我也要我的孩子们，继续建设攀枝花。

女儿（点头）：好，我们找爸爸去！找“攀枝花人”去！

[光渐灭，第一组演员下。

[寻访者上，定点光。

寻访者：听到了吗？遍野的山茶竞相问，英雄几载未还家？我多么想了解攀枝花的传奇，可是亓伟，你在哪里啊？我问那大江翻卷的浪花，浪花层层，你刚离去；我问那银河溅落的钢花，钢花朵朵，你刚离去。开发建设的先行者，我紧紧追随着你矫健的步伐。大爱无疆的共产党员，我要找到你，听到你坚定的回答。亓伟，你在哪？

[寻访者下，第二组演员上。

秘书（眺望远方）：是谁啊，谁在呼唤着我们老书记的名字？

老工人：亓书记在哪里？你看他，恢复扩建小宝鼎，废弃煤矿焕生机。

技员：亓书记在哪里？你看他，龙洞一

战惊天地，攀钢出铁献大礼！

老工人：在没有通风设备的情况下，那个带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走进封闭已久的煤窑里探查的人，难道不是他？

技员：为了确保1970年7月1日攀钢出铁，完成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的任务，那个现场指挥开发龙洞矿，解决气肥煤问题的人，难道不是他？

老工人：我永远忘不了儿子生病那次，交通工具稀缺，亓书记抢着背过孩子，硬是从宝鼎山一路小跑到山下的卫生院！

技员：嫂子为他精心准备的棉被，他毫不犹豫就给了最需要的工友。我们盖在身上，暖的是心啊！

秘书：每次到食堂吃饭，他总是要先绕一圈，看看大家吃得怎么样。

技员：有一次亓书记还把自己碗里的肉拨给我呢！

秘书：结果到最后，他往往啃着一个冷馒头，吃着半碗白米饭。

老工人：亓书记永远和小宝鼎在一起，他和我们同甘共苦。

技员：不！亓书记属于我们龙洞矿，他在这里流过热泪洒过汗！

秘书：你们别争了！无论是小宝鼎还是大宝鼎，无论是龙洞矿还是太平矿，哪里没有亓书记的身影？哪里不曾留下亓书记的脚印？有这样一位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好书记，怎么能不激发起所有攀枝花人的斗志！还记得吗，那鼎鼎有名的——

老工人（兴奋地）：我知道！一百单八将！

秘书：那108个人组成的“采样队”，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功不可没啊！

技员：对！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攻坚克难的好汉！

秘书：快看，（遥指远方）那不是亓书记吗？

老工：亓书记来了！可是……他为什么

紧皱着曾经舒展的眉头，为什么佝偻着曾经伟岸的身躯？

技员：你看他曾经红润的脸庞，如今为什么变得蜡黄？他，他怎么了？

齐（喊）：亓书记，你怎么啦？

[光渐灭，第二组演员下。

[寻访者上，定点光。

寻访者：谁能告诉我，亓伟到底在哪里啊？每一个人都对我描述他，可是为什么，我却找不到他？你看那天边灿烂的朝霞，是谁的忠贞热爱唤醒了它？你看那山间如火的英雄树，是谁的青春热血染红了它？是谁金戈铁马，又是谁心细如发？亓伟，那是你吗？

[寻访者下，第三组演员上。

姑娘甲（如同在山野间对唱山歌）：哎——亓伟在这里哎——他在这里——

[姑娘们侧耳聆听，没有人对答。

姑娘甲（撇嘴）：是哪个没出息的，喊了个开头就唱不下去。

[姑娘们笑做一团。继续割草。

姑娘乙：亓伟是谁家姑娘呀？让人家小伙子在山里喊了又喊。

姑娘丙：亓伟才不是姑娘呢！是咱们那位“贴心书记”！

姑娘乙：啊……“贴心书记”……原来他叫亓伟！

姑娘甲：昨天的“想妈妈会”，难道你没参加吗？

姑娘乙：当然参加了！“贴心书记”让咱们谈了对妈妈的记忆，他还讲了自己离开家想父母的体验呢。

姑娘丙：他说得可真好。（模仿亓伟）“我希望你们在想念自己的母亲时，更多地想想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想想怎样使她富强，想想怎样为她做贡献。”

姑娘乙：以后再苦再累，我也不会哭鼻子啦！

姑娘甲：他说矿山采场有让攀枝花人骄傲的“十八朵金花”，咱们割草姑娘的“花木兰班”，可不能输给她们！踏踏实实割上一年草，让所有来建设咱们家乡的同志，都能有足够的茅草盖上房。

姑娘们（齐）：对！绝不输给她们！

姑娘丙：我看呀，“贴心书记”才像妈妈呢！

姑娘乙：别瞎说！他是男的，怎么能像妈妈呢？

姑娘丙：他对大家多关心呀，经常到宿舍问寒问暖，看大家有没有喝上开水，有没有吃上肉菜。

姑娘甲：他还发动大家开荒种地，还到医院看望伤员，一天到晚忙得连轴转。

姑娘丙：你们说，他像不像大家的妈妈？

姑娘甲：以后咱们不叫他“贴心书记”了，叫“妈妈书记”吧！

[姑娘们开心地笑起来。姑娘丁上。

姑娘丁（慌张地）：哎，你们快去看看， “贴心书记”出事啦！

众姑娘：（此起彼伏的关切声音）什么事？怎么啦？

姑娘丁：他……他……（急）你们还是快去看看吧！

[光渐灭。第三组演员下。

[三组演员一起上（除秘书外）。

女儿（急切地）：妈妈，爸爸得的什么病，会有生命危险吗？

妻子：嘘——爸爸在做手术。你看，（拿出笔记本）他的笔记本上写着：“和民族敌人斗，苦死不怕；和大自然斗，敢字当头；和癌病斗，坚定沉着。”

女儿（看着笔记本，慢慢念）：“活着建设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急）妈妈，爸爸他……

老工人：亓书记，医生让你好好疗养，你干嘛非要拄着棍子回来啊！这里到底有什

么让你割舍不下?

技员:不分日夜地下基层,听汇报,研究工作。你这样只会让病情更加恶化啊,我们的好书记!

姑娘甲:“贴心书记”越来越瘦了。

姑娘丁:他常说:“我亓伟这一百多斤,就搭在这里了。”难道,难道……

姑娘乙:我怕……我真怕……

姑娘丙:我们去山神庙里为他祈福吧!

[寻访者上,奔向人群。

寻访者:啊,是你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你们一定知道,亓伟在哪里。为了寻访攀枝花的传奇,我找他找得好辛苦,请你们告诉我答案好吗?

[肃穆的钟声。秘书上。

秘书:亓书记临终前说:“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女儿:活着建设攀枝花。

妻子:死了……埋在攀枝花。

寻访者:亓伟啊亓伟,我踏遍宝鼎山的每一个角落,追寻金沙江的每一朵浪波,你……你却已经离我们而去……不,我不甘心!这难道就是我一直要找的答案吗?

秘书:亓伟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

一起!

[演员们脱离自己的角色,站在一起,面对观众。

演员一:你总是苦苦追寻,亓伟在哪里。

演员二:天边的云也是他,林间的风也是他。

演员三:奔腾的江水也是他,璀璨的钢花也是他。

演员四:他和所有无怨无悔的建设者一起,化作了最美的那场春雨。

演员五:细密无声地,滋润着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土地。

演员六:毕生奉献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

演员七:你们在千千万万攀枝花人深深的心底。

演员八:这千万个人,这千万颗心,只汇集成一个名字。

演员九:这个名字是——

众:人民!

[音乐起。李娜《为人民服务》。LED展示亓伟生前影像和攀枝花建设场面。

——剧终——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金沙水拍云崖暖 千年裂谷开新篇

——十三栋大型壁画《裂谷新篇》创作记

杨绍刚

一、渡口市十三栋招待所

时间在回眸中远去，又刹那间迎面。我因工作关系，要经常去往十三栋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纪念馆正墙大型壁画《裂谷新篇》庄严屹立，光芒闪耀。和画上这些三线建设先辈们的每一次相逢，就如时空中的温暖凝望，二十年的朝暮更迭，堆积的厚重记忆如电影般一帧帧重现。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渡口市十三栋招待所开辟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并设计在纪念馆正厅墙面绘制一幅反映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大型壁画。在攀枝花市文化馆知名油画家周昌泉老师的召集下，我有幸成为攀枝花十三栋大型壁画《裂谷新篇》创作组成员。创作组成员还包括文化馆油画家刘履中、王文革，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油画家吴汉怀、陈景峰。大家在周昌泉老师的统筹指导下，群策群力，团结协作，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主题壁画创作。

上世纪60年代，攀枝花开发建设之初，原云南省建设公司根据指示在大渡口北坡修建了110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共有十六栋。作为中共渡口市招待所，用于接待早

期进驻攀枝花的高层领导，其中编号为十三栋的建筑是一楼一底的青砖瓦房，主要用于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1965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视察攀枝花，就下榻于十三栋的205房间。作为当年最高级别的接待中心，十三栋还先后接待过彭真、贺龙、彭德怀、郭沫若、方毅、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部委负责人、知名人士共计百余人。是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总指挥部所在地，是攀枝花“三线建设”的重要决策地。在十三栋，小平同志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后，高兴地赞誉“要说在攀枝花搞钢铁，这里真是得天独厚啊”。并在此审定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方案。由此，拉开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序幕，随着开发建设步伐的推进，在攀钢出铁、出钢后，其他的简易干打垒被陆续拆除，只有十三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十三栋”也因此得名。

二、确立创作主题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昔日不毛之地的攀枝花，已发展成一座新兴钢城、长江上游一颗璀璨明珠。如今的攀枝花钢铁厂不负小平同志的厚望，已由设计年产150万吨钢扩展到500多万吨的生产规模。新世纪的攀枝花已

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

在纪念馆设计初期，攀枝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主管部门要求创作组在纪念馆正厅长8米，高3米的墙面创作一幅反映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大型壁画。创作组接到任务后，在周昌泉老师带领下，查阅了攀枝花三线建设时期的大量资料，随着查阅工作的进行，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历史画卷逐渐清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紧张，在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曾忧心忡忡地表达“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运筹帷幄，毅然决策建设三线；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部署并积极推进；国务院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具体执行；邓小平同志则亲临攀枝花视察并代表中央审定了攀枝花建设方案；13个部委集中会战；数以百万计的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千里奔赴攀西金沙江畔，足见党和国家对攀枝花三线建设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各方的努力推进中，攀枝花三线建设才得以快马加鞭地拉开了奋战序幕。

基于攀枝花开发建设的特殊性，创作组经研究和请示，创作主题确定为《裂谷新篇》：斗转星移，大潮迭起，国家三线建设的号角，唤醒了沉睡多年的攀西大裂谷，英雄钢城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启新的篇章。由谁开启？当然是党和国家针对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作出的英明决策。在拥有独特矿产资源优势的攀西大裂谷建立起支撑国防工业的攀枝花钢铁基地。

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见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项目。工程浩大，项目繁多，涉及工种广泛，参建单位隶属于10多个不同部门。要在完全没有城市依托，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进行如此巨大而复杂的建设项目，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系统。因此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采取了由党中央、国务院

直接指挥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各部委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各部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彭真、吕正操、郭沫若、于立群、徐驰、吴法宪、李井泉、胡耀邦、陈百达等也先后来攀到攀枝花，并从政策上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支持。攀西裂谷的山巅沟壑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地处西南腹地的攀西河谷在短时间内迎来众多的中央高层领导前来视察指导，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在这高山峡谷间，邓小平同志仔细听取了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认为在这里建设后方钢铁基地的条件成熟，确立三线建设中心是成昆线，西南建设则以攀枝花为中心辐射重庆、六盘水的建设方案。这也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重大战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创作构图和造型语言探寻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经验的有力证明。为此，创作组拟定将代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来攀枝花实地考察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主要视觉中心，以部分到过攀枝花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为弱视觉中心展开，周边围绕攀枝花战天斗地的三线建设场景，建设者艰苦朴素的生活细节来展现开启《裂谷新篇》的历史时刻。以此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凝练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为了表现攻关克难，众志成城的光辉历程，画面秉承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以浮雕式的纪念性造型语言，结合攀西地区炙热阳光与荒芜山野，用暖黄的色调来定格百年攻坚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借以强化攀枝花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

1、资料收集和材料准备

创作组围绕这一主题和要求，迅速开展了前期的资料搜集工作。画面涉及众多的中

央高层领导，由于特殊的国际关系，建设基地的保密性特别强，所以影像资料特别有限。创作组成员克服困难，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当时条件有限的官方媒体摄影记者和摄影界朋友，找到当时早已泛黄的摄影底片并由摄影家汤志明将照片精心选洗。或翻拍废旧照片，照片不够，又在影像资料上去截图，尽一切努力在这些模糊的历史影像中找到三线建设历史的珍贵记忆。

为了满足上墙效果且方便创作与安装，我们采用4联画的形式，用极粗纹亚麻布绷框，每一个框高2.55米，宽1.73米的4个单画幅再拼接成长7米，高2.55米巨大尺幅。用攀西地区金沙江河谷特有的黄泥沙拌乳胶做底，反复多次，以达到粗犷厚重的肌理效果，黄泥沙所呈现的辉煌光亮也正是我们所要表达的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火热场景。

2、上稿

这种大尺幅主题性绘画创作中，需要创作者对创作小稿进行反复推敲。这个过程不仅要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创作主题，还要体现形式规律的应用以及光线、色彩的处理，尤其是要处理好众多人物的安排。这些草图阶段的工作，既是为了正稿绘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做好准备。遗憾的是二十年前的创作小稿因各种原因已经丢失，不能在这里呈现。

根据仅有的影像资料，我们开始了初期上稿，创作组团结协作，群策群力，反复研究，统一方案，在以邓小平同志为视觉中心的基础上，周围又分别以彭德怀、贺龙、彭真，余秋里、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等为弱视觉中心，画面两边辅以攀枝花三线建设特殊场景，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决策者到三线建设者全国一盘棋，奋力开新篇的三线建设新局面。画面确立了以山、石为作品意象，汲取了中国古代石窟造像的营造法式。为达到雕塑般坚实与厚重的效果，画面在众多的人物塑造中，在取材本土沙泥土底

层肌理上，用类似于雕塑中刀刻塑形的方法来达到特定形状和效果的技术，它不同于传统的线条绘制方式，而是通过物理手段直接在底色上创造出形状和细节。通过精确的切割和塑造，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同时，采用了薄与厚相结合的绘画技法，用毛质较硬的画笔把颜料厚涂、重叠、堆积或轻扫，突出画面中笔触的凹凸肌理，富有变化的笔触使画面物象的真实性和空间效果得到加强，丰富的沙石肌理效果增强了画面质感和视觉表现力度，用大的体块概括而又统一地塑造出坚实的人物形象，起伏多变的人物组合呈现浮雕般厚重视觉美感。

众所周知，人物画与山水或花鸟都不尽相同，而用中国传统结合西方绘画的形式诠释人物，就得注意一种深层次的挖掘，不能让物象浮于表面，要通过纤细入微或大刀阔斧来表现人物的个性，人物画的角度选取、人物润色、立意涵义都非常难以把握，由于人物画是最接近观赏者的画种，如果画中人物因为某种原因缺失了神采与个性，就会让观看者无法从其中找到共鸣，无法打动观赏者，那么就算画作再精美，笔墨再精巧，也无法掩饰内容的苍白。所以，如何处理好众多人物的画面，其人物关系的前后、大小、强弱都需要创作者去认真研究。

3、主视觉中心与弱视觉中心的人物形象塑造

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参考了真实影像资料和经典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结合三线建设时期生活中的人物特质和理想审美经验，努力刻画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心世界，丰富人物的完整性，突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关系，力戒千人一面，僵化教条的人物塑造弊病。攀枝花本土沙石所呈现的土黄色调是攀西金沙江河谷石漠化的基调，一如金黄的荒芜山峦与河谷沙滩，更像攀西炙热的阳光烘烤着的厚重土地，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更象征着光明、希望和辉煌的未来。

创作中，作为主要视觉中心的邓小平形象也是几易其稿，最后还是本着历史的真实和小平同志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确立大家都能认可的典型形象：小平同志气宇非凡，昂首望向前方，左手后背，右手微扬于胸前，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前景充满自信。小平同志对面是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长、冶金部副部长徐驰。徐驰右手边是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左手边手拿草帽的是数十万三线建设者优秀代表。小平同志左后方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右后方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他们都围绕在小平同志周围，仿佛在认真听取小平同志登上兰尖铁矿时的激动话语：“今天在山上，面对一比一的天然大地图，听了你们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再到各厂址、工地去看了。明天坐下来，专门听取你们汇报攀钢的设计规划和建设安排，还要听听你们在建设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第二天，在攀枝花十三栋招待所会议室，邓小平仔细听取了徐驰关于钢铁、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矿及副食品生产基地厂址选定和建设方案的情况汇报，当即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

主要视觉中心的右边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德怀，他正和金沙江边的少数民族船工亲切交谈，像是感谢他们在攀枝花交通困难的条件下为三线建设者提供的帮助。邓小平同志的后方，以时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贺龙同志为视觉中心，周围是其他来攀枝花视察指导的中央各部门领导如陈百达等，似乎正在谈论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作为国防大后方的广阔前景。画面左前左手后背、凝望远方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他的前方，右手持望远镜的是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余秋里。他们的后面，正

在和当地民工亲切交流的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吕正操的左后并看向左边远方的站立者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薄一波。他们身后依次为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画面最右边前面一组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为了更好地表达出年轻知识分子的朝气与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画面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来代表远离家乡和亲人，跋山涉水来到攀西的深山峡谷的三线建设者。他们肩负着家国使命，打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背包，提着装有瓷盆，瓷盅等生活物资的网兜。他们的目光里透着一股坚毅而毫不动摇的决心，蕴含着战胜一切困难扎根攀枝花的决绝，在三线建设中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中涌现出了“革命渡口六金花、八闯将”，“冶炼攻关108将”等先进个人，很多人更是埋骨金沙江畔。原四川宝鼎煤矿党委书记元伟（1911—1972），他为落实中央开发攀枝花战略决策，参与指挥了太平煤矿、大宝鼎煤矿的建井会战，在身患食道癌后仍坚持工作，带病指挥，日夜奋战在宝鼎山上，保证了攀枝花建设的需要，他在日记中写下“活着建设攀枝花，死后埋在攀枝花”的誓言。今天，宝鼎山上的坟茔正见证着攀枝花向前迈进的步伐。原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受命率领全国专家、学者实地考察，组织中央各部运筹规划、选点定址、统帅会战，历经艰辛，开拓创立攀枝花基业。临终前仍然惦念攀枝花的建设与发展，特意将弄弄坪照片挂在床前不时凝望，嘱咐死后将骨灰撒在攀枝花。1992年8月14日，程老部分骨灰被分撒安葬在金沙江拉蚌渡口，表达了程老对攀西裂谷的无尽深情。

后面一组则是在建设初期，在完全没有路的崇山峻岭中，全靠建设者人拉，手提、肩挑，背扛将各种生产建设材料、大型设备设施和其他生活物资等，运到施工现场的劳动场景。他们喊着口号，齐心协力，铆足干劲，把汗水和热血挥洒在飞扬的尘土中，整齐划一的口号声响彻攀西的峡谷沟壑，时至今日仍然回荡在历史的时空里。画面左下是“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生活场景。攀枝花三线建设初期，三线建设者没有食堂和灶台，就拿三个石头在工地一角支起大铁锅做饭烧水。没有房屋，就把帐篷搭在山凹背风处，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的三线精神。“三块石头架口锅”的后面，就是夯筑“干打垒”的劳动场景。在“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下，“干打垒”的房子就地取材，用料简易，先用木板顺墙固定住两边，中间留三四十厘米的高度和宽度，填上半湿半干加有草茎的泥土，用夯具夯实压成泥巴砖，一层层向上垒，垒到二三米高时架横梁，铺上茅草和油毛毡就建成简易房屋，取代更早期的更简易的席棚子，成为建设初期的最好的职工住房。再往后的远处则是在攀西的高山峡谷中逢山开路、尘土飞扬的修路场景。当时没有凿岩机、推土机，就抡大锤、砸钢钎。建设者上山下坡背水泥沙石，遇到下大雨，摔倒在稀泥中，爬起来继续走。

几年间，建设者们顽强地战胜了缺水、缺电、没有住房没有路等诸多困难，数十万建设大军艰苦卓绝，克服重重困难，“先生产、后生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厂开矿。到了1965年底，“三通一住”战役胜利告捷，数十万建设大军在高山峡谷中迅速站稳了脚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大会战。

这些场景都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具有象征性、典型性。同时，这些场景也是攀枝花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些场景的选取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三线建设高度

重视，还让我们能看到亲临三线现场指导工作的中央高层领导。他们都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前辈，又在建国后的三线建设时期来到大西南深山峡谷开启三线建设的新篇章。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国家建设时期，那些为了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英雄模范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把赤胆忠诚和人民情怀写在祖国大地上，成为勇立潮头、敢闯敢试的弄潮儿。并带领全国人民奏响了筑梦圆梦的奋斗凯歌，他们是民族脊梁，是时代先锋。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紧张的国际环境，镇定自若，勇于创新，坚定地开启了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和广大三线建设者一道攻坚克难，在荒无人烟的攀西裂谷建起了一座以钢铁、钒钛、能源、化工为主的，充满活力、独具特色、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工业城市。

四、一个时代的记忆

时光定格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历史穿越时空照射现实，温馨的霞光中我们看到一幕幕早已消失却又铭记于心的场景，恍惚触摸到60年来攀枝花沧桑巨变和无数人命运交织的宏大命题。攀枝花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攻克了在2.5平方公里坡地建设成套钢铁厂、用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在“地质禁区”建成成昆铁路等一道道世界难题，建成了大西南最大的现代工业基地，探索出了一条在大山区建设大工业的可行路径，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我国工业乃至经济战略格局，成为国家三线建设的成功缩影和光辉典范。更是创造了一个个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恢弘奇迹，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绘就了一

幅幅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画面以写实主义的艺术技巧结合东方意蕴的象征性和意向表达，整体坚实的笔触塑造，刻画出个性鲜明、感人至深的人物群象。他们是共和国的开创者，是攻坚勇士，是山河英雄。画面如同镌刻着奋斗者身姿的伟岸巨石，沉稳坚毅、壁立千仞，体现了中国人民共有的朴素高尚、意志坚定的内在精神与品格。也象征着无数三线人以赤诚和汗水熔铸的三线建设史诗，长久屹立于天地之间，成为时代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这些人物群像，山势与人势合一，跃冲而激荡、动静相宜，布局自然而张弛有度，扩张与放射了效果和能量。具体到画面中，从以小平同志为主的画面视觉中心到周围的数个弱视觉中心，他们前后的位置关系、神情动态，包括当时的服装、红旗、网兜、挎包等道具，都直接映射了那个历史年代。人物形象的设计和表现是隶属于那个时代的，不仅仅体现为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要构成整个三线建设时期的大氛围，体现出那个时代三线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作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历史、文化、记忆、陈述、影像等，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进行创作，并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汇聚到画面中，由物像到思想，再到画面的转化、重构，将历史带入新的语境，产生一种蒙太奇式的组合。表达出来的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还有那段历史带给今人的思考。

历史画，作为艺术家根据某一特定历史所创作的叙述性图像，它并非零散的文献、遗迹和实物的陈述总和，而是深刻地融入和体现了艺术家历史观、历史责任感和历史认知水平的创作总和。其间遇到最大的问题和创作组思考最多的，是那个年代人的精神肖像和气质的把握，还有历史语境问题。在正稿深化阶段，我们将主体形象及周围人物的组合搭配，都重新作了调整，中景中的人物动态和形象也作了改动，以更好地表达出在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高层对攀枝花开发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裂谷新篇》无疑展现出了一种崇高的美学倾向。崇高是一种在历史和文化脉络中发展的、动态的、具有历史性的精神样式和美学范畴，它与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有着密切关联，并在特定情境下呈现为具体形态。画面塑造了一群忠诚坚定、理想高远的共和国开创者和默默无闻的三线建设者，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金沙江岸，抛洒青春热血，勇于牺牲奉献，把攀西裂谷一片不毛之地建成工业新城。这些具体可感的形象超越了以往“高大全”的观念性弊端。朴素坚毅的人格塑造有着开创世纪情怀和崇高信念，有着弄平山川的胆魄与高贵气质，是人格集体化、审美崇高化的时代雕像。

《裂谷新篇》也因为历史的真实再现具有了道义上的情感共鸣和美学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他们，作品有力地传达了以阳刚之美为内核的崇高和悲壮。表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团结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历程，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奋斗进取，攻坚克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大无畏气概，并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崇高的使命感

在这次的创作任务中，创作组连续工作，一天也没有懈怠过。这次创作意义重大，创作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承担地方文化建设任务的崇高使命感。周昌泉、刘履中两位老师是建设初期就来到攀枝花的文化干部，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攀西，参与三线建设；吴汉怀、王文革、陈景峰都是学成回攀建设攀枝花的攀二代；杨绍刚则是毕业分配到攀枝花矿山建设一线的美术工作者，都对攀枝花的建设有着较深的情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创作实践机会，也是一次艺术攻坚的过程，更是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洗礼。所以大家排除一切干扰，以向先辈们致

敬的内心情感专心投入创作。为期三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克服路途遥远等困难，中午吃盒饭，在学校工作的同志，既要按时完成创作，又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任务，所以只要没有课就一定在创作现场，在画面前，在高架上。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在攀枝花夏季闷热的空间里，有时远观，有时近描，频繁上下高架，汗流如注，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累了就在地板上躺平拉伸一下接着又干，崇高的使命感是创作组的不竭动力。创作中，我们塑造人物，研究他们，挖掘每一个人物背后的动人事迹，无不感动于那些壮怀激烈的使命荣光，那些热血喷薄的强国豪情所生发的万般故事。我们用经过岁月沉淀的色彩和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用深切的情感塑造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屈与抗争，激情与梦想，奋斗与牺牲，开拓与创新的精神。历史不会忘记，生命自有荣枯，精神需要传承，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都需要感受到这厚重的曾经。金沙激越，长河奔流。城市发展的脚步总会留下厚重的印迹和一城的故事，温婉回转，终年吟唱。

创作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工作，画面如晨曦照耀山峦般地呈现出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指导原渡口特区开启新篇章的难忘历程和三线建设者挥洒热血、艰苦创业的感人场景。

完成这件作品距今已经20年，20年时光匆匆，流年如梦，在如沉香般馥郁的画面里，历久弥新、绵延不绝。每一次走进十三栋开发建设纪念馆，在金色的画面中见到这

些熟悉的面孔，都会有着许多感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勉励艺术家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努力创新，创作出有艺术水准和历史高度的艺术精品。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都应该投身时代，扎根生活，感怀历史，关切现实，努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多样的作品。

这种由政府或所属机构主导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选择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在审美判断中表现时代的主流意识与家国情怀，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觉性。因此，这样的主题性创作，我们要不怕钻故纸堆，要深入历史的细节，把它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细致深入、执著专一，以一种平和虔诚的坦然心态，以工匠式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完成创作。并在主题性创作庄重与鲜活的形式之间取得平衡。与时俱进，调动集体智慧，在形式与材料转换中，不自我受限，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才有可能真正地持续发挥它在今天的作用，才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在与历史对话中，以视觉史诗的方式，强化历史记忆，增进文化自信，传递精神能量，对于彰显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必将进一步起到积极作用，也为随后的三线工业题材美术创作积累经验。

责任编辑 召唤 马丹



杨晓明 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油画创作研究院艺委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油画研修班27届访问学者。2012年赴意大利、法国进行艺术考察，油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部分作品被私人、政府和博物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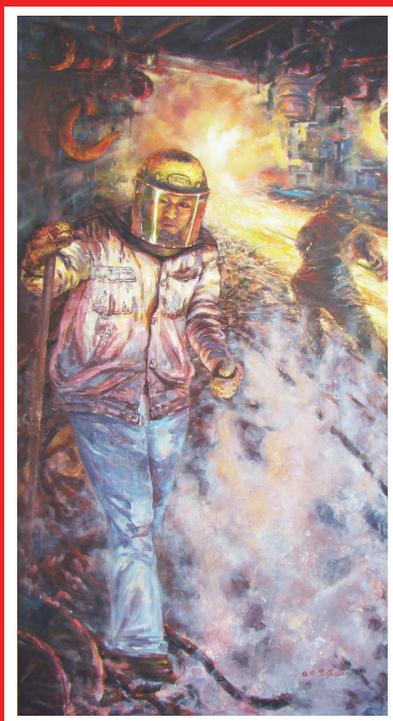


攀钢记忆 国画 180 x 120cm / 杨晓明

《攀枝花文学》——

追求“纯粹·典雅·超拔”的文学品质

描摹百态 观照万象 荟萃精品



1000度 油画 180×97cm / 杨德明